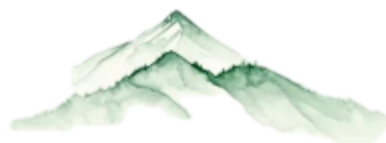


心



传心法要讲记

内部学习资料请勿外传



目 录

第一讲.....	1
第二讲.....	14
第三讲.....	26
第四讲.....	33
第五讲.....	44
第六讲.....	59
第七讲.....	70
第八讲.....	76
第九讲.....	86
第十讲.....	99
第十一讲.....	109
第十二讲.....	120
第十三讲.....	131
第十四讲.....	140

第一讲

传心法要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禅宗修行法宝。禅宗祖师留下的浩瀚文字论述中，这部论对于阐述禅宗顿悟见地和修行方法是最精练、直接、透彻的一部，所以历来都被禅门学者视为珍宝。学人若能反复深入修习，便知宗门义趣和用功方法，但肯依教奉行，即得言下相应，顿超凡圣。

此论由裴休所记录，是他在恩师黄檗禅师身边日夜问法所记录下来的宗门修行心要。宗门以心传心，以心印心，默契而已，非有实法可传可得。付之文字，事不得已。故云传心法要。

这部论有一个序，也是裴休所撰。在正式讲这部论之前，我们先学习裴休丞相所写的序。因为这部序介绍了这部论的由来和其中主要的思想，对我们了解黄檗禅师和这部论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我们也一起来学习。

序

有大禅师，法讳希运。

有一位大禅师，名为黄檗希运禅师。法讳是对离世道人的一种恭敬和尊称，也可以是学法的晚辈对长辈的尊称。裴休是黄檗禅师的在家得法弟子之一，于黄檗禅师前执弟子礼，故如是称。

住洪州高安县黄檗山鹞峰下，乃曹溪六祖之嫡孙，西堂百丈之法姪。

黄檗禅师住在洪州高安县黄檗山灵鹞峰下，是曹溪六祖后的第四代得法子孙，是百丈怀海的法子，西堂智藏的法侄。这里讲到了禅宗的师承，我们都知道，六祖下面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弟子就是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。怀让的弟子是马祖，马祖的弟子是百丈和西堂，百丈的弟子就是黄檗。从辈份看，黄檗是六祖的第四代弟子，以世俗的辈份来看，是重孙，之所以称嫡，是一代一代相承下来的，是直系法脉。法侄也有辈份最亲的法眷属的意思。

独佩最上乘离文字之印，唯传一心，更无别法，心体亦空，万缘俱寂。

“佩”有得和领受的意思。黄檗禅师独得宗门最上乘离文字之印，唯传一心，更无别法可传。心亦是空，但有名字，万缘俱寂，本无生灭。一切生灭有为，皆从一心起用，随用随空，随空随用，生灭不断，即是常住。遇缘即施，缘息即寂，悟之者即成佛作祖，证之者即得解脱，获大自在。

此一句，把整部传心法要的思想核心讲出来了，也把整个佛法的核心讲出来了。整部传心法要都在描述此心的特点，令学法者认识此心，领悟此心，识此本心，而成本佛。

如大日轮，升虚空中，光明照耀，净无纤埃。证之者，无新旧，无浅深；说之者，不立义解，不立宗主，不开户牖，直下便是，动念即乖，然后为本佛。

此心印乃无相法身，是智慧身，是无住身，非思意身，非质碍身，犹如大日轮，升虚空中，光明照耀，纯净无杂，无纤毫尘埃可染。此心亦复如是，无一点相貌，无少法可得，无纤毫烦恼可染。证此心者，无新旧，无浅深，不历时节，无功用行，言下便证；说此心者，不立知见，不属知解，不立宗主，不开门户，没有更多道理可讲，但有言说，皆无实义。

若妄心不起，直下便能默契，不需起心动念，别作寻讨。若能如是见，如是解，如是行，方是本来佛，是真如佛。

此论云：三僧祇劫修成佛道，皆属声闻道，谓之声闻佛。唯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，无一法可得，无一行可修，此是无上道，此是真如佛。

又云：纵使三祇精进修行，历诸地位，及一念证时，只证元来自佛，向上更不添得一物。却观历劫功用，总是梦中妄为。

故其言简，其理直，其道峻，其行孤。四方学徒，望山而趋，睹相而悟，往来海众，常千余人。

因为得此心印，获其根本，所以其言简当，其理直接，其道行孤峻，深不可测，其名远播。四方慕名而来黄檗山向黄檗禅师求法的人很多。有的学人，只是见到黄檗禅师其人的面相，就被其超凡脱俗的气质所震摄和影响。或者，只是听到一言半句，受一喝一棒，即得开悟。故来往参学者无数，常有一千多人。

这里的“睹相而悟”听上去有些夸张，但事实上有许多学人见到自己的师父那一刻，身心都会有巨大的变化，累劫尘劳妄想当下顿失，心花发明，如获重生。过去有的人见了佛陀的面，当下就烦恼断尽，信入佛道。

如石矾慧藏禅师打猎时遇到马祖。马祖问他：汝何不自射？曰：若教某甲自射，即无下手处。祖曰：这汉！旷劫无明烦恼，今日顿息。藏当时毁弃弓箭，以刀截发，投祖出家。

一些弟子与其师有甚深的因缘，乃至刚一见面，未经交涉，就能尘劳妄想顿息，回心入道。

予会昌二年廉于钟陵，自山迎至州憩龙兴寺，旦夕问道。大中二年，廉于宛陵，复去礼迎至所部，安居开元寺，旦夕受法。退而纪之，十得一二，佩为心印，不敢发扬。

予，是我的意思，是裴休自称。我于会昌二年到钟陵考察工作，从黄檗山把禅师请至州府，憩息于龙兴寺，朝夕问道。于大中二年，我到宛陵考察工作，又去请禅师到我住处附近，安居于开元寺，亦朝夕问法。后来便把禅师的开示记录下来。这些记录也只有禅师所开示内容的十分之一二。我将其谨记于心，作为修行心印，未敢公布于众。

今恐入神精义不闻于未来，遂出之，授门下僧大舟法建，归旧山之广唐寺，问长老法众，与往日常所亲闻同异如何也。唐大中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序

现在我担心这些真正能开启学人心智，默契实相的修行心要，不能传播于未来，让更多人听闻，所以将它拿出来，给了禅师门下的僧人大舟和法建，让他们带回到黄檗山的广唐寺，向寺院的长老和大众征询，这部论所说与平时从黄檗禅师那里亲自听闻的是否一致，不要有所乖错。

唐大中十一年十一月初八作此序。

上面是关于序文的讲解。下面是传心法要的正文：

传心法要

师谓休曰：诸佛与一切众生，唯是一心，更无别法。此心无始以来，不曾生，不曾灭；不青不黄，无形无相；不属有无，不计新旧，非长非短，非大非小，超过一切限量、名言、踪迹、对待，当体便是，动念即乖。

此论唯示一心，种种言说开示，只是将此一心示诸学人，令学人言下便能默契。

“师”是指黄檗禅师。黄檗禅师对裴休丞相说道：诸佛与一切众生，唯是一心体，离此心体，更无一佛可成，更无一法可得。

佛与众生只是一心之假名，非是实有，皆不可得。诸佛与一切众生，都是从一心幻化而起，虚妄不实。修行之人首先要明白此实相之理：没有一个实有的佛，没有一个实有的众生，没有一个实有的我，也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可得。

虚空法界，唯此一真心、一本性、一真如。除此一心，但有少许法可说可示，皆非真法。

唯此一心是真如来，无别如来；唯此一心是真法，无别有法。一心亦是假名，亦不可得。不可得，非有非无，不可以思议，动念即乖，离念方能默契。故经云：不可思议解脱法门。

此心无始以来，未曾出生，未曾坏灭，常住不变。常住真心，乃一切众生的本来身份，非是我人众生寿者乃为自己尔。但众生不觉于此，将五蕴色身及心意识认为自我，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遗失本心，故轮转六道，枉受诸苦。

此心没有青黄赤白各种颜色，也没有形象大小，没有长短，没有老少，没有新旧，不在时间，不在空间，不属有无，不在意识、分别、思计之中，所以超过一切限量、名言、踪迹、对待。但自无心，当下即是。动念即乖法体。

限量是指方所和大小范围。名言是指语言文字和名相概念。踪迹是指有为、行迹、相貌。对待是指分别和相对之法。

有人会问：“既然超过一切的限量名言，我们为什么要讲这部论呢？黄檗禅师为什么还要开示此心性相作用呢？”虽超一切名言限量，非说不可以名言为手指，指示于心。虽不执文字，亦不可执著离文字。经云：文字语言，皆解脱相。但不着于文字，不认死理，默契即得。

若执著文字语言，则不得见性；若执著离文字，人即不该说话，即成断灭。文字语言非是障碍，但能其心不着，即自解脱耳。

《传心法要》是裴休记录的，他曾经把黄檗禅师接到自己的住宅里供养了好几年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黄檗禅师一定为他开示过很多修行心要。而这部《传心法要》是他聆听的法语的结晶，虽只有十之一二，却是义理最深，最精要的部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学习。

整部传心法要，黄檗禅师一直在强调此心是佛，此心是法。六祖大师在坛经中也反复强调，自心是佛。故知离此心外，无别有佛，无别有法可修可证。故悟此心，认识此心，运用此心，是修行中最重要。

学法、修行、成就，唯悟此心，唯见此心而已，没有别的。悟此心，不是起一念心悟此心，那是知上立知，即无明本。而是不动妄念，即是此心。所以云：“不知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。不可将心更求于心，历千万劫，终无得日。不如当下无心，便是本法。”

若不悟此心体，不知息虑忘缘，佛自现前，乃至起一切心，修一切行，都是徒劳，与本心了无交涉。所以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若识本心，即是真修，即是真学。

识此心是佛，不假修添，并不是说就可以放逸妄为了，着一个无修。而是所作所行，不迷此心，不染万境，保任纯熟，任运自在，天真自然，乃名成就。

此论云：无心者，乃无一切心。真无心者，不仅无佛心，亦无众生心。不仅无圣心，还要无凡心。不仅无涅槃心，还要无生死心。不仅无菩提心，还要无烦恼心。有人读此论，只认得个无佛的心，无法的心，无修的心，无证的心，忘了自己还有贪心、嗔心、痴心，还有生死心，还有骄傲心、疑惑心、嫉妒心。这些心不求无，只认得个无佛心。不欲作佛，反为自己作凡夫找到了理由，将凡夫虚妄心认为佛性妙用，岂不可笑。

传心法要这部论，既是无上醍醐，又是毒药。若真正言下相应者，自会修行，自会解脱，自不染著，自会做活计。若稍有差错，将知解作功夫，将口说作修行，自欺欺人，即成毒药。

学禅宗者最怕只明得个是心是佛的道理，便不懂得保任，不懂得善护念，不做转依的功夫。将习气作菩提想，将烦恼作解脱想，将知解作功夫想。此是鸩毒，学此论者不可不忌。

古人云：差之毫厘失千里，是则龙女顿成佛，非则善星生陷坠。

既讲此论，不得不反复提于此。此论理不难明，此心亦不难认，只因众生无始以来无明习气根深，所行所想，最容易被识心蒙蔽，认贼作子，其家财宝，终不成就。

犹如虚空，无有边际，不可测度。

此心犹如虚空，没有边际，无法形容、度量、揣测、计度、想象。但能直用此心，不须拟议。拟思即差，生心即非。就像无法想象虚空一样，此心亦无法以情识测度。

为什么学人皆不能识得此心呢？患在测度，患在起心动念去思惟它、考虑它。经常有人问我：“师父，怎么识得本心？”问此问题的人，不知但息此问之心，即是本心，不待更识。若起心欲识此心，则永无识得之日。

此心六根门头放光，一切时中，行住坐卧，举手投足，自然运用，无丝毫错谬，何待更觅，何待更知。所以思惟动念，觅心识心，皆是头上安头。以妄想心，欲悟此心，是众生无始以来的无明和习气。此习气未转，虽认得个此心是佛的理，仍于妄念中轮回，无关解脱。犹如说食不饱。

唯此一心即是佛，佛与众生更无别异，但是众生著相外求，求之转失。

只有悟得此心是佛，用得此真佛，方是真如佛，不假修证。六祖大师云：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。又云：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；自若无佛心，何处求真佛？

佛与众生，皆是一心，但有其名，非实有佛有众生可得。佛即是众生，众生即是佛，皆是一心而已，相貌不同，作用不同，迷悟不同，名字不同，体本无异。六祖大师云：后代迷人若识众生，即是佛性；若不识众生，万劫觅佛难逢。

只不过众生著相外求，以为佛在心外，不知本心是佛，更于外法建立修行，使佛求佛，转求转失。

了自心是佛，便不会于心外更求于佛；达心是法，但用此心，即是法也，不会于心体作用上别求于法。什么叫众生？不识此心，将相为己，即是众生；觉悟此心，离一切相，即是佛。

传心法要的开示已经非常直接，非常清楚，其实根本不需要再做任何注解。只是我们静不下心来，看着文字，心根本没在上面，所以不知所云。看上去非常明了直白的见地，读多少年，读多少遍都读不明白。或者迷于义理，钻到知解里，只知在头脑里做活计，动念思惟，在概念名相中越套越紧，于言下自证解脱，当面错过。

司马头陀知道一座宝山叫汾山，此山雄伟秀丽，他打算找人到汾山去做道场，去弘扬佛法。所以他来到百丈禅师那里，想在那里找一个合适的人去汾山建道场，大弘禅宗。当时百丈考验汾山和华林觉禅师，问了一个问题，百丈指着净瓶问他们：不得叫净瓶，叫作什么？华林觉做道理想，说了一句。汾山直接一脚把瓶子踢了。汾山会用，而不是滞于道理，不在意识里思惟佛法。

修行不能只作道理会，要能行于实相，活于解脱。要会从理中跳出来。古人云：从门入者，不是家珍。想学宗门，突破知解，是最难的。

使佛觅佛，将心捉心，穷劫尽形，终不能得。

自己本来是佛，还要到处找佛。本心是法，还要心上修法。若不悟佛是自心做，法是自心用，穷劫尽形，终不得成佛。

释迦牟尼佛多劫修道，不得诸佛授记，皆是未了本心。以了本心故，得燃灯佛授记。燃灯佛者，非心外佛也，即自心也。得授记者，识得自心也。

心佛无时不在起用，所起用处，但能不住即是佛，即是法，即是清净，即是解脱，离此心外无别有佛可成，无别有法可得。

只是众生不识此性即是佛，于日用之外别找于佛，别求于法，别寻解脱，别求证悟。心沉没在头脑意识里，淹没在名相概念里，穷劫尽形，皆不识本佛。

不知息念忘虑，佛自现前。

不知息念忘虑，言下便能默契本心佛。当你从头脑里出离的刹那，即是真如佛。若不歇此心，能成佛者，无有是处。

此心即是佛，佛即是众生。为众生时此心不减，为诸佛时此心不添。

此心是佛，佛即是众生。为众生时，此心未减；为诸佛时，此心未增。故知佛与众生，皆是心之作用，是幻化相，非是本佛。本佛是心，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，本自圆满，不假修添，无关修证求觅及一切功行，悟之便是，用之即足。

乃至六度万行、河沙功德，本自具足，不假修添。

即便菩萨的六度万行，诸佛历劫所修功德，皆于一心中本来具足，非关向外求觅，不假用功，不须添加。

若悟得本心，举手即是布施，微笑即是持戒，转身即是忍辱，发呆即是精进，穿衣即是禅定，睡觉即是智慧。若悟得一心，于自心不取不着，举手投足，一言一行，嬉笑怒骂，无非六度，无不是法，无不是功德，无不是解脱。

若悟得本心，眼看一切而不着一切，即是布施；耳听一切不染一切，即是持戒；鼻嗅一切香而不住一切香，即是忍辱；舌尝一切味，而不迷一切味，即是精进；身触一切受，而不贪一切受，即是禅定；意思一切法，而不惑一切法，都是智慧。

故六度万行，非是定法，但能从自心所出，而不染著，一切法无非般若。能与实相相应，一切行无非佛行，非关形式。

遇缘即施，缘息即寂。

此心遇缘即法性施为，不即不离，不取不住；无缘即息，不常不断，非空非有。

一切运动施为，皆是此心作用。此心非是死物，亦非断灭。冷了穿衣，饿了吃饭，见长知长，遇短知短，见闻觉知，一切功能，无不具足，因缘和合即起用，因缘散灭即归寂。虽起用，本无实性；虽归寂，此性不灭。故云：能善分别义，第一义不动。

若不决定信此是佛，而欲著相修行，以求功用，皆是妄想，与道相乖。

如果不决定信此心是真如佛，而欲著相修行，以功用求成佛，皆是妄想，与道相背。

此心即是佛，更无别佛，亦无别心。

此心即是佛，离此心外更无别佛，亦无二心。

此心即是佛，非是知解此心，非是意想此佛，而是直用此心，直成此佛。此心即是佛，不问真心妄心，不可拟议分别，才起一念，即自障蔽，故云障蔽魔王。起一念心而不知，故不肯作佛。

修行人最大的习气就是知解，思惟，妄想和分别。所以六祖大师说：“我不会佛法。”六祖不会佛法，但会解脱，会作佛。

所以不要看到祖师说“此心即是佛”，就想：“此心是佛。”此心是佛，是直用直行，非关解析。若想此心，早就不是此心了。心不是用来想的，是用来用的，用来活的，用来变化的，用来不住的，用来解脱的，用来生一切智慧的，用来息一切烦恼的，用来转一切无明的。故云无常者是佛性。心非死常，非是意想，非是概念，非是束缚，非是定论。

此心明净，犹如虚空，无一点相貌。

此心清静，明明白白，净无一法。犹如虚空无一点相貌可得。

此心无一切法，无一切行，没有任何障碍，没有任何束缚，像虚空一样，无一切相。但有少相，皆从意想分别而有；但有法，皆从心意识而得；但有物，皆是妄想浮云，非有实物。故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

举心动念，即乖法体，即为著相。

本心无一切法，离一切相，不属有无，故举心动念，即当面错过，即为著相。

“师父，那怎样才能不起心动念？”这个问题与前面的“怎么识得本心？”的问题一样，一动念，就乖真佛；一问问题，就覆盖真如本心。当然，这里的动念、问问题，是动感着的念，问执迷的问题，非是如木头人，一切念都不动，不知冷热。

不起心不动念不是强迫自己不起心动念，那又错了，而是不起惑着心，不动执迷念。所以，这里的“举心动念，即乖法体”是指起了住著心，起了颠倒心，动了烦恼念，动了缠缚的念。

此论云：才起一念有，即与道隔，即是此义。

无始以来，无著相佛。

无始以来，没有著相而成佛的人。经云：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成佛但悟此心无相，无有少法可得，即名成佛，非离此无相真心别有功行可修可证，而名成佛。悟得了本性是佛的人，即不再着一切相。不再着一切相，即得见本心佛。经云：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僧求。

无始以来，乃至尽未来际，都没有一个人真正成佛，所言成佛，乃至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修道而成佛，但化童蒙，所成之佛，非是真如佛。所得之法，非是真如法。但以无所得故，假名得成佛道。佛不是真佛，莫作真佛想。没有一尊佛是真实的，释迦牟尼佛不是佛，达摩不是达摩。佛是自心，举手投足，空无相貌，是无所有，不可思议。

学习传心法要，或者看祖师开示，我们经常会认为成佛太容易了，悟道太容易了，修行根本不用修。本佛圆满具足，不假功用，妄心一歇，歇即是佛。但自无心，佛就现前了。还有比这更容易的吗？是的，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。但是，这只是自证自悟的人所实践的妙理，是文字描述，是顿悟之理。看到别人表述自证之理，不代表你有这样的能力。不代表你真的能妄心一歇，不复造作。不代表你具备随时随地都无一切心的能力。不代表你也能离一切相，于自心上不染一切法。

所以我说传心法要既是醍醐，又是毒药。既是甘露，又是鸩毒。很多人看到这种见地，以为什么都不用修了，就能成佛。拍案叫绝，太好了！太妙了！成佛太容易了！忘了自身还有无量的习气和无明，还有染著生死的贪嗔痴三毒未除，还有无量的执著没放下。只看得个不用成佛，未看见自己的烦恼、贪欲、爱憎心还在惯性的作用下炽然造作。

未悟此心是佛之前，容易犯圆觉经中的作病。认识此心是佛，又容易犯圆觉经中的任病。或者耽于无作，一切修行都止息不作，沉空守寂，守于寂灭，又犯了止病和灭病。

所以，我们学习传心法要，不是只知道自心是佛，便以为自己开悟了。真正的开悟是懂得怎么做后面的保任和不染的功夫，怎么牧牛，怎么转自己无始以来识心的习气。

悟后才是真修。不是真悟，就根本不知道如何保任，如何无修而修。对大部分学人来说，悟得此心很重要，后面的实修和保任更重要。保任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。所以在这里反复提醒大家，切忌把知解当开悟，把什么都不作，却染世间五欲六尘当成无修。

汾山禅师云：如今初心虽从缘得，一念顿悟自理，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，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，即是修也。不可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。

故学习禅宗者，不可不慎。达摩祖师云：若不见性，一切时中拟作无作想，是大罪人，是痴人，落无记空中，昏昏如醉人，不辨好恶。若拟修无作法，先须见性，然后息缘虑。若不见性得成佛道，无有是处。有人拨无因果，炽然作恶业，妄言本空、作恶无过，如此之人，堕无间黑暗地狱，永无出期。若是智人，不应作如是见解。

只有真正悟得实相，言下默契，不施向外求觅之功，懂得保任者，方见性是佛。只是意中领受，知解此心是佛，不能言下相应，识心不转，不知护念者，此理便成可怕的毒药。

经云：理虽顿悟，事须渐除。

有人问：六祖于猎人队中时，早就开悟了。既已悟得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为何挑挑拣拣，只吃肉边菜？六祖大师虽然早已开悟，不会因此而放逸。吃肉边菜，不食肉，正是践行善护念，心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金刚经云：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于色香味而不住，正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正是无修而修，正是保任此心不染万境。所谓无修无证，不仅是不觅佛，不修法。无修者，既不作佛，亦不作众生；既不修戒定慧，亦不修贪嗔痴；既不染净，亦不染秽；既不执悟，亦不执迷。

佛所说法，为去众生执著，非为说于死理和定论。众生学法，却常常拿佛法为自己的贪嗔痴作借口和理论依据，是错解佛法，自欺欺人而已。

修六度万行，欲求成佛，即是次第。无始以来，无次第佛。

所以修六度万行，欲求成佛，即是次第，是有相佛，非是真如佛。是有为法，非是无为法。是有所得，非是无所得。是生灭法，非是不生不灭。

古人云：三世诸佛，皆是众生妄想。但悟一心是佛，离心无真佛。

第二讲

但悟一心，更无少法可得，此即真佛。

但悟此心，用此心，亦不着此心，亦不于此心上别求一法，此是真佛。

佛与众生，一心无异，犹如虚空，无杂无坏。如大日轮照四天下，日升之时，明遍天下，虚空不曾明；日没之时，暗遍天下，虚空不曾暗。明暗之境，自相陵夺，虚空之性，廓然不变，佛及众生，心亦如此。

佛与众生，本质上皆是此心，皆是从此心所现之相，无二无别。佛与众生只是所现相貌不同，功用不同，心体无异。犹如虚空，没有分别，无杂无乱，无错无坏。佛与众生亦复如是，本无实体，亦无一切相，无杂无坏，但不分别，心即是佛。

如太阳照四天下，日出之时，明遍天下，虚空不曾明。日落之时，暗遍天下，虚空不曾暗。明暗之境，交替变化，虚空之性，清净不动。佛与众生也是如此，只是虚妄变化之相，看似有别，心体不异。

若观佛作清净光明、解脱之相，观众生作垢浊暗昧、生死之相，作此解者，历河沙劫，终不得菩提，为著相故。唯此一心，更无微尘许法可得，即心是佛。

若把佛当作清净光明、解脱之相来看，此是着于佛相，着解脱相，着清净相。真佛无相，无缚无解，无净无垢。若把众生当作垢浊暗昧、生死之相来看待，此是着众生相，着生灭相，着烦恼相。

众生亦无相。经云：心垢故众生垢，心净故众生净。一切众生，心性无垢。若认众生为垢浊暗昧生死之相，作此解者，历河沙劫，终不得菩提。为什么？为著相分别故，心有二法故。

认为有佛，有众生，认为佛是智慧、清净、解脱之相，认为众生是烦恼、暗浊、束缚之相，这是着在了佛与众生的幻相上，迷失了本心。不悟此心是真佛，即着一切相。以著相故，妄自分别，轮

回生灭，故不成道。若悟此心，恒常不灭，无佛无众生，离一切相，是常住法，此是真佛，此是实际。

如今学道人，不悟此心体，便于心上生心，向外求佛，著相修行，皆是恶法，非菩提道。

现在学道的人，不悟此心体是佛，于日用万行见闻觉知上别生种种妄想知见，心上生心，自成缠缚，向外求佛，著相修行，皆是邪迷，是颠倒法，是不善法，非是菩提道。

所以修道人若不识真佛，天天拜佛、赞佛、称佛功德，皆是谤佛，非是修行。不悟自心真佛，执著报佛是佛，认为实有佛出世，实有佛灭度，实有佛成佛，实有佛法可修可证，这是很多人容易犯的佛病。

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何故？无心者，无一切心也。

供养十方诸佛，都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何以故？十方诸佛，皆是有相佛，都是众生心中妄想。不如供养一个离一切相，默契真如佛性的无心道人。因为无心道人，无一切心，无心成佛，无心修法，无心成道。既不染世法，亦不染佛法。既不染生死，亦不染涅槃。既不染烦恼，亦不染菩提。故无心者，乃是真佛。

无心道人不仅仅是指某一个觉悟实相的人，而是无心的状态，是真心佛。无心道人与无相佛本自不异，故三身本来是一身。

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如识自本心，供养自心无心道人。无心即是自心，自心即无心。非自心外别有无心，非无心外别有自心。所以供养一切佛，都是在打妄想。不如妄心一歇，作无心道人，即是法之供养，是真供养也。有吃的先给活人吃，给无心道人吃，给自己吃，不要给木石所塑的佛像吃。佛像是假佛，不会吃东西。

“师父，供养自己，这不是自私吗？”爱自己，照顾好自己，不给别人添麻烦，不给别人添堵，不粘着别人，不求别人，这不是自私，这只是活得明白。自私不是错，为自己伤害别人，伤害到自己，执迷自己，那才是罪。

佛法里面有很多词汇：自在、自性、自心、自由、自度、自恣，这些带“自”的词都是形容解脱的，形容智慧的，形容觉悟的。所以真正的无心，是自心，是真如自性。

当然，也不能掉到自心这个理上，被理障碍。如果你身边有真正的无心道人，能于一切境，一切相不染著，心恒清净，也可以去供养。这样的人是大善知识，是活佛，能为你指出修行的路径和容易犯的毛病，供养这样的人，胜过供养十方诸佛。

如如之体，内如木石，不动不摇；外如虚空，不塞不碍。无能所，无方所，无相貌，无得失。趋者不敢入此法，恐落空无栖泊处，故望崖而退，例皆广求知见。所以求知见者如毛，悟道者如角。

真如本性，本无内外。因人而言，显现为身心内外世界。于内，觉性就像木石一样，无动无乱；于外，就如虚空一样，没有遮拦和障碍。

本性没有能所，无内无外，无心意识，没有方所、位置、边界，没有相貌，没有得失，故云如如不动，犹如木石。又云如虚空，一切无碍。自性内如木石，不动不摇，并不是断灭空，不是死寂，而是不分别，不散乱，所以就叫不动不摇。不动不摇，才能恒起动摇之相。外如虚空，不塞不碍。本性虽然内如木石，却能外显一切相，犹如虚空，能承载一切法。虽承载一切法，又无一法是实有。

趋者不敢入此法。“趋者”是想接近此法的人。不敢入此法。都很害怕学此法，没有把捉处，没有入手处，所以彷徨恐惧。想学此法门的人，需要能所俱泯，无依无倚，空无所有，不再抓取任何东西，也无法可修，无佛可成，将自己置于绝境，不仅无立锥之处，连锥也无。不仅无所立，连能立都没有。所以许多人学习禅宗，最后都因为害怕落到空无立足处，都望而生畏，退缩不修了。转头去学各种知见，每天沉迷于听经闻法，就是不去实修，不撤销自心的执著，不放下自己的贪爱，带着我这个无明之根，去学法，去修行。学一辈子，我的根本没有松动，学再多，只益生死，无法解脱。全都被自己的心意识给骗了，认为有所学，有所听，有所说，有所理

解的，有所抓取的，才是佛法，才是修行。不敢让自己默契于空，不敢于空中行。所以学知见的人多如牛毛，悟道的人少如麟角。

传心法要是唐朝黄檗禅师口述，那时学法之人求知见的就非常多，真正悟道的非常少。到今天还是这样。自古以来，都是口说耳听佛法的多，心行实践佛法的少。

禅宗并没有讲断灭，而是空得彻底而已。是学法之人自己不能悟得真空，不能内外皆舍，故不了此心。所以若有微尘许法不空，不得见本性。

什么是望崖而退？禅宗的见地和修行方法太险峻了，这个法门的门坎太高了，义理太幽深了，所以众人都望而生畏，都不敢学。扭头去广求知见，又去学有为法了，学义理和知解了。所以求知见者非常多，因为心有所抓取，有所得，心意识暂时获得安稳，不是真解脱。而真正悟道的人需要身心俱舍，一切皆空，所以非常少。

学有为，学知解，落名相，分别法相，分别自心境界的人多如牛毛，而真正悟得此心，在心性上去修，默契于无为，如法保任，直用直行，而不染万境的人，像麟角一样少。

文殊当理，普贤当行。理者，真空无碍之理；行者，离相无尽之行。

“当”是表法的意思。文殊表真空无碍之理，普贤表无相解脱之行。大家不要一看到“文殊”和“普贤”这几个字就想到他们是菩萨，菩萨只是我们心中妄想，是一个相。文殊真正的意思是真空实相之理，普贤是离相解脱之行。所以说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，在菩萨里是智慧第一。普贤的形象是骑着白象，表离相无尽之行。如果你把文殊和普贤当成实有的菩萨，说明还着在两个外相上，还不明白它们的真实意义。

修行只明理不行，还要如说修行。理事双修，解行相应，是名大觉世尊。故文殊普贤并行，才是中道。

真空无碍之理，即是此心空寂，无有少法可得；离相无尽之行，即此心不是断灭，能起无量妙行。

观音当大慈，势至当大智。维摩者，净名也。净者，性也；名者，相也。性相不异，故号净名。诸大菩萨所表者，人皆有之，不离一心，悟之即是。

“观音”表大慈大悲，能施众生无畏；“势至”表大智慧，由此智慧能至解脱彼岸。“维摩”在梵文里是“净名”的意思。“净”者，清净自性，本无一物；“名”者，妙用恒沙，现一切法。法从心起，心生法生，相从心有，心生相生。不可将性与相分离。故性即是相，相即是性，性相不异，故一心者，又名“净名”。诸大菩萨名号所表达的皆是心性。心性人人皆有，不离此心言下之用，即是诸佛菩萨真实义也。

我们起一念慈心，就是一念观音。一念慈心不是慈于外在的一个人，一个物，而是借助于外在的人，而生起一念自觉、自度、自省的心。故万法唯心所现，你没有救别人，也没有别人救你，而是自度自救。外在有一个对境，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工具激发了你本有的慈悲，这是观音出世，是观音在你心里出生。只有慈悲，还不圆满，还要有智慧，悲智双运，乃名真法。

而“势至”呢，“势”就是力量的意思，“至”就是以智慧到达解脱。“当大智”是指大智慧到彼岸。众生本有般若之智能度生死烦恼大河，故云大智，也叫势至。所以观音势至双行，才显圆满，是名中道。

“维摩”在梵文里是净名的意思。净名者，又有净一切名，离一切相，除一切概念的意思。一切名相只为表法，其体清净，本无实义。所以“净名”就是清净本性离名离相的意思。修行人一旦通达了万法皆是名相，皆是妄想，不着于名相，即是净名。通达了诸法从心想生，本无实义，即是净名，即是维摩诘。

修行人不被名相所束缚，不被名相所困惑，不掉到名相里面，即是离心意识。能离心意识，即法体清净，常自解脱。

众生不知相从性起，法从心生，故著相、着境、着法。若著相、着境、着法，就看不到性。亦不可着性，性非是法，非有非无。若

着于性，性却成法，堕于空，不起妙用。所以性相不异，二皆不住，是名净名。

诸大菩萨所表者，人皆有之，不离一心。所以，当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，看到这些名相，要知道都在讲自心境界，不是在讲心外的佛与菩萨。不仅佛菩萨是自己，声闻、阿罗汉也是自己。当你生起一念小乘心，自度之心，自了之心，不求进取之心，得少为足之心，就是声闻，就是阿罗汉，就是阿难，就是舍利弗。当你生起一念慈悲救度众生之心，生起一念利他之心，就是观音菩萨、势至菩萨。当你生起无所住心，于一切法心无取舍，不即不离，不住内外，远离妄想、执著、烦恼、挂碍，于一切境，皆不染著，就是佛。

当你生起一念嗔恨心，那你就是修罗。当你生起一念愚痴无明之心，你就是畜生。当你生起一念贪爱饥渴之心，就是饿鬼。

你可以在一切用心处看到自己。是心作佛，是心作众生，是心作菩萨，是心作罗汉，是心作畜牲，是心做饿鬼，是心轮回，是心解脱。心可以做一切众生，十法界随意示现，随意而做，做什么由你自己，苦乐也由你自己，迷与觉也由你自己，烦恼与解脱也由你自己。

所以一切菩萨名号所表者，都是我们自性的妙用，不要着在菩萨狭义的称谓上。要在一切名相中认出自己的法身来。悟此法身，了此本性，才是佛。非离此心，别有佛也。

今学道人不向自心中悟，乃于心外著相取境，皆与道背。

今日学道之人不向自心中去悟去行，不向自己的心念上去觉去改，而执著文殊、普贤、地藏、观音，求往生，见弥陀，修禅定，取种种境界为涅槃，皆与道相违背。

恒河沙者，佛说是沙，诸佛菩萨、释梵诸天步履而过，沙亦不喜；牛羊虫蚁践踏而行，沙亦不怒；珍宝馨香，沙亦不贪；粪尿臭秽，沙亦不恶。此心即无心之心，离一切相，众生诸佛，更无差别。但能无心，便是究竟。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，累劫修行，终不成道，被三乘功行拘系，不得解脱。

经典里所说的如恒河沙诸佛者，只是以沙喻诸佛，并非说实有如是数量的诸佛。佛说此沙被诸佛菩萨、释梵诸天步履踩过，沙亦不喜；被牛羊虫蚁践踏，沙亦不怒。用种种珍宝馨香装饰，沙亦不贪。用粪尿臭秽染污，沙亦不厌恶。此心犹如恒河沙，乃无心之心，

无能所，无欣厌，无憎爱，无拣择，离一切相。众生诸佛，无半点差别，同此一心，没有体性，不可思议。但能不起我执心，不认有我，便是真心，究竟圆满，更不需半点修造添减。

学道人若不言下息一切心，起心动念而欲成佛，纵经累劫修行，终不成道，被三乘道果功行所拘，不得解脱。但能妄心一歇，歇即菩提。

然修行人此心不歇，一是不识此心是佛，二是纵识得此心是佛，犹有无始劫来取自心境界的习气，妄念纷飞，得失心盛，难以休息。故需种种方便，莫再染污，称之为修，实无所修也。

佛经里讲的恒河沙诸佛，并不是在讲有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佛。若实有众生成佛，法界就变成了有相的世界，变成了有数量，有增减，有佛可成了。所以佛说是沙，即非是沙，是名为沙。

《楞伽经》中有关于“恒河沙”别有其义的比喻和描写：

尔时，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经中说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如恒河沙，此当云何？为如言而受？为别有义？

佛告大慧：勿如言受。大慧，三世诸佛，非如恒沙。何以故？如来最胜，超诸世间，无与等者，非喻所及，唯以少分为其喻耳！

我以凡愚诸外道等，心恒执著常与无常，恶见增长，生死轮回，令其厌离，发胜希望，言佛易成，易可逢值。若言难遇，如优昙华，彼便退怯，不勤精进。是故我说如恒河沙。

我复有时观受化者，说佛难值，如优昙华。大慧，优昙钵华，无有曾见、现见、当见，如来则有已见、当见。大慧，如是譬喻，非说自法。自法者，内证圣智所行境界，世间无等，过诸譬喻，一切凡愚，不能信受。

大慧，真实如来，超心意识所见之相，不可于中而立譬喻。然亦有时而为建立，言恒河沙等，无有相违。

大慧，譬如恒沙，龟鱼象马之所贱踏，不生分别，恒净无垢。如来圣智，如彼恒河，力通自在，以为其沙，外道龟鱼，竞来扰乱，而佛不起一念分别。何以故？如来本愿以三昧乐普安众生，如恒河沙，无有爱憎，无分别故。

大慧，譬如恒沙是地自性，劫尽烧时，烧一切地，而彼地大，不舍本性，恒与火大，俱时生故。诸凡愚人谓地被烧，而实不烧，火所因故。如来法身，亦复如是，如恒河沙，终不坏灭。

大慧，譬如恒沙，无有限量。如来光明，亦复如是，为欲成就无量众生，普照一切诸佛大会。

大慧，譬如恒沙住沙自性，不更改变而作余物。如来亦尔，于世间中，不生不灭，诸有生因，悉已断故。

大慧，譬如恒沙，取不知减，投不见增。诸佛亦尔，以方便智，成熟众生，无减无增。何以故？如来法身，无有身故。大慧，以有身故，而有灭坏，法身无身，故无灭坏。

大慧，譬如恒沙，虽苦压治，欲求酥油，终不可得。如来亦尔，虽为众生众苦所压，乃至蠢动，未尽涅槃，欲令舍离，于法界中，深心愿乐，亦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具足成就大悲心故。

大慧，譬如恒沙，随水而流，非无水也。如来亦尔，所有说法莫不随顺涅槃之流。以是说言，诸佛如来如恒河沙。

大慧，如来说法，不随于趣。趣是坏义，生死本际，不可得知。既不可知，云何说趣？大慧，趣义是断，凡愚莫知。

看到楞伽经里描写的“恒河沙”的真实之义，我们就知道，佛所说法，都是在讲譬喻，别有深义，而非“如言所受”，不是文字的表面意思。但我们往往依文解义，不能体会佛的本义。

比如佛经里面也写道女人不能成佛。这有两层意思，第一层意思就是女人有很多习气，有各种仪态，天天涂脂抹粉，喜欢各种衣服，化妆的时间特别长，因为一件小事没完没了。女人有各种琐碎的执著。这些习气会成为修行的障碍。这些碎小的执著和习气不除，很难得大自在，获究竟解脱。这是表面的意思。

但女人毕竟是幻化相，所有的习气，也并不是真实的。相从心有，习气只从妄想生。一旦悟得本性，转识成智，便得大自在。在幻化的世界里，有生死烦恼，有佛与众生，有男相女相，而实相里没有女人，也没有众生，也没有成佛。在实相中，没有人成佛，不仅女人不能成佛，一切众生都不能成佛。

维摩诘经云：菩提者，不可以身得，不可以心得。又云：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是处。所以者何？菩提无住处，是故无有得者。

真如实性中没有生灭相，没有烦恼相，没有涅槃相，没有轮回相，没有解脱相，没有老少相，没有男女相。故说女人不能成佛。所以，佛说女人不能成佛，别有深义。只是众生不了解实相，一听女人不能成佛，就生气，心中不平，不知道佛讲的是真相。

在《维摩诘经》里，天女在舍利弗前变成了舍利弗，把舍利弗变成了天女，最后舍利弗也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是男是女，要不要转女身了。若转女身，他本来就不是女身，不须再转。若不转，他现了女身相，需要转女身才能成佛。所以他被这个外相困住了，不知实相中本来就无男女相，男女相是幻化相，是虚妄相。

男女是心意识分别出来的，可以随意变化，随意所转，不是去转这个肉身，而是转念，转掉习气和执著。转了念，女身就转了。

天女说：“我十二年求女人相不可得。”十二年者，十二人也。于六尘六根十二入中，找女人相找不到。这才是真正的转女人相。

此心即无心之心。此心体就像恒河沙一样，是无心之心，就像沙子，是没有心的，没有一个实有的我。但是它又能显出无量的相来，所以无心不是断灭空。

学道人若不能直下无心，累劫修行，终不成道。如果不言下悟自本心，不能悟到无心之心，那么累劫修六度万行，都是有为，终不成道。被三乘功行拘系，也就是被三乘法，被方便法，被佛讲的种种譬喻和故事所惑，不得解脱。

一切法都指向自心，指向心念，从念而有。念若不生，法即无有。你一念疑惑心起当下就做鬼。一念无疑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，当下就作佛。鬼就是疑疑惑惑，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疑神疑鬼。你一念心起，十法界就生。念念起，所有的众生都做遍了。一念心生，五蕴俱生。一念心灭，生灭就灭。一念心起，既能做佛，又能做菩萨，又做罗刹，又做鬼，又做男，又做女。一念心灭，一切法寂灭。

修行就是各自观心，莫向外看。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，看到自己的分别和执著，然后离开它，不要随念头流转。

然证此心有迟疾，有闻法一念便得无心者，有至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乃得无心者，有至十地乃得无心者。

然而，证悟此心有慢有快。有闻此法言下顿悟，一念便得无心者。有至十信位、十住位、十行位、十回向位得无心者。有至十地才得无心者。

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还有十地，都是修法过程中自心所呈现的状态，非是定论，亦非定法。有的人善根深厚，一闻千悟，顿悟顿修，言下便了。有的人却还需要积累，修种种助道法，做有为的功行。等待时节因缘到了，才能安心顿歇，顿悟自心。看上去证悟此心有慢有快，根机有利有钝，实则，快慢利钝不是绝对的，随时都能发生变化。有一世能顿悟的，有多生多世能悟的，有一年能悟的，有言下就悟的。利根顿悟的人，都是过去生积累的，在今

生某一个时刻显发。渐修的，则是过去生积累的少，因缘不到，不能呈现。

长短得无心乃住，更无可修可证，实无所得，真实不虚。一念而得与十地而得者，功用恰齐，更无深浅，只是历劫枉受辛勤耳。

不论修行时间是长是短，至无心乃停。至无心前，一切修行，皆是有为。唯独万缘放下，一念心息，是得菩提。时间的长短也是错觉和虚妄的，只不过于此心中妄生三世，妄生时节因缘，于中枉受诸苦而已。若悟前念后念皆是妄念，本无前后，一念不生，一悟即出三世，是解脱自在人。

无论是一念之间，还是经历多少劫，只要悟得无心，便是究竟。修行多少劫，不得无心，总是梦里妄为。但得无心，便成就了。“住”是止，是到达的意思。若得无心，就不需要任何有为的修行了，只剩下保护自心不再染著，假名为修。

更无可修可证，实无所得，真实不虚。此心空无一法可得，故无可修，无可证，了无所得，此是实相。悟得圆满的自心，即一法不修，是名成就。悟得越透彻，越不会起心修法、修道，不会于此本心上有任何增减。所以一念而得与十地而得者，功用恰齐，无深无浅。

深者，徒劳而已；浅者，虚妄而已。真正得无心，一念是妄，十地亦是妄。一念和十地都是未得无心前虚妄分别出来的。一旦觉悟无心，一切功用当体即空，更无深浅。只是在此之前，历劫枉受辛勤耳。“历劫”就是在自己的妄念里经历劫难，在幻化的生死世界里枉受勤苦。因为执著有为，在妄功用中，找啊，修啊，一念回心悟本，便知本心原来无法可得，无修无证。

造恶造善，皆是著相。

善恶都是虚妄非是实法。实相中并无善恶。尸弃佛偈曰：起诸善法本是幻，造诸恶业亦是幻。身如聚沫心如风，幻出无根无实性。所以造善造恶，都是有为，皆是著相。不如认取本心，无善无恶。

六祖大师说：爱憎不关心，长伸两脚卧。兀兀不修善，腾腾不造恶，寂寂断见闻，荡荡心无着。

著相造恶，枉受轮回；著相造善，枉受劳苦，总不如言下便自认取本法。

善恶是幻，故不可随意造作。若造作，皆是颠倒。著相造恶，则枉受轮回。著相造善，则枉受劳苦。总不如言下体取实相，认取本心，实无少法可得。

如梁武帝问达摩，朕一生造寺度僧，布施设斋，有何功德？达摩言：实无功德。六祖说：造寺度僧，布施设斋，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便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

故知有为法中有善有恶，无为法中无善无恶。亦不可执著无善无恶。通达无善无恶，方能于善恶中方便示现，引导众生，了达中道实相。

此法即心，心外无法；此心即法，法外无心。心自无心，亦无无心者。将心无心，心却成有。默契而已，绝诸思议，故曰：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

所谓“此法”，就是禅宗的最上乘法，即无为法，本法，自性虚通法，实相法。此最上乘法，即是此心。离此心外，无有禅宗，无有无为，无有最上乘，无有无上正等菩提可得。

离此心外，没有法可修，可悟，可证。所有的法都是讲心，所以悟得了本心，就会修法了。修法，修行，不是说有什么可修，不是修什么，只是悟得本心，就叫修行。悟到了心，就是本法。认识本心是真法。所以此法即心，心外无法。然此心不是法，不可得，非法非非法，假名为法。

此心即法，法外无心。亦复如是。不要认为有心可得，有心可悟。若认为有心可得，即于心上有法可修。若有法可修，即不是本心，亦非本法。

心自无心，亦无无心者。心体本自无心，不是别起一个无心。若别起无心，还是有心。所以只有妄心不起，默契而已。但有丝毫起心动念，皆是心上生心，皆成妄想。故曰：一用语言形容，就与道相隔。一用心想，真实就被妄念覆盖。

所以只是默契。默契是什么？但有什么，就不是默契了。怎么默契？一有怎么，又是打妄想了。

佛法是用来行的，不是用来想的。越想越绕，越不明白，被意识缠缚。本自解脱，以妄想故，自相缠缚。不如言下跳出妄想，直用直行，心无所住，即默契也。

什么叫“言语道断”？一张嘴，道就断了。一用语言描绘，离道就远了。什么是“心行处灭”？心一动，真法就被念掩盖了。

此心是本源清净佛，人皆有之。

此心才是本源清净法身佛，离此心外，并无别佛。三身佛皆从此一心生。此心一切众生共之，人皆有之。悟之即是法，行之即是道，证之即是佛。

第三讲

蠢动含灵与诸佛菩萨一体不异。只为妄想分别，造种种业果。

蠢动含灵，是指所有的动物、人、昆虫等生命，这些生命与诸佛菩萨本是一体，皆有佛性。只是因为不识自心，惑于自心境界，被妄想分别所骗，造种种业果，受种种苦。

众生不认识佛性，不能善用佛性，认见闻觉知妄想分别为自己，故曰无明。而诸佛悟得此心，善用此心，不即不离，自在无碍，故名为佛。烦恼用，执著用，就是众生。清凉用，解脱用，即是佛。用有不同，体本无异。

纵是佛用，此性不增；是众生用，此性不失。虽是愚痴用，颠倒用，烦恼用，执著用，本是幻，亦不失佛。虽是智慧用，正念用，解脱用，也不实，佛亦不增。

迷时说佛与众生，说迷与悟，悟时无佛无众生，无迷无觉。唯一心体而已。只因妄想分别，贪爱取著，执我我所，假名为众生。一念回心，安住本性，能所俱泯，不分别自心所现境界，视一切平等如梦幻，非真非假，不即不离，就是佛。所以说，不明此性，不了解此性，不认识此性的时候，本来是佛，枉做凡夫。一旦悟得了

本心，善用此心，只是用见闻觉知而不染六尘，就不会再造种种业果，不改其相，即名为佛。

本佛上实无一物，虚通寂静，明妙安乐而已。

本佛上无物无法，无能无所，无缚无脱，无生无灭，佛亦不安，何况众生？悟尚不得，何况于迷？唯虚通寂静，明妙安乐而已。

虚通寂静，即空无相貌，无塞无碍；明妙安乐，既无苦无乐，无暗无明。虽然虚通寂静，能起无量变化。虽能变化，又没有一个能变化的主体，只是幻生幻灭。

但悟此心空相，于自性空中，不造业，不生惑，不住著，任运自在，即得明妙安乐。这里的明妙安乐，不是世间法的安乐，不是见闻觉知上的安乐，也不是觉受上的安乐。安乐只是形容本体自然真实解脱的状态，是指本性的清净，不染，不可思议。

深自悟入，直下便是。

只要息念忘虑，即默契本心，不需更觅本心。故言直下便是。直下者，直用直行，非是起心而有直下悟入。若自无心，便是悟入。故云直下便是。

直用直行，不知上立知，无不是菩提，无不是妙觉，便是深自悟入。触目清净，遇缘不染。眼见，耳听，鼻嗅，舌语，身触，意想，无不是真如性，各各解脱。

故六祖云：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，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一想本心，一想怎么悟，一给它立名相，一给它定义，心就有所住。心有所住，即非虚通寂静，明妙安乐，即不得直下便是。一念妄想生，即自障碍，非别有障碍。本来无碍，用即遍一切处，六根，六识，六尘，十八界，无非清净道场。一念住著，便失觉心。

所以禅宗祖师种种手段，唯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祖师有时候会用棒喝，有时候会打岔，有时候会亲自上演如何转身，只让你自己去悟。学人若当面错过，别处寻，转寻转远。有时候对你作沉思状，有时良久什么也不说，有时扭头就走，有时对你说换个时间来问，有时说今日头疼，有时说你去问另外一个人，有时云里雾里地给你来一句。你明白了祖师的用意，言下就开悟了，不明白，就会越想越不明白。

为什么要离心意识？因为心意识是轮回和无明的主体，但这个主体是虚妄的，并不是真实的。只要你不住心意识，主体就消失了，当下就解脱了。众生的烦恼、忧虑、不安、恐惧，都是因为妄想和分别。心住在妄想分别里，所以自造业，自受苦。

圆满具足，更无所欠。

本心圆满具足一切功行，一切智慧，一切妙法。诸佛功德，皆从此心出。所以悟得此心者，更不用别处求讨佛法，自家宝藏，使用自在，更无丝毫欠少。

大珠慧海问马祖：阿哪个是自家宝藏？马祖曰：即今问我者，是汝宝藏，一切具足，更无欠少，使用自在，何假向外求觅。

纵使三祇精进修行，历诸地位，及一念证时，只证元来自佛，向上更不添得一物。却观历劫功用，总是梦中妄为。

《传心法要》固然写得很透彻、很直接，但还是在以文字讲述解脱之理，若欲亲证，则不得滞于妙理。这些文字也须放下。真实解脱不是任何文字所能企及，那必须由自己来实修和完成。

禅宗最根本的特点是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。也即祖师常讲的末后一句。向上一路和末后一句不是讲出来的，不是意解和文字所能

阐述的，唯有直用直行，言下便了。以宗门手段来说，所有的文字都不出知解，整个三藏十二部佛经，都是无义语。

诸佛和祖师没办法把自己亲证的境界描述出来遗留后代，只能利用文字记载下来，为学人作方便指导，告诉你如何去做。把解脱之理告诉你，把实修方法告诉你，怎样去用功，怎么去行，就需要各自努力。

所以佛法是在心上行，不是到意识中去找。佛所说法，无非是去除我们种种的妄想分别，种种的执著，不让我们心外求法。一切有为的心都歇下来，自然就相应了。若不歇心，穷劫修行都是徒劳。

若不了此心，纵使三祇劫精进修道，经历菩萨的种种阶位，乃至成佛，都是徒劳。及至证时，也只是证本心佛，于此本佛上更添不得一法、一见、一悟、一证。此时再观历劫修行所用的功夫，全是梦中妄为。

不能一念回心，即是穷子周游外国，即是歌利王向外游猎，就会瞬间落入念头的轮回。如此修行，即使经三大阿僧祇劫，也是白白受苦，不得成道。

看不到自己的妄念和执著，无法出离妄念，就会掉在烦恼中，在虚妄的念头中痛苦和轮回，哪怕一念，都会变成三劫。劫者，结也。在一个念头上住著，在一个境上纠结，就叫劫。

若妄念不停，有所得心不息，纵然经历了十信，十回向，十住，十地，等觉，妙觉，等等地位，证得百千三昧，都与本心了无交涉。唯有豁然悟得本心无少法可得，妄心一歇，即得菩提。所言菩提者，实无所得，是名菩提。

本佛上，无心无意识，无佛无众生，无烦恼无菩提，无生死无涅槃。若不识本佛，任你无量劫修行，皆是妄修，在生灭中转。纵然修习慈悲喜舍、十八不共法、六度万行，证百千三昧，度无量众生，不识本心，皆是有为法，不是佛法。

所以修行只需真实悟得本心。一念悟时，与多劫悟时，无二无别。悟时即了，更不问所历时节因缘，及诸曲折。古人云：归家罢

问程。到家了，就不要问自己走了多少路，经历了多少苦，那些都是梦中事了。

故如来云：我于阿耨菩提，实无所得。若有所得，燃灯佛则不与我授记。

所以佛说，我所得的无上菩提，实际上是什么也没得。以无所得故，而名无上正等正觉。

大家不要觉得无所得很简单，无所得是世界上最难的事。众生修道，以贪爱世间故，闻无所得，只欲不作佛，不修法，不用功。不必出轮回，不求解脱，从内心深处，还是欲做众生，欲享世乐，欲得世法，欲得名闻利养，非是真无所得也。

一切众生，之所以名众生，皆是有所得，得五欲，得六尘，得世法，得佛法，得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，得禅定，得智慧，得解脱，得开悟，得成佛。什么都想得。有一丝一毫想得的心不息灭，就无法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无上菩提，只是无所得。

但有所得，燃灯佛即不与我授记。我者，非是释迦佛。释迦佛非心外佛也，乃是自心。燃灯佛亦然，非是别佛，乃是汝本心。本心无所得，本心为你授记。但有所得，释迦佛即不出现，燃灯佛不与授记。

但有少法可得，就见不到自心的释迦出世，燃灯佛即不与我授记。为佛授记，不是为别人授记，而是为你自己授记。

又云：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菩提。

《金刚经》云：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平等者，一切法如幻，了不可得，故无高下。以平等故，无是非，无善恶，无大小，无方圆，无增减，无生灭，无一切相，一无所有，故名菩提。

即此本源清净心，与众生诸佛、世界山河、有相无相、遍十方界，一切平等，无彼我相。

此本源清净心，乃无相法身，不可思议，拟心即错，动念即乖。经云：是实相者，即是非相。

此本源清净心既是无相，一切法亦无相。众生无相，诸佛无相，世界山河无相，有情无情无相，有相无相，无相亦无相。乃至遍十方世界，一切法无相，故云一切平等，无彼无我。

此本源清净心，常自圆明遍照，世人不悟，只认见闻觉知为心，为见闻觉知所覆，所以不睹精明本体。

此本源清净心，乃众生与诸佛之佛性，恒常不坏，是真实如来藏，为万法主，世界山河，有情无情，皆依建立，非是虚妄。

世人不悟此真实性，乃逐客尘烦恼，将识为己，只认见闻觉知为心，故被见闻觉知所覆，所以不能亲证此真如佛性。

所谓众生：取自心境界，于识心中妄见生灭，轮回取著，遗失本体，故名众生。不知一切境界皆是自心影像，识心所计，于中分别，妄见生死，妄取涅槃，爱憎不灭，我相不息，皆是无明。唯认见闻觉知的作用为真为实，而不悟精明本体。把幻妄身心当成了实有，把见闻觉知当成了自己，著在了相上，错失了真性。

凡夫认四大五蕴幻身、幻心为我，声闻了知五蕴无我，着于无我知见，不识真我佛性，外道以识心妄计之恒常者为我，皆属识心计度，妄计所执，不识真性之我，故轮转生死。

唯诸佛自证真实之我。何者是我？经云：若法是实、是真、是常、是主、是依，性不变易，是名为我。

实者，真我佛性，真实有故，非是不有。真者，我之佛性，非虚妄故，非是假故。常者，我之佛性，非断灭故，恒常住故。主者，我之佛性，能自觉故，能自主故。依者，我之佛性，不依一切，为一切依故。性不变易者，我之佛性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恒不变灭故。

此我乃是诸佛自证圣智境界，离诸思议、名言、对待，但有一知、一见、一思、一想住著，即乖法体。唯自悟自行自证者，妄心一歇，乃能默契，非诸声闻缘觉外道境界所能了知。修行者，识此佛性，乃出生死，不识此性，轮回六道。

但直下无心，本体自现。如大日轮升于虚空，遍照十方，更无障碍。

但能一念驰求之心顿息，不再取自心境界，于一切境，了然无心，则清净本心顿然而现。像日光一样，妄想浮云一散，太阳的光明则遍照十方，一切无碍。此心觉性恒常不灭，只不过是妄想浮云遮蔽而已。一旦妄想浮云散去，妄心一灭，本体自现。

故学道人唯认见闻觉知，施为动作，空却见闻觉知，即心路绝无入处。但于见闻觉知处认本心，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，亦不离见闻觉知。但莫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，亦莫于见闻觉知上动念，亦莫离见闻觉知觅心，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。不即不离，不住不著，纵横自在，无非道场。

所以学道人只认见闻觉知、施为运作为自己，一旦空掉见闻觉知或没了见闻觉知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找不到本心了。六祖大师：若只百物不思，念尽除却，一念绝即死，别处受生，是为大错怎么悟本心呢？从见闻觉知上即可悟本心，本心不离见闻觉知，但又不属见闻觉知。只要不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、生住著、动妄念，不知上立知，亦莫离见闻觉知别觅本心，亦莫舍见闻觉知别取佛法，即相应也。不即不离，不住不着，纵横自在，无非解脱道场。

凡夫迷在见闻觉知的作用上，认见闻觉知为我，虽然也是常应诸根用，但是生了用想，把用处当成了自己，故迷失自心。

二乘人则认为空掉见闻觉知，灭掉这个作用，心路灭绝，心念不起，无有入处，就是涅槃，就是解脱。这又变成了断灭空。

外道则以识心妄计种种幻境为我，皆是妄想分别，堕于有见。

还有的人，认能动、能听、能见、能闻的是佛性，对见闻觉知生解，认作用为心，把见闻觉知当成佛性，此是知解宗徒，亦堕于识心计度，皆不免轮回。古人云：识者知是佛性，不识者唤作精魂。见闻觉知的当下就是见闻觉知而已，当处出生，当处寂灭，空无实性。但不明理的人，会把能见、能闻、能觉、能知者当成佛性，起种种见解。

有的人知道见闻觉知是空，离开见闻觉知觅本心及修行方法，不知所觅所修，仍不离见闻觉知。若于见闻觉知不住，亦不离，即是解脱，即是修行，无别有修行。

学禅宗的人要注意，不要把能见闻觉知的当成佛性，这是知解佛性。比如祖师经常会举拂子，会瞪眼，会竖指，这些手段是禅师常用的手段，但是如果你作意解，认为举拂子的、瞪眼的、竖手指的就是佛性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举拂子，棒喝，毕竟什么意？若有意，自救不了。

空却见闻觉知，即心路绝无入处。如果你离开见闻觉知觅法，觅心，像二乘人一样空却见闻觉知，认为一切寂灭，心路断绝，就落入了断灭空。认为见闻觉知不是佛性，佛性在别处，又离见闻觉知求证悟，仍是不了本性。

通过这段的描述，我们知道，让我们觉迷生死的是见闻觉知，解脱生死的也是见闻觉知。轮回是因为六根的作用，开悟也不离六根的作用。只是在六根处不染万境，即是修行，即是开悟，离此六根直用而不住，无成道处，无涅槃处。

所以根本不需要空却见闻觉知，只需于见闻觉知上不住，不染，不作见解，不即不离，即是真心。实无真心可得，以不染不住，不即不离，妙用无穷，假名真心。

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，即是正修行路，离此无别修行。所以才能纵横自在，无非道场。禅宗不同于别的法门的地方就是自证法，是行门，是言下就能顿悟顿修，只要理透彻了一念会修行了，言下即能出离妄想，不住心意识，顿证菩提。剩下的只是保任只是不染。

第四讲

上一讲学到：不即不离，不住不着，纵横自在，无非道场。这是讲中道，若知诸法唯心所现，非和合生灭而有，就能于一切法不即不离，不住不着，纵横自在，游戏三昧，无不解脱，无不是道场。

见性之人，不像声闻乘人一样，远离世界，逃离六尘境界，回避一切法，不与人接触，只求自了。也不像凡夫一样，染著在五欲六尘之中，所以真修道人是“不即不离，不取不着，纵横自在”。直用本心而不染，受用世界而不着。

六祖大师说：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，分别一切法，不做分别想。六祖大师这四句偈，道出了佛法修行，乃至禅宗行门的一个秘诀和关键。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，分别一切法，不做分别想，这是最直接的，也可以说是最高的秘法。这是行门，非是知解者所能了知。所有明理的人最终都归根到这里，直用直行，是最快的解脱。如果你见地不透彻，就会在用的时候有疑惑。如果你心中有执著，有挂碍，有贪爱，你就无法在用的时候不生用想。你会边用边住，边用边着。就算你明白此理，不经练习，不经保任和善护念，没有功夫，用的时候还会有染污，会加深习气。所以对于修行人，见地和功夫是两条腿走路，缺一不可。

世人闻道诸佛皆传心法，将谓心上别有一法可证可取，遂将心觅法。不知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。不可将心更求于心，历千万劫，终无得日。

修行人都听说诸佛皆传心法，便认为心上别有一法可传、可证、可取。于是将心觅法，以为心与法是分开的。不知所传的法即是心本身，但用此心，即是佛法，即是传法，非离此心动用，别有法可修可传。法即是心，心即是法。离此心外，无别有佛法。不可以心求心，以法求法，若如是者，历千万劫，终无得日。

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。有人错解此义，认为离开见闻觉知别有一个心体叫心，此是妄想分别。不知见闻觉知的当下，不住于见闻觉知，即是汝本心。能起见闻觉知之用的，就是本心，然本心非见闻觉知。犹如灯与光，光因灯而有，灯以光而明。离光亦不是灯，离灯亦无光。见闻觉知非本心，但本心又不离见闻觉知。故解脱者，即于见闻觉知的当下解脱。开悟者，亦不离见闻觉知而开悟。要诀只是不住而已。

达摩祖师云：动外无心，心外无动。动不是心，心不是动。动本无心，心本无动。动不离心，心不离动。动无心离，心无动离。动是心用，用是心动。即动即用，不动不用。用体本空，空本无动。动用同心，心本无动。

祖师这段开示，就是讲直心直用，亦不着心，亦不着用。无所住而用其心，即是本心，即是无心。所以不可将心更求于心，不可用着六根见闻觉知，还到别处求法。若是那样的话，经千万劫，终无得日。

过去禅宗兴盛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不远千里去参善知识，到善知识那里求心法，以为善知识会有法传给自己。因为没有开悟，所以丢掉本心，去别人那里找佛法。修行人总是丢弃自家珍宝，向别处觅珍宝，认为心外有法可求，认为离心之外别有法可修。所以去找，去觅，经历再长时间也找不到。

修行人总想见到一个佛性，认为佛性是可思、可想、可见的，认为有一个东西见到了就是见性。不知性即是见，不需更见。心即是悟，无别有悟。若更见者，即是头上安头。不知见闻觉知即是法，离此动用，别处觅法。

众生日用万行，见闻觉知正起用时，本来就在直心的状态，就是解脱的状态。只是认见闻觉知为自己，迷于见闻觉知，对境生心，取著幻境，生了种种妄念，妄念缠缚，才受诸苦恼。一念不觉，追逐幻境，就会流转生死。若一念了达见闻觉知当体空寂，不即不离，即得解脱。

众生不知万法唯心所现，都是影像，在影像中捞摸，提取，永远求取不得。凡夫取自心境界，把幻相当成自己。一旦觉悟了，知道一切法是自心境界，不再取自心了，就是本心的状态，就是佛的状态。

不如当下无心，即是本法。

不如当下息心，即是本心。于一切时，不起妄念，即是真如。所谓无心，并不是不起心，也不是压着心不起，而是直心直用，用

而不住。不于见闻觉知上起种种思虑计着，随用随空，即是无心。无心即是本心，本心即是直心，直心即是无心。

二祖于达摩祖师前，正是觅心不得，妄心一歇，即悟得本心。悟得本心不是不再用心，而是直用而不住，自在无碍，动用自如。

所谓无心者，是对有心。有心一灭，是名无心，非是有无心可得。若起心无心，或住于无心，还同有心。故古人云：莫谓无心便是道，无心还隔一层关。故说无心者，是自行境界，唯自证可知，非是言语分别所能知之。

本心是要悟的，悟最奇妙。怎么悟？悟不是妄想，而是息掉妄想；悟不是进入识心，而是从识心出来；悟不是有所住，而是于一切法无所住；悟不是悟有法可得，而是悟无法可得。悟即是空，无能悟所悟，是名为悟。

忽然间明白了，哦，原来佛法是这般道理，修行是这么容易，不是原来以为的那样。文字，讲解，思惟只是修行的准备工作，是指月的工具，完全放下这些，才能真实悟道。祖师的话，看起来简单，但是落实到行持上，是很难的。不如当下无心，便是本法。这不是知解，而是亲证，是心行。

如力士迷额内珠，向外求觅，周行十方，终不能得。

力士额上宝珠，是《涅槃经》里面的一个典故。大力士去战场打仗，额头上的宝珠被兵器碰到了，受了伤，宝珠陷到了额头里面。因为当时在战斗，很慌乱，身体负了伤，不知道宝珠嵌进额头里。打完仗以后，发现额头上的宝珠没有了，到处去找，也找不到。宝珠其实就陷在额头里了，就在自己的身上。但是他不知道。所以他向外去找，周行十方，终不可得。因为宝珠没丢，只是陷在了自己的额头里不知道而已。若以为掉在了别的地方，再怎么找也找不到。

佛陀讲这个故事是比喻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但却不知道，所以向外去追逐五欲六尘，认见闻觉知为自己，到幻境中去认自己，去找法，去找心，去求一个开悟，去求一个解脱。不知道心自清净，本自解脱，本来是佛，只不过不见本心，不会用本心而已。

只要他的心还在向外寻觅，不管是执著五欲六尘，还是以为心外有佛可成，有法可修，就看不到本有的佛性，就不会用自己的佛性，就不得解脱。他不知道佛性宝珠在自心这里，所以要向外去求、去找，一找呢，就错失了自心宝珠的妙用了。

智者指之，当时自见本珠如故。

有智慧的人发现了力士的宝珠就陷在他自己的额头上，告诉了他，他一下子又看到了自己的宝珠，跟原来一样完好无损，顿时息掉寻找之心，当下找寻的心就得到了解脱。

不知宝珠在自己身上的力士比喻一切众生。智者，是比喻大善知识、诸佛祖师、了了见于佛性的人。诸佛觉者知道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都有无价宝珠，故用善巧方便，为众生指示出来。众生依教而行，离一切相，反观自心，见到佛性，即出生死，不再枉受诸苦。

故学道人迷自本心，不认为佛，遂向外求觅，起功用行，依次第证，历劫勤求，永不成道。

所以学道之人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不识自心是佛，就会向外求佛觅佛，做种种功夫，修种种行，依次第证取各种境界和果位，历劫勤苦修行，永不成道。

整部《传心法要》都在告诉我们，众生自心是佛，不需向外求取，不要著有相的佛，不用有为功行，但能歇下一切造作求觅之心，回到自心上来，直用直行，即证菩提。整部《传心法要》都在讲这个理，这个理不难明白。难的是我们怎么放下内心固有的执著和固化的观念，改变心逐六尘、取著自心幻境的习气。

即心是佛的道理明白了，信受了，再做相应的功夫，不关注外境，只看自己，不再向外看他人不是，不再著相，习气就慢慢转了。这个过程就是宗门用功的过程，或牧牛，或离念，或转身，总是不着外境，不被自心妄念分别所骗。妄念一生，心一着境，立刻觉察，于念不住。离念境即无，住念境即生。

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么多时间来学习祖师语录，来明理？就是为了确定修行的方向，知道什么是本心，怎么见本心，怎么用本心，

怎么于言下就能相应，就得解脱。心一离相，就见性；心一不住就清净。心一回到自己这里，万境就消失了。一念不住一念觉，一念住著一念迷。

关于不住，大家也不要执迷，认为什么念都不能住，起念就要离，那样又变成一种束缚。经云：住妄想境，不加了知，于无了知，不辨真实。自心起了执迷和贪著的念头，起了烦恼和分别的念，这样的念会让心不安，会带来苦，这样的念不能住。见闻觉知，思惟动念，本无执著，这样的念，住与不住，都是解脱，所以不需要离，也不需要不住。如果起一切念都不住，都要离，那是不通达法性。

理通了，才能指导我们正确的修行。黄檗禅师用经典里力士头上宝珠这个典故，为大家指出，学道人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本心者，不离起心动念。但于起心动念上不迷，不着，不生烦恼，即是本心。非离起心动念别有本心。迷于本心，不见本心，就会住著在妄念中，造种种恶，受种种苦。

如果修行还不能断烦恼，还起疑惑，还不知道怎么转身和离念，不知道怎么修，说明还没有真正明理。真正明理就会自度，就不再寻求道理，而是言下顿悟顿修，做一分功夫，就有一分的解脱效果。一念不住，即一念解脱。一念回来，即一念成佛。

如果修行不得力，法上还有疑惑，说明你还没有明理，没有真正的见性。开悟见性并不是能讲得多么玄妙，而是会修行。真正通达佛法的人，自己知道怎么修行了，再也不会向别人那里去问法，去求一个答案。也不会被天下老和尚的舌头欺瞒，也不会被任何问题困住。因为他已经觉悟万法都是从一念不觉而起，从那一念上一转，当下就寂灭解脱。

所以不识本心，就会别求善知识，去执著法，执著修行。忏悔，回向，礼佛，诵经，精进，坐禅，修加行，修六度万行，然后依次第证取佛经里十信、十行、十住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历三大阿僧祇劫，求有相的佛，想成一个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。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唯心所现的影像，不是有为造作出来的，不是修证出来的。真正圆满的佛是本心，是本有的佛性，它不增不减，不假修证，不需要

起功用行。起功用行所成的还会坏，非是真佛。只要悟到本心，不在它上边妄增妄减，即是圆满。不妄加用功，就圆满了。而不是起无量的心去修它，去证它，期待在未来世过多少劫，成就一个圆满报身佛，那整个就错了。

如果认为在心外别有一个佛，有一个释迦牟尼佛，有一个阿弥陀佛，有一个阿閼佛，有一个大通智胜佛，有一个威音王佛，有一个药师佛，有一个观音菩萨，有一个普贤菩萨，有一个地藏王菩萨，有一个文殊菩萨。认为心外有这样的佛菩萨，想去成这样的佛菩萨，那样就算历劫勤苦修行，永不成道。因为本性上没有那样的佛。就算现出那样的佛，也是唯心所现的影像而已，刹那间在妄念中就消失了。十方世界，觅一佛菩萨，了不可得。

不如当下无心，决定知一切法本无所有，亦无所得，无依无住，无能无所。不动妄念，便证菩提。

起无量的功用行，不如当下妄心不起，即与道相应。决定知一切法本无所有。若有法，即是从心而生，从妄想生。心生则法生，心灭则法灭。诸法毕竟无所得，无依处，无住处，无能无所。既达于此，不动妄念，便是本心，即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实无所得。

认为有佛可成，有菩萨道可修，有阿罗汉果可证，有佛性可见，都不如当下无心，即默契本心。起无量的功用行，证真断妄，不知道妄本空，真本有，都不如当下无心，即证实相。

及证道时，只证本心佛。历劫功用，并是虚修。如力士得珠时，只得本额珠，不关向外求觅之力。故佛言：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。

及证得实相时，只是见到原来本有佛性，是名证道，实无道可证。所以历劫有为功用，皆是妄为，都是徒劳的修行，白白受苦。就好像力士找到宝珠时，只是找到原来本有的宝珠，跟向外所用的寻觅之力毫不相关。向外用了多少功，都是白用，也找不到宝珠。只有停下来，回心看到宝珠在自己额头，不用一点功力，即得宝珠。虽得宝珠，却是本有，不是外行。

佛陀悟道见性也是如此，只是停止了求道成佛的心便见本佛，非关向外作功夫而成道。所以佛言：我于无上菩提，实无所得。

一切众生修行亦复如是，若欲见性，若欲成道，非关有为功用，亦不是起心动念所能求得。只是妄心止息，一念相应即至佛地。再看以前所做的种种功用，都如力士向外寻求宝珠一样，全不相关。

真正通达法性无住，当处出生，当处寂灭，根本不用动任何的妄想，也不用使任何的力，一念不生，就是本佛。所以一念成佛，并不玄妙。所以禅宗即是言下见性，顿悟顿修的法门，毫无玄妙可言，法尔如是。唯有宗门言下见性，顿悟顿修，一念相应，即证菩提，才是正修行路。若离宗门言下见性，别谈成就，别有证悟成道，无有是处。

佛言：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。佛示现多劫修行，皆是有法可修，有心成佛，有菩提可得，故不得燃灯佛授记。直到佛悟得本心是佛，不假外求，本佛实无少法可得，妄心一歇，歇即成佛。原来我于佛法不需求觅，不需修造，不需起功用行，一切现成，只是不觉，妄受劳苦。原来没有一个法叫无上正等正觉，原来无上正等正觉是不求，不修，不造作，息掉一切妄想，自然默契。

恐人不信，故引五眼所见，五语所言，真实不虚，是第一义谛。

恐众生不信原来自心是佛，离一切相即佛，佛只是无法可得，佛在《金刚经》里讲到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来证明自己所说的是真实不虚。又引五语来证明所言真实不虚。五语者，即佛是真语者，是实语者，是如语者，是不诳语者，是不异语者。佛以五眼、五语来证明，其所证无上菩提，只是无法可得，让大家对此实相生起信心。

真实不虚，是第一义谛。什么是第一义谛？我于燃灯佛前，实无法可得，是名第一义。燃灯佛是本性的象征，我于本性上悟到了一法不存，一法不立，即是燃灯佛授记，即名释迦成佛。

禅宗法门，重在言下顿悟顿修，离文字，离思惟，离心意识，不要在理上过多地纠缠。把理直用出来，当下转身，便是究竟。

香严禅师诗云：拟心开口隔山河，寂寞无言也被呵。舒展无穷又无尽，卷来绝迹已成多。什么是舒展无穷又无尽？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别停留在讲或不讲，有或是空的分别上。卷来绝迹已成多呢？既然已经无心，不要再生无心想。既然已经舒展万端，毫无痕迹，不要再生绝迹想。若生此想，就是多余的。

所以文字语言是意识造作出来的，它只能使人越来越迷失，很容易把人带到虚妄境界里边。不如当下出离妄念，该干嘛干嘛去，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渠。独自往即是本法，即是修行。直接去做什么，不要想什么。像马祖让弟子们对月说禅，当百丈和西堂智藏还在那里讲的时候，南泉扭头就走了，这是当下无心，便是本法。

学道人莫疑四大为身。四大无我，我亦无主。故知此身无我亦无主。

修行之人，不要把四大当成自己。四大无我，亦无主体。故知此身无我亦无主人。永嘉大师云：放四大，莫把捉，寂灭性中随饮啄。圆觉经云：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譬彼病目，见空中花及第二月。空实无花，病者妄执。由妄执故，非唯惑此虚空自性，亦复迷彼实花生处，由此妄有轮转生死，故名无明。一切众生，妄认四大为自己，故名无明。若知四大无我，亦无主体，即证人无我。

肉身是四大地水火风假合而成的，说是假合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和合。实相中没有地水火风，更没有假合。此身不实，是因为地水火风并不实有，一切万法，唯心所现。没有一个实有的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本来是妄，非是实有，故和合所成亦非实有。所谓因缘和合，是识心妄计，是佛的方便说，非是实相。实相无生无灭，非因缘，非自然，乃是诸佛自证不生不灭之法。

缘起和合生灭之相，并不是实相。实相里一个和合的因素都没有，因素既空，和合亦是妄。故诸法非因缘和合，真实之性，非法非非法，没有因缘生，没有因缘灭。对幻而言，方便讲叫因缘和合，叫四大假合，形成一个妄我。这个我并没有一个实体，无主人，无和合者。这是人无我。

不仅身没有我，一切法亦如是，皆无有我，故名法无我。一切法即非一切法，是名一切法。诸法但有名字，实无有法，唯是一心、一如、一性而已，更无别法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讲到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十八界、五蕴，乃至三界、六道、一切的一切，都是本如来藏，唯心所现，并无实物。除了如来藏心，更无别法。心生则种种法生，生亦妄生，有非实有。真实之心不生法，因人而言说诸法从心而生。心不生法，法也不生心。心不自心，因法故心。法不自法，因心故法。

那什么时候有一切法？念头执取自心的境相上，起心分别，动念思惟的时候，法就出现了。自心取自心的时候，法就出来了。眼睛落在了书上，哦，这是书，书就出来了；眼看到了佛像，这是佛像，佛像的概念出来了；这是供桌，供桌出来了；这是香，香出来了。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没生念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就不是这些东西，只是妄心给它命名，是这些东西，实无此物。

念头没有分别唯心所现的法相时，这时就没有法与非法，没有有与无，没有色与空，没有佛与众生，没有凡与圣，没有解脱与束缚，没有开悟与不开悟，一切都不可得，不可说，不可思议。

也没有断灭与不断灭，也没有我或无我，也没有性与非性。故云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若付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

怎样才能相应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即是本心，即是本法。若心有住，则为非住。若心有住妄想分别就出来了，妄想分别出来了，法就出来了。法出来了，就覆盖了真心，被法所迷、所缚。

扫地时就是扫地，没生我在扫地或者我扫地就是用功，就是修行，就是解脱。这些念都没生，只是直用而不生用想。生起一个念头也无所谓，生起一个念头，你知道，哦，这是一个虚妄的念头，

离开这一念或者不住于这一念，本心就清净了。所以六祖云：前念着境即烦恼，后念离境即菩提。一念迷即众生，一念觉即佛。

这时候的直用，是分别一切法，不做分别想。用法相用名相都无所谓，因为你没有执著，就是一种简简单单的用，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，分别一切法而不生分别想。

佛开悟，祖师开悟，只是不再颠倒，不会否定世间法，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一切还是那么井然有序，万象森罗，不坏法相，只不过不再起执著心、不再迷惑于一切法相上。

五阴为心，五阴无我亦无主。故知此心无我亦无主。

不仅四大无我亦无主，五阴，也即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也一样，无我亦无主。圆觉经云：身心幻垢。身心皆无我，无主，是空。心意识只是从性起用，本来是空。色受想行识都不是真实的法，都是唯心所现。本性中并没有一个实有的色，也没有一个实有的受，也没有实有的想，没有实有的识。

《维摩诘经》云：色、色空为二，色即是空，非色灭空，色性自空。如是受想行识、识空为二。识即是空，非识灭空，识性自空。于其中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所以五蕴自空，非蕴灭空，蕴性自空。故二乘人修灭证空，不知蕴性自空。

色当下即是空，不是用识去灭色而得空；受当下是空，非是用识灭受而取空。想也当下即是空，非是用识去灭想而取空；行也当下即空，非是用识灭行而取空；识也当下即空，非是用识灭识而取空。五蕴本来是空，非是用心去灭五蕴而取空。

身无我，心也无我，这就是二无我：人无我，法无我。六祖大师只是悟得二无我，故说偈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以通达二无我故，得见本心，得见佛性。故云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无一物者，即是佛性。不惹尘埃者，即是得佛菩提。故通达二无我即是真我。离此二无我外，无别有真我。知道身亦无我，心亦无我，身心世界皆为幻化，即得解脱。

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和合生灭，亦复如是。

六根、六尘、六识也都是虚妄的，全都是妄心所计，本无所有。因人而有名，因名而有相、因相而有分别，故有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及一切法和合生灭。

六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六尘：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六识：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都是妄计而生，若无妄心，何有生灭、去来和合之相？根由尘对，尘由根有，识因根尘和合而生，皆无自性，当体即空，不用灭空。古人云：不恶六尘，还同正觉。何以故？六尘本如来藏一心之影像，本来是空，不用灭空而取空也。

十八界既空，一切皆空。唯有本心荡然清静。

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合成十八界。十八界本空，乃如来藏一心之影像，本来没有十八界，全都是假名。一切法亦是如此，本无所有。诸法既空，唯一精明本体，荡然清静。古人云：若有一法不空，摩诃衍不能胜出。又云：诸行无常一切空，即是如来大圆觉。《维摩诘经》云：空其室内，除去所有，及诸侍者，唯置一床，以疾而卧。除去所有者，十八界皆空。一床者，一心也。

第五讲

有识食，有智食。四大之身，饥疮为患，随顺给养，不生贪著。谓之智食。恣情取味，妄生分别，唯求适口，不生厌离，谓之识食。

智食就是于所食之物无分别，只求饱腹，不贪滋味。识食就是分别滋味，贪著滋味，不知厌足，这叫识食。

众生的身体是四大假合而成，为了活命要补充食物。或者患病时需要吃东西来补给营养，但对所吃之物不生贪著这就是智食。

吃东西时，贪心太重，这个好吃，就多吃、贪吃，只知道满足口腹之欲，不知道厌离，这就是识食。吃东西有度，不恣情取味，

知道约束自己，吃饱了就可以，这就是智食。智食增长道业和出离心，识食增长无明和生死心。

修行为什么要注意这些细节呢？因为你每生一个分别心，每贪一次食物，都增加了一次生死心、意识心有所住的习惯。那样的话，你的道力很难养成。在你临终的时候，在遇到境界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觉察的功夫，会被习气和无明带走。你会随着习气就去起心动念了，就去贪著了。你不要以为舌根、眼根、耳根、鼻根这些与意根没关系，它们关系紧密。五根对五尘的贪著直接形成意根对法尘的贪著。六根、六识和八识全都是相关联的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根和五识与意根与第七识、第八识都是俱生的。前五识一生起来，心识就起作用，一住著，生死心就产生了。

所以讲到这里，大家要注意了，不要觉得吃东西和修行没关系，关系非常大。所以我们平时吃东西真的要注意，一定不能贪吃。贪吃，说明你的道心就远远不够；贪吃，就贪生死。贪吃，就会有欲望。贪吃，就很难少欲知足。这里如果你不注意的话，不知不觉，在吃饭时，就熏修了生死与无明。

很多在家修行人，在吃饭这件事上一点都不注意，认为学习禅宗，不用在乎吃什么，恣情取味，一点节制都没有。以为这些不会障碍自己的本性，错了！这个地方就能看出你的道心，就会暴露出你的习气。不执著吃东西，只是对初学来讲，为了让他们觉得修道的门坎不高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解脱生死，要明心见性，吃饭，吃什么，怎么吃，非常重要。要知道，食物能产生淫欲，而淫欲是生死的根本。

不要认为我天天吃点葱、吃点蒜、吃点荤没关系，你刚开始修行，这些东西断不掉，没关系。你不能一下断掉，可以吃些。但是修行到了最后，这些都要戒掉的。

楞严经云：是诸众生，求三摩提，当断世间五种辛菜。是五种辛，熟食发淫，生啖增恚。如是世界，食辛之人，纵能宣说，十二部经。十方天仙，嫌其臭秽，咸皆远离。诸饿鬼等，因彼食次，舐其唇吻，常与鬼住，福德日消，长无利益。是食辛人，修三摩地，

菩萨天仙，十方善神，不来守护。大力魔王，得其方便，现作佛身，来为说法，非毁禁戒，赞淫怒痴。命终自为魔王眷属。受魔福尽，堕无间狱。阿难！修菩提者，永断五辛。是则名为，第一增进，修行渐次。

你想大彻大悟，想证得法身，吃什么，是否贪吃，这些地方都要注意。你不要说，那些祖师也有吃肉喝酒的，那是祖师的境界，你自己在其它方面不能到达祖师的境界，不要拿祖师的某个特殊的境界来为自己说事。因为你的思想意识、起心动念乃至一举一动、行为模式，都是因为这些习惯、习气而出来的。你不要认为我起了一个贪吃的念头，就不会执著身体了。什么是凡夫？就是贪嗔痴成习成癮，没办法改掉。贪吃与贪生，贪法，贪一切境是一个心。所有的贪都是通生死的。所以舌识和意识，眼识和意识，耳识和意识都是一个东西，不要认为它们是分开的。

这里黄檗禅师讲到了修行过程中很细的用功之处。古时由于物质条件、饮食条件没那么好，这个问题不那么严重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大家生活条件都很好，每天有很多机会面对各种美食的诱惑，能不能在这些美食面前保持修行者的觉知、定力和智慧，就要看大家对佛法的领悟，对自己是否真的负责了。看自己平时是不是懂得善护念，是否懂得吃什么对修行的影响。

我们的很多疾病，比如高血压、心血管疾病等，都是来自饮食，吃的太油腻，肉食摄取过多，吃的又太杂。食肉过多，还会导致昏沉，心智不清，思惟混乱，欲望过多，障碍修行。所以，吃素，减少识食的习惯，多熏修和训练智识的习惯，会帮助我们增长无分别智，增长定力，提升智慧，减少身心的欲望，于生死到来之时，能够保持如如不动。

声闻者，因声得悟，故谓之声闻。

什么叫声闻呢？因修习佛陀所说四圣谛及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之理而证悟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四种小乘果位的人。大乘意义上的声闻，是指菩萨。如涅槃经中所言有四种人能护正法，建立正法，忆念正法，能多利益怜愍世间，为世间依，安乐人天。

何等为四？有人出世，具烦恼性，是名第一；须陀洹人、斯陀含人是名第二；阿那含人是名第三；阿罗汉人是名第四。

所言声闻者，是指心向外求，有法可得，有道可修，有佛可证，不能觉悟自心，所悟狭劣，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悟道。

但不了自心，于声教上起解，或因神通，或因瑞相，言语运动，闻有菩提涅槃，三僧祇劫修成佛道，皆属声闻道，谓之声闻佛。

只要不了达自心，于声音文字教法上起种种知解，认为有佛可成，都是声闻道，非真正的菩提道。或者因为佛示现的神通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等庄严相，以此报化佛为真佛。或者听说有菩提涅槃可得，通过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得成佛道，以这些见解为修行和证悟，都属于声闻道，所成的佛为声闻佛，非是真如佛。

如果你执著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文字之法，执著佛陀所现的音声相，执著文字相，不能了达这些都是方便说，并无实法，就不能真正悟道。不识自心，于声教上起解，也就是把释迦牟尼佛讲的教法当成真的，或者对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一些见解生起了执著。或者执著神通，或者因为看到了瑞相，或者看到了佛陀的一些示现，又听说了有菩提涅槃可得，相信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修成佛，这些见解都属于声闻道。

释迦牟尼佛这尊佛，只是一个报身佛，是生灭相，不是真佛，是假佛，祖师把这样的佛叫声闻佛。

祖师很幽默，把释迦牟尼佛叫声闻佛，我们就知道，在祖师那里，是不会着有相佛的。祖师说，佛之一字，吾不喜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可是，如果你不明理，就会把释迦牟尼佛这尊圆满报身佛当成真佛，把佛陀当成是法身佛，是真佛，是究竟佛。凡是能看到的，能听闻到的，都不是真佛，也不是真法。金刚经云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故知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非坐非卧，非行非住，离一切相。

如果报化是真佛，佛陀就不会活了八十年，在双林树下入涅槃，还烧出舍利来。真佛不生不灭，没有舍利，不出生入，不来不去，

无形无相，乃金刚不坏法身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圆满报身佛，还有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阿弥陀佛等等，凡是有形有相有名字的，乃至毗卢遮那法身佛，都不是圆满究竟佛，都是我们自心的觉性如来所现的影像，法尘而已，都是妄想。所以达摩祖师说：三世诸佛皆是众生妄想。

三世诸佛都是众生的妄想，都是心意识所计的假佛，真佛超心意识，或者说，没有我们所想象的三世诸佛。

唯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。无一法可得，无一行可修，此是无上道，此是真如佛。

唯有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，才是正道，才是真佛。此心明净，犹如虚空，无一物可得，无一行可修，无一法可证。悟此本心，圆满清静，不增不减，不待修证，不动妄念，便证菩提。这才是无上道，才是真如佛。

所言此是无上道，而实际上并没有道可修；所言是真如佛，而实际上并没有一法是真如。会此者，无能会，无所会，于此无能无所，非妄非真，不生不灭之本性，无名可名，名为佛性。

顿悟自心，也没有一个能悟所悟。顿证菩提，也没有一个菩提可证。所以，顿悟之法，也只是把这种不住的智慧方便叫顿悟。

禅宗的见性成佛就是指见这个性，成这个佛，实无性可见，亦无佛可成。大家不要一看到见性成佛，就以为有一个佛性可见，有一个真如佛可成。悟得自性真佛，即名成就法身，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成就法身的主体。成就法身，非实有法身可成就。经云：实无有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法身是本有的，并不是有个人、有个心成就了法身。真如佛性没有成就与不成就，没有成佛与不成佛。圆觉经云：善男子，一切如来妙圆觉心本无菩提及与涅槃，亦无成佛及不成佛，无妄轮回及非轮回。于此实相通达觉了，而不住于觉了，假名为见性成佛。

所以如果有人说他成佛了，只要不是真正见性，那么，他所说的成佛一定是妄语，是一种我相，一定是邪见，不是真正的成佛。

没有人能真正成佛，包括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佛。真正意义上的成佛是没有人成佛，没有能成的佛和所成的佛果。本心没有佛可得，所以没有成佛与不成佛。说成佛，是方便说。有人听说即心即佛，便执有心可得，有佛可成。所以古人又说非心非佛。又说：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

真佛不待成与不成，它没有成与坏，它从来都是不动而应万动，不变而应万变。自性佛非是有为可成，只需要认识它，觉悟它，然后歇下一切的求取造作之心，假名为见性，假名为成佛。

所以大家对成佛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。真正意义上的成佛，是没有一个人去成佛，没有谁开悟见性，没有谁解脱生死。如果谁说他成佛了，他还不知道成佛的真实之义。如果谁认定他自己是开悟的，说明他没有开悟。

学道人只怕一念有，即与道隔矣。

真正的大修行人，只在一念上下功夫。到了祖师这里，所有的修行都围绕着一念不住。

这一念心，一切众生，乃至诸佛，都会起，因为是真如自性起念。但是所起的这念心是有心，还是无心？是有所得的心，还是无所得的心？是有所求的心，还是无所求的心？是正常起念，还是起了一个执念？是贪念？嗔念？痴念？慢念？还是疑心？有所住的心？如果是一念执心，一念有所得的心。这一念，就把你和道隔开。

因为习气与俱生无明，这一念心，随时都会从你的心性上生起来，所以叫真如自性起念。生起这一念心，没关系，别随着它去迷惑颠倒就好了。

如果第一念心生起而不觉，随着这一念起了住著，起了知见，起了妄想，然后无量的法相都生出来了。这时候要善于觉察自心的起作，要在这一念心上觉悟，不住在这一念上。一觉，一转，一念不住，就恢复到当体的清净。放下这一念，或者不被这一念所惑，该做什么做什么去，这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

然后正常运用六根，该干嘛干嘛，用不生用想，不要在上再安知解，不要执著于用。也不要再去找一个觉，用的当下无所住就是觉。觉是无住的，是不会停留的，不可被知解的。如果住了，生想了，动念了，就不是觉了。这样直用直行，就是修行，就是悟道，离此日用，无别处悟道。

所以学道人只怕一念有。这一念有即是心有所住，心有所思，心有所想，心有所得。有所得，即与道隔矣。

师父，什么是一念有？这一问，就是一念有。师父，怎么方便契入啊？这一问，就没法契入。师父，祖师禅和如来禅有什么区别啊？这一问，即是如来禅，即非祖师禅。师父，禅宗修行怎样才能开悟啊？这一问，就不开悟了。什么是一念有？所有这一问，这一念心有所住，即是一念有。这一念有心一生，即与道隔也。所以祖师云：拟心即错，动念即乖。所谓拟心和动念，只是生起了一念有心，生起了一念有所住的心。若心有住，则为非住。

师父，开悟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？本来没问这个问题时，此人本身就在开悟中，那个本然无疑问的状态，那个无所住的状态，就是开悟的状态。这一问，开悟就被这一问隔开了。

这一念有心一生，一念开悟的想法一起，真性就被这一念心盖覆住了。所以六祖云：人性本净，由妄念故，盖覆真如。但无妄想，性自清静。起心著净，却生净妄。妄无处所，著者是妄。所以，乃至起一念觉心、悟心，都是妄想，覆盖真如。

怎么就与道隔了？因为这一念住心，让自己在妄念中轮回，不知道诸法无自性，真用莫疑，疑即成罪。但是有一种情况，觉悟的人也会给你方便讲觉悟的状态，怎样是开悟了，怎样是见性了。但是他自己不会迷在这个知解里面。他不会认为我是觉悟的人，我见性了，我这个样子就是觉悟的状态，他不会的。他是方便给你讲，他自己没有真正迷失。

但是很多人，当有人问他什么是开悟的状态，他自己并不知道真正的开悟是什么样的，他只是以自己的妄想来想象开悟，他认为

有一个开悟的人，有一个状态叫开悟，他知解开悟的境界，这时候讲解的人与听讲的人都与道隔开了。为什么？都是一念有心出来了。以为有一个状态叫开悟，以为有法可得，有悟可得。说着说着就着在了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上，四相都出来了。所以其实真正觉悟，真正见性，真正成就的人，是不会被这一念有心所骗，也不会生出这一念有心，也不会住在这一念有心上。这样的人是很难得的，很少有的。

为什么我们经常被这一念有心所骗？因为无始以来的习气，因为未经修习和转化识心的习惯。因为我们这念心随时都会生起来，随时都会随着这念心流转，久远劫来都已经养成习惯了。你想短时间把它纠正过来，不随这念心流转，是非常难的！

就好比比如一个大桶里边装了一大桶的酒，你把它倒掉，它能没有酒味吗？你晒三天三夜它还是有酒味，你晒三个月也还会有酒味。桶越大，装的酒越多，这个酒味越重。可能晾三年，这个酒味才会没，晾五年，这个酒味才彻底没了。那我们的习气也是这样，首先要明理，真正明理是立竿见影，立刻就会修行。所谓的正修行，是顺着理而修，不是心外求法，不是有法可修、可造、可证，而是无所修，无所行，无所证。

就算你真正明理了，用正确的方法保任，还要经过多年的打磨习气，才能转变我们对唯心所现境界求取的这个习惯。

所以，这一句，一念有，即与道隔，是修行的警钟。我们一定要铭记在心，这是修行的钥匙，是修行的关键，是最难修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把握好了，就能言下顿见真如体性，言下开悟，言下成道。一念相应，一念成就；念念相应，念念成就。

念念无相，念念无为，即是佛。

如果不起这一念有心，念念都能无相，都能离相，念念不起执心，念念无为，无所求，即是佛，即与道相应。

你能居一切时，不起妄念，所生的一切心都不住，就是佛的状态。不起一念有，不是什么心都不起，而是不起执著的心，有所住的心。其它的心，随便起，起而不住，即是诸佛心。

学道人若欲得成佛，一切佛法总不用学，唯学无求无着。无求即心不生，无着即心不灭。

这里讲到修行的关键处，一切佛法总不用学，唯学无求无着。这是修行的总纲。如果你想学佛，要知道佛是本有，非是学来。你想成佛，要先认识到佛不是佛，无佛可成，是名成佛。修行只有一件事，觉悟自性是佛，佛不是佛，佛不是一个法。佛者，非法非非法。自性真佛，超越一切法。不要在自性上安法。既不要添加，也不要除去，既不是学来，也不是修成。一切功夫都用不上，一切法都不可得，不可学，不可求。但一切时中，恁么行，恁么用，恁么不住，无求无着，自性自如。

什么都不用学，唯学无求无着。无求，即心不生。无着，即心不灭。心不生，即妄想心不生。心不灭，即一切法从真如起用，不是断灭。

无求，就不会执著生一个心，心若不生，万法无咎；无着，就不会执著灭掉心，心是常住，非可断灭。虽言不生心，非是不生一切心，只是不生执著心，不生有所住心，正常用心，自然起灭。若执著心不生，真如自性则浑成无用。若执心不灭，又成凡夫，贪著取境。不灭心，只是不灭无所住的心，非是不灭烦恼心。

达摩祖师说：凡夫一向生心，名为有；声闻一向灭心，名为无。佛菩萨未曾生心，未曾灭心，名非有非无心。

不生心，不灭心，即是本心。心本如是，就不会生妄想心，也不会妄加灭心。无求就不会打妄想，无着就不会贪取境界。

心是恒常不灭的，它不间断地起用。所以无着，则心不灭。也不要执著让心寂灭。若执著灭心，则堕于声闻。若执著生心，又迷到凡夫境界。

不生不灭即是佛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对八万四千烦恼，只是教化接引门。

不生心，不灭心，就是中道，就是不即不离、不取不住，也是非法非非法。非法故，不取；非非法故，不离。不取不离，既不贪著，也不厌离，是名中道。

八万四千法门，为对众生八万四千烦恼。因为你有执著、有烦恼，才方便施設种种佛法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只是教化接引门，对初机的众生而言。若论实相，则一法不立，一法不破。也可以立一切法，破一切法。

本无一切法，离即是法，知离者是佛。但离一切烦恼，是无法可得。

真如自性本无一切法。一切法都是因人而立，因执著而有。心生则种种法生。人起了执著心，觉察到了，一转念，一离，假名为佛法，假名为修行。若论本来，妄心不生，诸法不起，是不需要起一个觉察的心，也不需要离念的。因为起了妄想心和住著心，所以才有了佛法的施設。这是对迷而言。若本不迷，本来就没有束缚，求什么解脱。本来就没有佛，还求什么成佛。所以本来没有法，因为染著，说一个离法。知道离，就知道如何解脱，如何作佛。但妄念不生，一切无染，即是真如佛。对染名离，如果不染，就不用离。

知离者是佛。法本无法，本无染净，没有迷悟，才是真佛。佛法有两层意思，一是就迷而言，是名为谛，非名为实。言谛者，是指方法。二是究竟而言，是名为实，即是真实，即是真性。真实离法，离谛，离一切相、一切言说。染著的时候要方便来离。不染的时候，烦恼性空、执著性空、住性空、我亦空、一切皆空。通达的时候不用对治。经云：不脱对治门，是为魔业。

大家容易陷入对治法门里面。一直都会对治，一直都是法，很难悟到真实之法。所以永嘉大师说：不求真，不断妄，了知二法空无相。但离一切烦恼，是无法可得。如果没有烦恼，也就没有佛法可求、可得，也没有菩提、智慧、涅槃可证。

祖师云：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须一切法。

学道人若欲得知要诀，但莫于心上着一物。

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个修行的关键，也就是于一切佛法总不用学，唯学无求无着。这里又讲到欲得知要诀，但莫于心上着一物。其实所有的要诀都是一个，就是心无所求，无所得，无所住。

本心清净，安不得一法、一知、一解、一见。乃至安个佛字，亦是空名，实无佛可得。

修行但于心上不着一法，不安一物，不用考虑此心是真心还是妄心，不用妄断于心，但不着一物，即是真心，无别有真心。

我们总觉得修行要断掉我，有个我障碍着本性，然后总想断这个我，其实你搞错了。我是断灭不了的，因为佛性是我，我是佛性。只不过很多时候，我们把我的另一面，它的虚妄心、执著心、住著心当成了真我，把这个贪取自心的妄想当作我，所以这时候佛方便讲无我。如果没有取著的时候，是不需要断我的，我是佛性，断不了。《涅槃经》里讲：唯断取著，不断我见，我见者名为佛性。

我只是真心的一个作用，非真非幻，不断不灭，唯断取著，不断我用。不要在我上安我所，不要在心上安任何一个执著的东西。当你的心上没有执著的东西，心本身也不执著，它就是一如，就不是二法了。如果把自心的境界当真了，我所一出，我立刻就出来了。这时候，我就是虚妄的法。如果你不执著我所，不取著我所，我就是真性，这时候不需要断我。

当你对我所生了贪著，这个东西是我的，那个东西是我的，妻子是我的，儿子是我的，财产是我的，身份是我的，名利是我的，思想是我的，知见是我的，徒弟是我的，寺庙是我的，这时候要看破这个我，这个我是一种执迷。并没有一个我也没有我所。

所以说，不于心上安一物，这时候我与我所都消失了，只是一个本性的作用而已。五祖大师说：我所心灭，涅槃体自现。你不执著我所的时候，就是真我。有了我所的时候，虚妄的我就产生了。自心取著境界的时候，我与我所二法就出来了。

古人云：但有住著一心、一能、一解、一见，佛都不许。本心实无少法可得，乃至菩提涅槃、诸佛智慧，亦不得安立。

言佛真法身犹若虚空，此是喻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。常人谓法身遍虚空处，虚空中含容法身。不知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也。

一般学法的人会说法身遍布虚空，就好像有一个虚空可得，然后有一个法身一样。凡夫认为虚空中含容法身，法身遍布虚空，这都是心意识知解法身。不知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。这两句是说，法身即是空无相，即是真实，即是无限，即是恒常，虚空亦复如是。是从这个角度讲法身即是虚空，虚空即是法身。

涅槃经云：言真实者即是如来，如来者即是真实，真实者即是虚空，虚空者即是真实，真实者即是佛性，佛性者即是真实。经里所言的虚空、佛性、如来，都是从真实不灭的角度讲，它们是一。

又涅槃经云：譬如虚空，无有边际，解脱亦尔，无有边际。

又云：如来有时以因缘故，引彼虚空，以喻解脱，如是解脱，即是如来。真解脱者，一切人天，无能为匹。而此虚空，实非其喻，为化众生，故以虚空非喻为喻。

所以这里所说的法身即是虚空，虚空即是法身，是指它们的特点，它们在很多方面的一致性，更多是一种比喻。

虚空即法身，是形容我们的本性犹如虚空一样。一切法都不离真性。说法身，说佛性，说虚空，说智慧，说妙用，说解脱，说真我，都犹如虚空一样，无少法可得，都是个名字而已。

为什么说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呢？虚空无相，法身亦无相。虚空无法，法身亦无法。虚空无能所，法身亦无能所。虚空无是非善恶一切对立之法，法身亦无对立生灭之法。

这是关于虚空即法身，法身即虚空的本意。

若定言有虚空，虚空不是法身。若定言有法身，法身不是虚空。

如果你认为虚空是有法，是一个定法，执著有虚空可得，有法身可得，那么，虚空不是法身，法身也不是虚空。你把虚空当成了一个相，你认为的虚空就不是法身，法身也不是虚空。它们只是你意识中的一个虚妄的概念而已。真佛法身，真正的虚空，超越一切相，超越一切概念，是无法可得。

如果你把眼见的空间当作是虚空，这个虚空不是法身，这也不是真正的虚空。真正的虚空是无相的，是超心意识的，是无法可得的意思。无法可得即是法身，是空一切法，空一切相，空一切有为，空一切有法。为什么可见的虚空不是法身？你都见到了虚空相了，你都见到了空的相了，即不是法身。空有相吗？空是无相的。若有空的相，即非空也。虚空有相吗？虚空无相。法身有相吗？法身无相。既是无相，就非有无。若执著有虚空，有法身，即非虚空，亦非法身。

大家不要于虚空、法身生解，不要生任何的相，只能方便说，不可论真实。不要于法身及虚空生任何定解。我们只是给它方便立一个虚空、法身、佛性的名字，但是对这些名字不要生解。若生解，即非法身。

但莫作虚空解，虚空即法身；莫作法身解，法身即虚空。

只要不作虚空解，不作法身解，妄心不生，虚空即是法身，法身即是虚空。法身和虚空都是一个名相而已。

即便是法身、佛性、觉性这些概念，也都是佛陀方便安立的假名，于此不能生于实解。也即是于一切法，心无所住。金刚经云：于一切法，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

虚空与法身无异相，佛与众生无异相，生死与涅槃无异相。烦恼与菩提无异相，离一切相即是佛。

无异相是什么？无异相即是无生心，不取著，无分别。不生心，即真如相、无相相、解脱相、自在相、离文字相、空相。

生死与涅槃无异相，生死涅槃，都是幻相，不真实相，虚妄相，故言无异相。都是不可得相，无所有相，空相，故言无异相。不是实有一个生死可得，实有一个涅槃可证，然后说它们是无异相，不是！是有一个生死和涅槃可得，这叫生死与涅槃无异相。佛与众生也是如此，皆是幻化相，不可得相，故言无异相。烦恼与菩提也是如此，皆不可得，是名烦恼与菩提无异相。

若能离一切分别相、知解相，即是佛。离一切相即是佛。说色与空，菩提与烦恼，生死与涅槃，于种种名相不生知解，不起法相就是佛。于一切法不生知解和住著的刹那，即是解脱，离此无别解脱。

凡夫取境，道人取心，心境双忘，乃是真法。

凡夫会取著唯心所现的境界，把一切外境当成实有的。道人虽然不取外境，但还执著有个本心，有个觉性，有个开悟，有个见性，所以他需要修道。道人执著修道、执著涅槃、执著证悟。虽然他对世间法，对种种相，对有形的物质，对享受不生执著。但是他会取心，会有法执。所以都不是真法。心境双忘，才是真法。既不著境，也不取心。能所双忘，真性即显。永嘉大师云：心是根，法是尘，两种犹如镜上痕。痕垢尽除光始现，心法双忘性即真。

这里的道人更多的指还有法执的人，我相未尽，俱生我执未除的人。

凡夫取境，道人取心，心境双忘，乃是真法。这句话是修行的座右铭。如果想与实相相应，境与心都要忘，都不能执著。连修行和开悟都不能执著。

忘境犹易，忘心至难。

很多二乘人不再取著外境了，但会取著能证的心，有个能证的我未除。前边讲的莫于心上著一物，不著一物并不是说只是不取著境界，自心也不取著，这才是莫于心上著一物。二乘人不取境，却取心，有个能证的未除，有个能成佛的主体未空掉。只是空掉了人

我，没有空掉法我。不取境，而取心是成不了道。所以忘境犹易，忘心至难。

人不敢忘心，恐落空无捞摸处，不知空本无空，唯一真法界耳。

人为什么不敢忘心呢？若忘心，一切都空了。心意识不想空掉自己，所以会自生怕怖。心意识总要有个我，没我就会生恐惧。我都没了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所以，人都不敢空其心。其心若空，就会认为自己变成了行尸走肉，以为断灭了，什么都没了，就会生起大恐怖心。其实生起恐怖心的不是无心，而正是不能面对无心，不敢忘其心。若忘其心，本性才能显发出来。

有些人坐禅时，身心没了，就生起恐怖心。这只是身心觉受上的空，不是真正的空。真正的空是智慧，是实相，是离于心意识上的空想。是空想让人起恐惧心的。真空不会。真空会让心性自在、安住、清静、解脱。

古人说：去年贫，不是贫，犹有立锥之地；今年贫，始是贫，锥也无。锥也无，就是忘心。忘心而能安住，是真安住也。

人都想有个立足的地方，有个扶手，有个依托的地方。一但无依无倚，在空中飘着，就会害怕。为什么？习惯了有个我，习惯于有所依。一旦无依，就会恐慌。道人最后是身心俱忘。经云：稽首如空无所依。古人云：努力殷勤空里步。成无依道人，是最难的，犹如悬崖撒手一样，身心一齐放舍。身也不执著，心也不执著，这时，才会得大自在。才会享受无量的自在，享受清凉，享受解脱，享受也不是实有法可享受。

没有了依止，没有了依托，凡夫心总会不安。其实他不知道这恐慌感正是因为习惯了有依托，有个我去抓什么。真没有我了，就不会恐慌。不知空本无空。生于空想，反不是空，所以才会不安。有了空想，其实这个心还是没有真正空掉，没有真正忘掉。真正忘掉心，空掉这个心时，是没有空想，没有忘心的概念。

一切皆空，本性荡然显现。若有一法不空，摩诃衍不能胜出。一法不空，真性都不能现前。

修行人就是空不掉所有的法，所以不能见本性。一旦你空诸所有，就能够看到本性。永嘉大师说：诸行无常一切空，即是如来大圆觉。大家一想到空就会害怕，就会落入断灭，不知道空本无空。空只是空掉对一切法的执著，对能所的执著。若没有执著空亦不立。

第六讲

此灵觉性，无始以来，与虚空同寿，未曾生，未曾灭，未曾有，未曾无，未曾移，未曾净，未曾喧，未曾寂，未曾少，未曾老，无方所，无内外，无数量，无形相，无色像，无音声，不可觅，不可求，不可以智慧识，不可以言语取，不可以境物会，不可以功用到。

这一段和《涅槃经》第三卷的金刚身品，以及《维摩诘经》的见阿閼佛品一样，都是在讲佛性。我们看这段不要轻易错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仅是讲理，还指导你怎么修行。

经常有人问我：“师父，有时候我觉得很清净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念头，很长时间偶尔有几个微细的念头。整个人的状态很放松，明明朗朗。但是这种状态保持的时间不久，忽然又觉得自己没有智慧，昏昏沉沉的，甚至出现幻听、幻觉，怎么才能保持那种清净的状态？”我们看，这个人的问题出在哪儿？不了解自己的本心。他不知道本心是无为法，是离一切相的，所以就会把很多的状态当作清净的状态，而把另外一些状态当成不好的状态。

我们的本性并没有一个清净相，也没有一个喧闹相。没有一个智慧相，也没有愚痴相。没有清明相，也没有昏沉相。它离一切相，无所住，未曾生，未曾灭。所以不了解本性的状态、相貌，不了解它是无相相，它是没有境界的境界，就会执著一个相，执著一个境界。如果你认识了本性，对这些状态就不会有住著，也不会有疑惑了。你就会知道，所有的境界和感受都是识心一时的作用，刹那就空掉了，不能生住著心。

此灵觉性，无始以来，与虚空同寿。本性是恒常不灭的，与虚空同寿，没有生，没有灭，不属有无。本性从来不会消失，也不会从哪里出来。所以，以生灭心去理解本性，那是背道而驰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无有是处。

未曾秽，未曾净。本性没有垢与净。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经常会趣向一边，然后回避一边。喜一边，憎一边。喜净厌秽，喜寂厌闹。本性没有垢净、寂闹。虽然它能起各种作用，但所有的作用都是空，都不可得。本性的作用是识心妄计和分别出来的，不能生执著。究竟来说，本性离于有无、善恶、垢净的分别。学人不明了这个实相，就会著在善恶、净垢、有无这样的法相上。

未曾喧，未曾寂。本性没有喧闹相，也没寂灭相，没有散乱相，也没有禅定相。你执著了寂静相、无念的相、清净的相，那些都是识心妄计出来的二法，都是无常的，不是真如本性。

六祖大师说：菩提自性，本来清净。祖师所说的清净，是离于垢净及一切二法的清净，非垢非净的净。它不是相对之法里的清净。真正的清净是离于二法，离于净与垢，离于寂与闹。真正的本性是至纯至善的，这个至纯至善，不是世间法里的纯善，不是有为法里的纯善，它是无为的，是超越善恶的。

无为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什么也不做，而是没有一个为的主体。虽为一切，而于一切无所住，无所为。真正的本性是无作的，无作不是一种死寂，不是断灭。它没有作者，没有所作的事。

未曾少，未曾老。修行人要明白一点，我们的真实寿命是无量寿，是不生不灭，是恒常不尽的。不要被生灭的年纪所骗，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小或太老。学法不论年纪大小。佛经里写到龙女八岁成佛，赵州和尚八十岁还去行脚。云岩和道吾的父亲很老的时候还要去见马祖，要在他那里落发出家。

胁尊者，八十岁才出家。由于被大家讥嫌年纪太大，他发愿，如果不能明心见性，就胁不至地，通宵不睡觉。由于他勇猛精进，三年就证得了阿罗汉果。

也有一些年纪很小就开始修行的。像石头禅师、神会大师。禅宗历史上七八岁十一二岁就出家的有很多。所以修行不要执著外相的男女老少，我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，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。

无方所，无内外。本性无方所。如果你不知道佛性无方所，就会执著去什么地方修行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会把经典里写的，过此世界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为极乐，当成真的。这样就迷了，就误解了佛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。佛性无方所，而你却以为实有一个地方叫佛国，那是真实的地方吗？不是，那是唯心所现的幻境，是妄想心所现。你以妄想心、意识心就会看到方所，就会看到大小、老少、生灭、垢净、喧寂。

还有无内外。外是根尘，内是心识。所以也不能守着一个心，以为有个本心可得。有人把守本真心当作保任真心。所谓保任，不是有一个真心可保，而是善护念，不要错用心，不要无端起一念心。不被自己的妄念所骗，不被识心所欺瞒。这才叫保任。若有真心可守，可保，即非真心。守着一个清净心，那就错了。并没有一个实的清净心可得。离相即是真心，非别有真心可得。所以，修行既不能执取外境，又不能执著自心。内外不住，即得相应。

无数量，无形相。本心没有数量，没有形相。数量是多少的意思。心非个体，也不能立一个整体，它是超数量的，过一切限量，不可计算。本心无形无相，没有色质、大小、形状。如果你看到光了，看到佛相了，看到无数的佛像显现，都不要执著。

过去有人和我讲过，他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就根尘脱落、大地平沉了。忽然之间，一切都消失了。时空消失了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际都断掉了。找不到时间了，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。忽然之间，一片光明现前，只剩一灵觉之性。他以为这个灵觉性就是自性。错了，这个所谓的灵觉性，还是识心妄计出来的，它还是量，是一种相，他着在了一个灵觉之性的相上，着在了一切都消失的境界上，误以为这是自性。他把自己体验到的一个觉当成自性。这是修行人最容易错认主人公的地方。

有的人在打坐中，或在睡眠中，或者在走路时，或在不经意间，忽然之间就看到光明，以为那就是圆觉经中的大光明藏现前，是自性的光明。错了。真正的大光明藏是无相光，是智慧光，是无光可现的。但有光现，即非自性光明。自性光明，超一切数量、形相，不可思议，不可觉受，非意所测，非智所知。

以前我认识一个比丘尼师父，她和我讲，她二六时中全在定中，行住坐卧都感觉不到有我，身心都是空的，像空气一样。当时我听她这样讲，认为这个境界很殊胜，以为那就是如来定。她说她已经几个月都是这样子，那时觉得这种境界很难得。如果你不识本心，就会认为这样境界很高，这就是见性了。身心常在定中，找不到自己，身体也没有，心也没有，反正就剩下一个空灵的觉性，这不就是见性吗？现在知道了，这不是见性。这只是身心的一种觉受而已。亲见本性是能所双泯，不会有任何觉受的。有觉受，说明我相还未破。圆觉经云：其心乃至证于如来，毕竟了知清净涅槃，皆是我相。

她感觉到没有身心，一切都空了。把这种感受上的空当成了见性。说明，她还在识心的计度中。真正的清净不会有一个能觉清净，也不会有所觉的清净。我觉得没有了我，我觉得自己二六时中常在定中，还有一个我没空掉。真正的见性，是心无所住，超越识心的计着。把这样的体验当成殊胜，是因为没有见性。

二六时中常在定中，几个月都在这种定境中。那一年以后呢，三年呢，她死了之后呢？还会有这种定吗？不会了。所以这种定的时间再长，也是无常的，是生灭的，不是常定。这种定是有出有入的。过去阿罗汉、辟支佛，甚至是外道，能够住于禅定中八万大劫，还要出来。因为那不是常定，不是自性定。

有人会问：那什么才是常定呢？但有所是，都不是常定。常定者，心无所住，超心意识。所谓佛不住涅槃，涅槃不住佛。既无能住的心，亦无所住的境界。常定者，自性定。自性定者，无乱无定，无出无入，无受无不受，不可得法。如是不可得法，乃为常定。但离一切相、离一切心意识的住著，假名常定，实无常定可得。

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诸行若常，无有是处。所以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凡有所计着，有所感受，有所体验，都不是常法，都不是自性。我们所觉受的一切，都是梦幻泡影，都是无常的，是会坏灭的。保持一个无常的境界为常，是有违法性，有违法理的。所以看到大光明也好，突然根尘脱落也好，突然大地消失了也好，找不到自己也好，神识出体了也好，心识遍游十方世界也好，这都是心意识的妄想境界，是有为法，非是实相。

还有人跟我讲过，他亲证过佛经中所写的大地六种震动，十方世界六种震动。他的感受是身心非常柔软，非常殊胜，就像在巨大的波浪中起伏，被一种巨大的柔软的东西包围着。他亲证到佛经里所写的东涌西没，南涌北没。感觉自己完全变成了一种波动，身心都非常愉悦。这些都是识心的境界，都不是见性。

还有人在禅定中亲历了西方极乐世界里所写的一切。比如，整个人沐浴在七宝池和八功德水中，发着光的水真的像沐浴时的水一样冲刷着自己，同时又感觉不到自己有一个身体，身心完全的空无掉了，完全的无我，非常地享受，非常地愉悦。他看到空中的楼阁，看到黄金铺地，看到七宝树，各色的莲花，各种光，跟阿弥陀经里写的一模一样，他们把这种体证，叫做活着往生极乐世界，把这个叫不退转。这些都是妄想境界，不可执著。

这些人把禅定里感受的境界当成殊胜的境界，亲证了诸佛所证的三昧。但是这与本性了不相关，与见性了无交涉。为什么会执著这样的境界呢？不知道本心无一点相貌，无少法可得。

他们着在了一种虚妄相上面，一种清净相上，一种殊胜相上，这些相虽然希有难得，但毕竟都是相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如果我们真正领悟了实相，把握住了本性的特点，无内外、无数量、无形相、无色像、无音声，那么在修行过程中，在禅定中，在平时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境界，就不会产生执著了。因为不了解本性，所以才会对这些幻境产生执著。

不明理，就会着在种种的境界里，很容易着楞严经里所说的五十种阴魔。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

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我们在修行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境界，就拿《金刚经》来照破它。《金刚经》是照妖镜，能照出你的修行有没有偏。

不可觅，不可求。自性非是有法，非是可住之法，于十方世界，求不可得。永嘉大师云：不离当处常湛然，觅即知君不可见。如果你还在求一个见性，求一个开悟，求一个觉，就永远见不到自性。所谓将心求悟，将心待悟，永不能悟。本来无悟法，悟法却迷人。达摩祖师说：欲见真如平等性，慎勿生心即目前。求觅之心一歇，歇即菩提。所以修行难就难在这一念驰求开悟的心无法歇下来。这念心歇不下来，即是释迦佛不得燃灯佛授记。这念心歇下来，即言下成佛。

众生四处求觅自性，转求转失。犹如力士忘失了额头上的宝珠，四处寻找。宝珠一直在头上，从来也没有丢，只是他自己忘失了。经人指示，收心反照，就会发现它一直都在，非从外得。

有人问：怎么歇？你不停地问，就永远歇不下来。不去练习坐禅、息虑忘缘，就永远歇不下来。一直在意识里转，一直执著看文字，学名相，知解佛法，不停地思惟动念，永远歇不下来。所以学法需要实修，需要练习止观，需要静下心来独处，练习坐禅、行禅。久而久之，才能歇下那念一直寻觅动摇的心。

不可以智慧识。所谓智慧，只是息心和无所住。起心即失智慧，妄心一歇，即是智慧，无别有智慧。不住是智慧，不识是智慧，不找是智慧。不求、不修、不证、不可得是智慧。若以为有智慧可得，即不得智慧。本心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识识。如何识自本心？但起一念想识得的心，即不识本心。所以，真正的智慧是直用直行，不起用想。念头一转，妄念一离，就相应了。假名为智慧，实无智慧可得。

有人执著修行要开智慧，总想用意识心获得智慧。师父：怎样开智慧？妄心一起，都不是智慧。无智亦无得，才是真正的智慧。不知最亲切。简简单单、平平常常，不愚不智，是真智慧。

所以你要起一个心，以智慧来见本性，错了也。不起心即是智慧，即见本性。起心反而不得。不可以言语取。有人说，今天我看到佛经里面一段话，恍然大悟。任何一段话都不能让你恍然大悟，你只是觉得自己有所悟，如果你的心性和习气不改，你悟的东西只是意识知解而已，没有出离烦恼的力量，犹如说食不饱。言语是动荡起灭之相，只益纷扰。从言语中出离，方得悟道。

所以道不可以言语取。不要说，今天这句话我终于有了妙解。你解得再妙，了无交涉。本性离于文字和知解，多知多解，翻成壅塞。一切文字都不能真正地触碰实相，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本性。怎样才能与本性相应？这一念心不起，向未起这一念心之前去相应。

不可以境物会。修行最怕着于境界，尤其是禅定中出现的种种觉受和境界。不管是见光，见佛，感觉身体没了，还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净，这些都是识心境界，非是实相。也不要持见相即见心的认知。于一切境不生心，心无所住，乃能默契。

情存一念悟，宁越昔时迷。只要你还有一个悟处，你觉得你开悟了，你觉得今天有了不同的感受，看到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以为一切法本自清净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这些都是知见，都是妄想，都不是见性。菩提无是处。所以修行不明理，或者说理不透彻，就会出问题，就会有疑惑，就会有纠结。修着修着就会修偏，就取境界为见性了。境从心起，境不自境。心若不起，境从何来？所以，见地出了问题，做再多功夫都没用。一念心有所住，就会与道相背，在妄念中流转。

不可以功用到。古人云：此事犹如蚊子叮铁牛，无你下嘴处。真如自性非是作法，非功用能到，但息一切造作之心，乃是修行，无别有修行。如风吹水，其纹自成；无心可用，其道自成。如果不知道本心是无为法、是无作法、是不增不减的，是离一切功用的，就会起心去造作，去用功，去修、去断、去除、去增、去减，这些都是徒劳。我们在生活中，在修行中遇到问题了，要懂得拿这些理来对照。为什么会生烦恼？为什么不能相应？因为总是想用功去达成什么，总是想用意识去操控什么。达摩祖师说：众生心生，则真

法灭；众生心灭，则真法生。众生心灭，即是功用心灭。功用心灭，即与道相应。

我们心里执著的东西太多了，迷在了自心幻境上，不知道一切都不真实，所以努力去经营、造作、求取。这种用心就成了一种习惯，贪著世间的享受，执著家亲眷属，执著身份、地位、虚荣，一切都想拥有。所以总是想得到什么，而不能息下心来，所以永远不能相应。

上面是从各个角度，从不同侧面描述自性，都是在讲自性离一切相，不可得，不可思议，不可住著。了解了自性的这些特点，再对照自己平时的认知，一念知非，本有觉性才能显现。

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，同此大涅槃性。

诸佛菩萨、一切蠢动含灵其性是一，虽然所现的相各有不同，但其本质是同一佛性，同一大涅槃心。

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

真如自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离此心性外无别佛，亦无别法。悟此心即是佛，达此心即是法。离此心外，无别有法可修可行，亦无别佛可成。

修行的见地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。如果你领悟了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，一切修行就结束了。所以禅宗没有法可修，唯有顿悟，亦不可住于悟。言下相应，即佛道成。禅宗的法就是认识佛性，宗门的成佛就是识自本心。心就是性，性就是法。离开本心，无佛可得，没有别法可修。离开当下的心性，离开见闻觉知，离开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离开日用万行，没有开悟，也没有修道。佛法的秘密在这儿和盘托出，众生心性本自圆满，只须要反观内照，不向外觅，离功用行，随处皆真。

一念离真，皆为妄想。不可以心更求于心，不可以佛更求于佛，不可以法更求于法。

一念有求的心生起，即与道隔，皆是妄想。所以古人凡见有来求法者，便说：莫妄想。心本是悟，心本是佛，心本是法。所以但有少分心念所起，有所住，皆为妄想。

心即真心，故不可以心更求于心；心即真佛，不可以佛更求于佛；心即真法，不可以法更求于法。不识本心，所以才起心别找一个心。不识本佛，所以才起心别更求佛；不识本法，所以才起心更求于法。不知息虑忘念，当体便是。

什么是本心？本心无心。什么是本法？本法无法。什么是本佛？本佛无佛。不识本心性、本佛性、本法性，就会起心更求一个心，更修一个法，更成一个佛。若识本心即不更起于心。妄心不起，即得菩提。

故学道人直下无心，默契而已。拟心即差。

学道人怎么修行？直下无心，直下息心，便是修行。非起心无心，非起心修行。不起执心，即与道相应。起心即差，即是多余，即是造作，息心便是，更无少法可是。

把一切妄想、执著、贪求的心停下来，就是最上乘的修行。把求法的心、求见性的心、求开悟的心，把所有的心都歇下来，妄心一歇，歇即菩提。一歇就和本性相应了。一念心生起来，又去向外驰逐了，又错过了。觉察到，拉回来，于念离念，回到妄想未生的时候，又默契了。一念不住，又相应了。拟心即差，差了赶紧觉察，再回来，又相应了。圆觉经云：居一切时，不起妄念。做不到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就好好牧牛，善护念，长时间做保任的功夫。居一切时，不起妄念，不是不起一切念。真如自性起念，正常起念，不需要觉，也不需要息灭。所以又云：于诸妄心亦不息灭。只要一切时中，不起妄想心，不起执著心，不起有所得心，便能默契。故云：一切时中，自性自如。所以不如，以起心故，以有所得故。

为什么会无端地起一个心呢？理不透，功夫没到，还有习气未除。所以才需要修行，才需要长养和保任，才需要时时熏修。自己没有能力约束自己，就去道场在大众中历练，做牧牛的功课。去亲近善知识，被善知识来棒喝、来提示、来叫醒。自己叫不醒自己，自己不能觉察，总犯苗稼，就找善知识来提醒你。

故学道人直下无心，默契而已，拟心即差。妄心一息，佛自现前。一念离真，皆为妄想。

以心传心，此为正见。

以心传心，是宗门正见。虽言以心传心，不可执著有心可传。心亦不可得，是名以心传心。

慎勿向外逐境。认境为心，是认贼为子。

不要向外认境为心，认意识为心。向外求有相的佛，执著清淨的境界，执著禅定的境界，执著光明的境界，执著开悟，都是认贼为子。

为有贪嗔痴，即立戒定慧。本无烦恼，焉有菩提？

因为众生起贪嗔痴念，所以方便立戒定慧法。迷时有悟，有法，有对治；悟时无迷，无法，无对治。二法对除，本性清淨。若妄想不生，即不需要佛法。本来没有烦恼，即不用菩提。

众生因为贪嗔痴造作了无量的恶业，所以佛方便讲立戒定慧法。实相中，本无贪嗔痴，亦无戒定慧。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叫戒、叫慧、叫定，都是于无所有法中方便施設，对治众生烦恼用的。

本来没有病，即不需要药。佛法犹如幻药，对治众生幻病。一旦觉悟，发现病是幻的，药也是幻的，即不再执著用药。若本无病，而执著对治，即此对治反成大病。

众生不相信自己没有病，总是疑神疑鬼，认为自己有病。医生就给他一个假药，告诉他吃了会好。告诉他没病，他不相信，就给他开个假药。病人吃了，认为自己好了。其实本来就没有病，吃了幻药，认为病好了。佛法就是这样，众生执著自己的幻病时，就以

幻法来对治。觉悟之时，才发现自己的烦恼、无明和诸苦都是假的，都是虚幻的，白白受惊吓一场。

迷惑的众生通过修行，想除掉贪嗔痴，不知贪嗔痴本来不实，非是对治所能除之。但能了悟其性空寂，不除自灭。一开始修行，修戒定慧，只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贪嗔痴性无自性。当看到贪嗔痴性空时，就不再执著修戒定慧了。如果执著对治法，执著修戒定慧，贪嗔痴的习气压制住了，但我执加重了，无明加重了。

说菩提涅槃，只是对迷而言，对烦恼而言。了达烦恼性空，于中不生住著，即是得佛菩提，实无菩提可得。

故祖师云：佛说一切法，为除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

祖师云：佛说一切法，为除众生种种虚妄之心、烦恼之心。若我本无这些虚妄心，知道烦恼了不可得，虚出虚没，即不需要学一切法。永嘉大师讲：三毒水泡虚出没。

如果你没有一切心，无一切烦恼，通达一切法不可得，一切烦恼不可得，就不需要再去修法，再除掉什么。修行只需要觉悟，觉悟就是歇掉种种对治之心。若能居一切时不起妄心，心上不安心，即本自解脱。若达性本解脱，佛法就没用了。

本源清净佛上，更不着一物。

菩提自性，本来清净。本源清净佛性上，无有少法可得。因为妄见烦恼，所以妄修诸法。若知烦恼本无，佛法亦空。

我们讲《传心法要》，学习《传心法要》，就是反反复复地熏修这一个道理：本源清净心上，无一物可立，无一法可修，无一法可得。

譬如虚空，虽以无量珍宝庄严，终不能住。佛性同虚空，虽以无量功德智慧庄严，终不能住。

本性犹如虚空一样，虽以无量的金银珠宝来庄严，也庄严不了。何以故？无住处故。虚空本来就是空无一物。虚空什么也不建立，

无法可住。所以你用多少珍宝来庄严虚空也庄严不了。本性也是这样的，用无量的功德智慧庄严，都不能住。也就是说，修一切法，用一切心、一切功德智慧，庄严此性，皆是妄为。

但迷本性，转不见耳。

如果不了解本性犹如虚空，无能住，无所住，无方所，无内外，无一点相貌，而别求于佛，别修于法，转修转迷，转转不见。

第七讲

所谓心地法门，万法皆依此心建立。遇境即有，无境即无，不可于净性上转作境解。

所有的修行法门，最后都要回归自心，觉悟自心。没有一法不是从心而有，从心而立。心是根本，若能观心，无法不通。法本不有，心生法生。著相修行，千里万里，回心自看，顿证菩提。

此心遇境即有，无境即无，不可以有无论，不可以生灭计。心若不生，境自非境。故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，皆由取境生心而有。清净本性上本无一物，本无一法，本无一境可得。故不可于此清净心上作一切境界解，乃至于此本心，亦不可执持。若作境解，皆是不了本心。

所言定慧、鉴用历历、寂寂惺惺、见闻觉知，皆是境上作解，暂为中下根人说即得。若欲亲证，皆不可作如此见解，尽是境。法有没处，没于有地。但于一切法，不作有无见，即见法也。

若谓有定可修，有慧可得，有寂寂惺惺、灵灵觉知可悟，都是于境上生心才有，皆是取境为心。定慧与觉知只是佛为中下根人的方便施設，是对治法，非是实相。切莫认法为实。如果想亲证自性，须及时转身，不着名相概念，于本心上不可有任何一知、一见、一解。但有所见、有所解，尽是取境，尽是著相。心识有住处，本性就会没于有地。但于一切法，不作有无见，即是见法。

灵灵觉知本不可得，不可以意识知，不可以言语解。说灵灵觉知，早就不是灵灵觉知了。灵灵觉知是自证圣智解脱境界，非实有如是法。很多人用灵灵觉知来形容本性，其实是被自己的心意识骗了。认为实有一个觉可得，实有灵灵觉知可证。皆是鬼窟里做活计。本性没有灵灵觉知，没有觉与不觉。所言灵觉之性，是自证圣智境界的一种形容，不可作定法解。

什么是法有没处？心有住著，即法有没处；心起知解，即没于有地。意识生解处，就是心识投胎处，就是五蕴生处，就是生死轮回处。

我们为什么会随业流转？是因为心有所住，没于有法之中。为什么会有生死？就是因为一念不觉，念上生念，被念所缚造世界，造六道，迷在其中。于无所有法中妄生见解，所以枉受轮回。

九月一日，师谓休曰：自达摩大师到中国，唯说一心，唯传一法。以佛传佛，不说余佛；以法传法，不说余法。法即不可说之法，佛即不可取之佛，乃是本源清净心也。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般若为慧，此慧即无相本心也。

九月一日这天，恩师（黄檗禅师）对我（裴休）说：自从达摩大师来中国传法，唯说一心，唯传一心。除此之外，无别法可说可传。虽言传心法，其实是无心可得，无法可传。不于心上生一切解，是名传心。无一法可传，是名传法。释迦牟尼佛传法偈云：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今付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

黄檗禅师传心法要，一直在强调以心传心这个主题。佛佛只是传心，祖祖亦只是传心。心本自有，非从外得。但不取境，即自悟心。所以诸佛祖师种种说法，方便引导，只是将本心佛指示给大众，令大众见自心佛，用自心佛，做自心佛。

诸佛说法，无非引导我们见自本性。祖师传法，唯传本心，唯传本佛，唯传本法。心法无法，非是有法可得，是名心法。佛是无佛，非有佛可得，是名为佛。说佛说法，都是指众生本有清净心。唯此一心是真实法，余二皆幻。识此无相真心，即是般若。

凡夫不趣道，唯恣六情，乃行六道。学道人一念计生死，即落魔道；一念起诸见，即落外道；见有生，趣其灭，即落声闻道；不见有生，唯见有灭，即落缘觉道。

凡夫不解实相，不想修道，唯知放逸身心，贪著根尘境界，被识心所迷，故堕六道，受种种苦。六道者，六识贪著自心境界，非是实有。心无所住，六道即散；心有所住，六道即成。

趣是趣向的意思。凡夫不懂得要修行，要觉悟，也不以为自己活着很苦。即便苦，也不觉得苦，还以世间种种享受为乐。真正苦的时候，不知如何出离，只有枉受其苦。他以为一切都是真实的，以为自己是真实的，以为活着是真实的，以为享受是真实的。所以他不知道要修道，不知道觉悟实相，不知道出离生死。

唯恣六情。恣是放逸、贪著的意思。凡夫只知道贪著五欲六尘，迷在根尘幻境中，不知出离。六情就是六识。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着于色声香味触法，便生六识。只知道放逸六根，贪著六尘境界，这叫唯恣六情。根对尘的贪著叫情。

乃行六道。六根对六尘的贪著，产生一个虚妄的识心。识心造虚幻的世界，于中生出种种执著、爱憎、取舍，便有六道。

学道人只要一念计有生死可得，便落魔道，被生死魔所缚。所以即便是一个修行人，一个道人，如果没有悟到诸法空相，但有一法不空，即落魔道。一念心有所住，乃至住于涅槃，迷于解脱，见有生死可除，有涅槃可证，都是着魔。或者如凡夫一样，贪生怕死，贪著世间五欲六尘，一念贪生，便落魔道。

所以六道就是自心取自心所受的果报。当你正贪的时候，那就是畜生道，饿鬼道。当你正嗔的时候，那就是修罗道，地狱道。当你一念计著生死的时候那就是魔道。

一念起诸见，即落外道。自性非是作法，非是有为法，无见无不见。若起一知解，着一知见，认一法为恒常，即落外道。

只要无端地生起一个认为是对的东西，就是见。一念起诸见，即落外道。为什么经典里边讲，居一切时，不起妄念。就是不起知

见，不起定见。一念起了见解，无论是佛见，还是众生见，是生死见，还是涅槃见，是烦恼见，还是清净见，只要是起一个见解，以为实有，就落外道。维摩诘经云：外道者乐诸见。

所以文殊才起佛见，被贬至二铁围山。才起法见，被贬至二铁围山。才起解脱见，被贬至二铁围山。才起众生见，被贬至二铁围山。所谓的二铁围山，就是知见山，就是知解稠林，困缚于心。所以一念起诸见，即落外道。大家都是这个样子，总是无端起知见，著相求菩提。不知清净本性上不容一知一见，一思一解。

见有生，趣其灭，即落声闻道。认为有生可得，厌离生法，趣向寂灭，着于寂静。讨厌生，喜欢寂灭。认为实有生死，着于出生死，不想来世受生，厌恶世间。不知生死是自心分别的幻法，实无生死可出，亦无寂灭可得。

不知道当下的生灭就是无生，就是寂灭，离此生灭，别求寂灭，无有是处。声闻人不达实相，所以厌喧趋寂，趋静避闹，求证有余涅槃，证寂灭定。

不见有生，唯见有灭，即落缘觉道。只见法灭，不见法生，守住一个寂灭，不再来世间受生，也不行菩萨道，唯住寂静，即落缘觉道。缘觉道就是辟支佛道。辟支佛与声闻一样，都是自了，趋于寂灭。不会起用，不会讲法，没有智慧。

法本不生，今亦无灭，不起二见，不厌不忻，一切诸法，唯是一心，然后乃为佛乘也。

觉悟诸法无生相，无灭相，不起生灭有无二见，于一切法，既不厌离，又不欣喜，不即不离，不贪不避，无能无所，唯是一心，不断不灭，乃为佛乘。佛乘者，诸法实相之异名。

凡夫皆逐境生心，心遂忻厌。若欲无境，当忘其心。心忘即境空，境空即心灭。若不忘心，而但除境，境不可除，只益纷扰。

凡夫不知万境唯心，皆是幻影，所以追逐六尘境界，然后起心分别，贪著爱憎，生起是非得失之心，受种种苦。

若欲无境，当忘其心。如果不想被境界所困扰，想改变命运，当空其心。想要离境，当忘其心。心忘境即空，境空心即灭。

其心不忘，只欲改境，境不可改，只益纷扰。所以想让境界无，先要空心。心空境即无，心无境即灭。心生境即生，心起境即起。不生心境界就没了。生心动念境就出来了。对一切事，临一切境，只要心里不起执著，山是山，水是水。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。这时就是心境一如的状态。没境可得，无心可执就入道了。

只是想离境，想逃境，不知心空境自空。改境以安心，如舍本逐末，境会一直跟随着你。因为境从心起。心若不空，境永远在，换地方也没用。

如果只想找一个清静地方，不悟自心本来清静，清静的地方会变，是无常的。不如空心。若能空心，一切境清静。如果执著境的清静，境变了，心就会随着变。你不可能永远住在一个地方，也不可能永远守着一个境界。但是你可以空掉执心，空掉对境界贪著的心。这时，无论遇到任何境遇，都会随遇而安。

故万法唯心，心亦不可得，复何求哉？

所以，万法只是心，悟得自心，则万事毕，一切法不复贪求。因为一切法皆从心起。既通达于此，既不执境，亦不执心，还有什么可求可想，可欲达成的呢？一切现成，一切只是这样，一切如梦如幻，一切本自如如，一切了不可得。若知境空，心亦不可得，一切有求的心都会休息下来。

其实我们每天的起心动念，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心与它自己的游戏，都是心自己在做梦，没有一件事是真实的。当你了解了这个实相之后，就不会再对任何人、任何事起执著心，起攀缘心，生抓取心了。

故学般若人，不见有一法可得，绝意三乘，唯一真实，不可证得。

所以真正学禅的人，学般若的人，行般若的人，想见性的人，看不到有一法可得，有一行可行，有一境可住。所谓绝意三乘，就

是对佛所说的三乘法不再执著。知道实相中并没有什么大乘，菩萨乘，声闻乘。知道三乘教法，都是指月的手指，是佛的方便说，非是实相。实相中没有乘，亦无乘者。唯此一心，此心亦不可得。

谓我能证能得，皆增上慢人。法华会上拂衣而去者，皆斯徒也。

认为我能证菩提，能得无上道，这些都是增上慢人。认为我开悟了，我见性了，我证得了实相，都是我相未除。圆觉经所说的四相未破，即能所未除。

法华会上有五千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听到佛讲实相之后，都离席而去。这些离去的人，他们自认为已经成就了阿罗汉果，已经圆满成就了，而其实他们只是证得有余涅槃，得少分解脱，没有究竟解脱。这些人之所以离开，都是自谓能证能得，有法可得，有果可证。

故佛言：我于菩提实无所得，默契而已。

而佛陀之所以能成佛，就是觉悟到并没有佛可成，没有菩提可证。没有能成的主体，也没有所成的道。所以燃灯佛为佛授记，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者，只是脱去了有所得的枷锁，悟到了没有任何法是实有的，无能无所，默契了本性，是名释迦成佛。

佛只是一个假名，是心的一种觉悟的状态。此状态没有能所，不可住，不可得。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叫佛，也没有一个法叫阿耨菩提。没有一个法叫菩萨，没有一个法叫罗汉，没有一个法叫天人、叫六道、叫畜生、叫恶鬼、叫人。一切法，但有名字，并无实义。没有任何法是真实的。这就是无上菩提，实无菩提可得。

第八讲

凡人临欲终时，但观五蕴皆空，四大无我，真心无相，不去不来。生时性亦不来，死时性亦不去，湛然圆寂，心境一如。但能如

是直下顿了，不为三世所拘系，便是出世人也。

这段是讲在我们临终舍报的时候应如何应对。其实要想在临终时应对自由，正念现前，解脱自在，就要在平时做好准备。

临命终的时候，不要再执著自己的身体和意识，不管心中生起任何念头，都不要相信，告诉自己：那是假的。也不管神识看到任何相，也要告诉自己：那是假的。

如果有病苦现前，观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我，色受想行识无实性，身体不是自己，意识不是自己，思想不是自己，念头不是自己。这时，看待病苦只是病苦，不要在病苦上加任何负面的概念，比如担心堕落，或忧虑不能解脱。也不要起任何的疑惑，打任何的妄想。不要想这一世我这么认真修行，怎么还会有病苦？有没有病苦不代表修行的好坏。可能大修行人，临终也会示现病苦。我们的身体生老病死，是一种正常现象。示现病苦，就像饿了、疲惫了、累了、困了一样，是很自然的。像天气晴阴不定，忽雨忽风一样，它是无常的，必将坏灭的。心里起了妄想，有了恐怖，有了疑惑，要观五蕴皆空，观色受想行识非我。

起了一念恐怖的心、疑惑的心，要观这念心是无我的，是空的，不可得的。并没有一个我在恐怖，只是一念妄想而已，这样身心自然就安静下来。可能还会有一些不适，但也只是痛苦而已，除此之外没有颠倒，也没有妄想。正念现前即能安住实相。真心无相。了达真心是无我相，离一切相的。自性无能无所，离于一切思惟对待。

不去不来。我们的真实面目，真正的自己是没有来处，也没有去处的。所以在临命终时，不要动任何去哪里的念。不要求生西方，也不须求佛加持，不要妄想去一个清静的地方，这些妄想都不要打。

生时性亦不来。我们生到这个世界时，只是在妄想中有个我出生了，是心识随着无明而来，本性并没有来处。从意识心来看，好像我们随着父母来投胎，生到这个世界上。其实这只是意识的错觉，本性并没有来。来是一种幻化相，虚妄相和颠倒相。

死时性亦不去。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时，人要走了，也只是妄想中有个我离世了，这也是虚妄相、颠倒相。本性是没有离去的。虚空自性，无任何相貌，无任何所执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面目，才是真正的我。此真我即如来性，即是一真法界，不生不灭。

此性无始以来湛然圆寂，心境一如，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，非法非非法。当我们用实相来面对临终，面对死亡，就不会有恐怖了。也不会认为这个世界这么好，我不想走。知道世界只是心识的投影，如水中月，空中花。我们的真心本来就没有来去，没有生灭。心境一如，恒常不变，就像虚空一样，一直都是这样。

有了这样的智慧和对实相的观照，我们就能安住本心，安住本性，如如不动。对生灭去来之相，对心识生起的种种妄念不再受其影响。于理于事都没有疑惑。如果有病苦现前，就默默地忍受，告诉自己病苦是无常的，不是真的。它缘起缘灭，终会结束。如果有余业未除，病苦再重，也不要因此而心生颠倒，求这求那，妄想连篇。只是受着它，不要对病苦做任何评判。

千万不要起一念疑心或有所去的心。起了疑惑，就是法理不通，法理不通，就会妄上生妄，就会随着无明和妄念而流转，心识就有了去处。

但能如是直下顿了。只要能在临终的时候，不忘失实相，不起妄念，不生来去之想，就能直下与本性相应，即能证无生法忍，入大涅槃，不生不灭。只要不起疑惑心，没有纠结，心无所住，就算身体不适，甚至有妄念产生，只要不被它惑，就没关系。只要心里没有放不下的人或事，没有恐怖，心无趋向，直下便证法身。没有生相，也没有灭相。

不为三世所拘系。若临命终时，妄念不生，不被念惑，就不会被业力和无明所拘，不会于幻妄中流转。便证不思议法身，不再以业力身投胎，可以随意示现，超脱三世因果，便是出世人也。

这是临终时候的一个要节。面对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更要看破生命的幻相，看破一切的虚妄，不再对任何事情起执著心。

为什么祖师要强调临终要节呢？因为这是我们生命最后时期，一个比其它时候更容易悟道和成就法身的时刻。我们一定要对实相之理非常透彻，再加上平时用功，把它变成一种智慧和用心的习惯，也即无心可用，无方所可趋向。在我们舍掉一期生命的时候，一定不能对世间的一切，包括自己的生命再生贪恋之心，不能有放不下的人和事。理再透彻，如果内心还有执著和抓取，也会随业受报。

一期生命结束的时候，如果这时候把握不好，很容易随着一念妄想继续受业报身，去在幻境生死中轮回。临命终时，是你一生修行功夫的总结和考验。平时如果有功夫，临终的时候就不会紧张。平时奔那一坐，自然心无挂碍，清醒自在，无丝毫疑惑，临命终时也会那样。平时法理上非常明白，心无趣向，少欲知足，念念不愚，没有妄想，临终的时候是一样的。虽然身体可能有点不舒服，但不会影响心智，心智是清醒的。

如果平时业已消尽，不再造新业，临终就不会有大的病苦现前。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临终时有多么痛苦，什么如龟脱壳，如蛇褪皮，那都是对业障重的凡夫来讲的。你一生没有修行过，没有觉悟诸法实相，临终会很痛苦，心识会颠倒，会很恐惧。

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精力用在平时收摄身心上，不要总是担心临命终时不能解脱。如果你担心，就多担心眼前是不是心存正念，每天是不是好好修行了。考虑当下是不是还在贪著幻境，还有执著世间五欲六尘。没有任何人可以既贪著世乐，又能临终自在解脱的。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想临终解脱，活着的时候就要放下种种的执著。

现在放不下，想着临终时放下，那会很难，是打妄想。所以我们一定在临命终前，看破一切，放下一切，临终时就好应对，功夫

也提得起来。不然，那时神智稍不清醒，再加上习气未除，功夫又不到家，肯定会随着自己的妄想和执著去轮回。所以大家一定在清醒的时候就开始息虑忘缘，观察实相，心不颠倒。从现在开始，就要远离对六尘境界的贪著。这些才是你最需要考虑的。

其实若论实相，是没有临终这一刻的。临终只是众生心中的一个妄想。住于生灭的知见，才有“临终”的概念。妄想不生，心无执念，临终即非临终，只是那么个幻梦结束的时刻而已。对于大修行人，或觉悟的人，临终就像闭目休息，走累了，停下脚步，坐下来休息一下，没有任何需要担心和恐惧的。当下这一刻心能够无所住，临终时就能心无所住。心无所住，即得解脱。

如果你平时知道收摄身心，能够居一切时，不起妄念。就算起了妄念，也不会被它骗。有了这样的定力和智慧，老的时候，病的时候，临终的时候，心就不会被妄念骗。平时养成了功夫，任何时候都是一样，心境一如，随处解脱。

平时养成了不生妄念的习惯，就没有什么临终。方便讲临终那一刻来了，人走了，就和你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和你散步的时候，和你无心地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和你二十年前在屋子里闲坐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区别。所以只要你平时有了功夫，有正知见，习气转了，法执也没有了，一切妄求之心都歇掉了。随着你一生的修行，业尽情空，临命终时自然不会有任何问题。

该消的业也消没了。就算还有一些余业没有消尽，只要见地透彻，加上临终时正念现前，一样能解脱。永嘉大师说：在欲行禅知见力，火中生莲终不坏。因为你的见地清晰，脚跟站得很稳，所以就算有业障现前，只会受一些病苦，不会影响你的解脱。

切不得有分毫趣向。

这里是关键。临终时不要动妄念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也不要疑惑，不要起任何心。起念可以，但不要信念头，不要把念头当真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起去哪里的念，不要想我到哪里去投胎，能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？不要起这些去哪里的念。

学禅宗的人和学净土的人以及学其它法门的人不一样就在这里。禅宗行人不求往生，也不求任何生处，而是言下证法身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动妄念，便入大涅槃。大涅槃者，即不生不灭也，跟临终没关系。活着的时候，早就证得了大涅槃。

禅宗是让你在平时生活中就有这样的功夫和智慧，不会起死去了哪里的念。临终根本不是问题，动念也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会不会起执念，不会被妄念所骗。

黄檗禅师为什么不强调平时多用功，而要在这里强调临终时的应对呢？因为大多数人平时很难放下生死，很难看破世间如幻，用功时很难与实相相应。临命终时，一期生命快结束了，对于有些人，可能在这个特殊时期，忽然就明白了，对世间的一切忽然就全放下了。这个时候，告诉他这个要节，对他临终的解脱和证悟会有一定的帮助。毕竟，言下见性，随时能默契大涅槃的人不多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生死的当下就证涅槃，一切时，一切处都不离本性，不违实相，大彻大悟的人不多。有许多修行人，不能在平时生活中证不生不灭，他没有这种功夫。黄檗禅师求其次，为这些学人开示临终的时候怎么证法身。

关于证法身，获无生法忍，大家要明白一点，解脱和见性是靠平时的修行，不是靠你思考、分析、想象出来的。所有跟解脱相应的见地和智慧，都是平时训练出来的。临终心无颠倒，没有趣向，需要平时反复练习，不是在这里想象和知解出来的。

对于特殊的人群，平时没有做够功夫的人，没办法了，祖师大慈大悲，才说出一个临终的解脱要节。所以大家把心思还是用在平时的积累上，不要把全部用心都寄托于最后的这个时机。

五祖大师在《最上乘论》里面也讲过，如果平时没有达到不染六尘，就把握临终这一刻。临终时心用对了，我所心灭，也可以证无生法忍。因为凡夫在临终这一刻容易放下一切。这是对不同根机的人所设的方便法。

有的人问：师父，如果临终这一刻也没有把握，又去投胎了怎么办？我们看，我们的习气就是这样，宁可一直在想象一个结果，想象一种可怕的境遇，宁可不停地打妄想，也不愿意从当下这一刻起就训练自己休息身心。他总想找一个答案，找一个保证。没有人能给你任何答案和保证，只有自己勤加练习，只有自己舍掉世乐，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坐禅、息虑忘缘上，你的身心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。练习永远是从当下开始的，日积月累，才能保证临终时不颠倒，不随业流转。

只要你接触了禅宗，学习了禅宗祖师的见地，也做过相应的训练，就算你的功夫做的不够，不绵密，退一万步讲，这一生所积累的功夫没能让你在临终时获大解脱，也会保存在你的神识中，会带到下一世。无论你是回归到法性，证得了不生不灭，还是示现受生，随业流转，你的业识和如来藏里都保存了禅宗修行的力量。你在未来世还会接触禅宗，起步就会和别人不一样。这是我们退一万步讲。因为根机不行，无法言下顿证菩提，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。无论你修得怎样，是当下见性，证得法身，还是将来受报，继续修行，这一世做的功夫都不会白费。

就算你这一生见不了性，难道就不修行，不努力，不积累了吗？不是，你还是要修，要做功夫，要转习气的。

当你真正觉悟你就知道，无论怎么示现，是诸佛再来，还是业报身再来，都是大圆镜智里的影像，没有一法是真实的。你越是觉悟实相，对一切越不生执著，就越容易解脱。

我们既然遇到了最上乘法，遇到了禅宗，遇到了佛陀的正法眼藏，不要求其次，要言下见性！从当下就养功夫，善护念，收摄六根。不要把解脱拖延到临命终时，那样是很不安全的。不要等到明天或者未来修行，到未来去解脱。因为生命无常，你不知道明天和临终谁先到，你不知道死亡上半夜来，还是下半夜来。等你老的时候，现病苦的时候，再去修行，根本就没有精力了。

我们都有过病苦的经历。当你得病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办法修行，你的心神是混乱的，是不清醒的。所以一定要在平时清醒的时

候多用功。等到老了，病苦现前的时候，根本听不懂佛法，也没有办法打坐，也没办法思惟甚深的佛理。你只能在床上躺着呻吟，受着四大耗散的痛苦。功夫差的，只能在那里翻来覆去打妄想，在那里疑神疑鬼，临终的时候堕落三恶道怎么办？我业力怎么那么重，为什么修了一辈子还这么苦？开始打妄想，开始吓唬自己，这就是理不透彻，功夫没到家，就会这样。

这里边讲到，切不得有分毫趣向。对于学净土法门的人，这里说得很明白。不得有分毫趣向。如果还想往生到哪里，在临终的时候，心神还不能止息，还没了解实相，不管你的神识去了哪里，都是有我，都是无明，都没有见性。

禅宗的见地在此刻就显得非常的重要。不能有分毫的趣向。在理上，不要相信有任何方所可去，不要相信有能去的主体，有所去的地方。不要动任何妄念。一起心，业力就随着你的心识流转。一念心生，五蕴俱生。你以为你投胎需要很久吗？一念心生，五蕴就有了，就投胎了。所以说，众生投胎也好，现身也好，都是不可以思议的，一念不觉，业报身就现前了，就入了父精母血。生命的出现不是你意识心可以测度的。你一动念，就已经流转了，已经投胎了，还想着怎么不投胎？没你思虑的机会，是随着你生时的业力和无明流转的。

所以临终就是考验你平时的整体修行，考验你的见地，你的功夫。切记！心识不得有分毫趣向。这里强调了分毫和趣向。有丝毫的趣向都不行。怎么办？只能法理透彻，见地到位，功夫到家，平时不停地熏修实相之理，转所依识，习气断尽，自然无惑。

若见善相诸佛来迎及种种现前，亦无心随去。

古人云：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。临终时，一个人一生所造善恶业都会现前，神识中会有各种善恶之相显现。就算见到殊胜的善相，有佛来迎请，或者有光明出现，都不要生喜心，不要贪这些相。若生贪心，业识即随之而去，可能正是投胎受报处。

见境不生心，是需要平时功夫的积累和练习。我一直强调功夫要平时做好，不要临渴而掘井，要未雨而绸缪。只是知道这个理，平时不懂得于相无相，于念无念，心无所住，当境界真的现前时，就会把持不住自己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临命终时，可能心识中现出光明，现阿弥陀佛，现十方佛，诸佛菩萨全都来迎请你，这时心不要为之所动。看到莲花，空中楼阁，看到奇妙的景象，看到七宝池，八功德水，都不要生贪心。虽然看上去是莲花，以为那是净土，但那只是相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

《血脉论》云：若夜梦见楼阁、宫殿、象马之属，及树木、丛林、池亭如是等相，不得起一念乐著，尽是托生之处，切须在意。临终之时，不得取相，即得除障。疑心瞥起，即被魔摄。法身本来清净无受，只缘迷故，不觉不知，因兹故妄受报，所以有乐著，不得自在。就算有再殊胜的国土、光明、景象现前，都是自心妄想境界，不是真正的住处，尽是投生之处。

所以祖师们于此处都会反复嘱咐行人，若见善相诸佛来迎及种种现前，亦无心随去。这个无心随去，首先考你的见地，其次看你平时的功夫。比如见地上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是法身，是不生灭性，你以为有个我，临终时看到好的相就会心动，看到恶的相就会生怖畏心。如果功夫不到，就算你理上完全明白，知道本性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心还是会动。

比如平时在打坐中，在放松的时候，忽然就会看到很多相。这时就考你有没有定力，着不着这些相。平时有人赞叹你，顺境现前的时候，有所得的时候，看你的心动不动。这些都是平时养成的功夫。临终时，自然就会发挥作用。

若见恶相种种现前，亦无心怖畏。

如果临终时看到种种恶相现前，亦无怖畏之心。《楞严经》里讲，若一生造诸恶业，六根平时不知道保护，贪染六尘，临终时就会受六交报。见闻觉知就会经历很多恐怖的景象。恐怖相现前，如果你没有功夫，不知道那是唯心所现，心被境界所摄，便受无穷苦。随着所受的恐怖，业识就投胎受生去了。

如果平时业障未除，见地又不清楚，功夫又不够，临终时一生的恶业现前，业识中就会出现恐怖的觉受，心识的颠倒，非常地痛苦。那时候，再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如果平时懂得不染万境，临终的时候自然能够不被境界所骗，心无怖畏，境界自然就会消失。一切境都是心识的折射。心识不妄起，不妄动，境界刹那间就消失了。若心有所住，念上生念，境界就现前。六道三途刹那间就出现了。

所以如果平时忽然听到一声雷响或其它的声音，看看自己是不是被吓了一跳，是不是非常恐惧？如果平时不懂得收摄心识，很容易被境界吓到。比如人在禅堂里打坐，人虽然坐在那儿没动，旁边来人了，有了动静，眼睛就睁开了，心就跟着人过去了。这就是没有定力。谁一说话，耳朵就凑过去了，去捕捉各种信息。这都是没有功夫。平时心就散，总是随境界跑，临终就没有保证。

为什么建议大家偶尔睁着眼打坐，就是为了见境不生心。为什么要参加禅七？参加禅七的时候，各种层次的人都有，禅堂里会出现各种声音。为什么我不严格制止？因为这些境界可以考验大家的定力。我讲经的时候，谁说话，谁手机响，我也不管。有的人听到这些声音，看到有人进进出出，就会生心，起烦恼。这时候，就要练自己，不要生心。

在大马路上散步，看到不远处出了车祸，或者有人发生了争执，吵了起来，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好奇心？心是不是一下子就跟着过去了。生活中发生这些事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练自己的心。跟同修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谁说了什么，讲了什么故事，说了什么闲言碎语，看自己的耳根是不是又生起了好奇心，又去参与其中，甚至妄加评判。

这些情景发生的时候，都是练功夫的时候。所以牧牛，善护念，善护六根，一定是时时练习的。现代人心很散，所以要多坐禅。坐禅不是为了入定，而是为了心静下来，看破幻相，了解实相。不要取境，不生心，这个是要练习的。不是明理了就完了。只是明理，不练习，遇境就会生心，生心就会受报。

练、练、练！一次次地练！别人骂你了，别人说你不好了，都不要生心。练好了，任何时候都是自在解脱的。不仅是临终时见善相无心趣向，见恶相也无心怖畏。任何时候都可以这样。

但自忘心，同于法界，便得自在，此即是要节也。

只要没有我执的心，于一切境界不生执著，不执著有个自己，当下就与实相相应，就能自在解脱。所谓同于法界，就是与法界不生不灭性默契。这是临终时要谨记的要节。

临终时，心不会再生起有个我临终，也不会生起有个我去哪儿，不生任何心，就是忘心。但能不生一切心，便默契于实相。

平时功夫做到家了，二六时中，所有的状态都是无心，没有任何疑惑和执著，临终时不管出现任何境界，都是一种常态，自然就不会起心动念。

临终的时候，神识只要不迷惑颠倒，自然寂灭，唯剩本觉性，归于法界。方便说本性归于法界，其实只是心不颠倒，无执取，无生心而已，并没有一个法界性可归。临终只要没有执念，没有任何挂碍和疑惑，就能证道。

平时行住坐卧，不管做不做事，做什么，都要多加练习一念不生，多练习不思善不思恶。不管是喝水，走路，吃饭，拿放东西的时候，都是心无所住，于三界不现身意，这样久久练习，自然随时随处默契于法界，临终也是这样。

带着觉知做事，一心一意地活好每一个当下，穿衣就认真地穿衣，喝茶就喝茶，吃饭就吃饭，走路就走路，不要打妄想，不要一边做着这件事，一边想着别的事，心识到处跑。不要去随意地起疑问的心，起了要自己觉察，转掉它，莫头上安头，知上立知。只要这个功夫养成了，自然忘心，同于法界。

黄檗禅师关于临终怎么应对，怎么解脱这段开示，对很多人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一个解脱的特殊契机。也可以说是临终解脱的一个诀窍，在特殊时候证悟的一个要诀。

当然，这是求其次而言。是对言下见性没有信心的人说的。如果见地透彻，功夫做到位，不会把解脱放到临终，而是时时都在解脱中。想在临终时用功，都是妄想。祖师是慈悲，讲了一个临终要节，这是大家要注意的。

第九讲

十月八日，师谓休曰：言化城者，二乘及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皆是权立接引之教，并为化城。

十月八号，恩师（黄檗禅师）对我（裴休）说：《法华经》中所言的化城，是指包括二乘所证的解脱，以及十地、等觉、妙觉菩萨所行的境界，这些都是佛陀的权巧方便，非是实相，皆属化城。这里祖师明确指出，化城不仅仅是指方所，包括有法可得，有佛可成，有任何境界可住，都是化城，是世尊的方便教法。

《传心法要》是黄檗禅师为裴休开示的修行法要。裴休将恩师接到自己的住处供养，黄檗禅师每天随宜为他开示修行心要。他每天记一些，涉及修行的方方面面，日积月累，就形成了这部禅宗修行心要。这里记载了日期，说明这些心要不是一次性开示的，而是多次在不同的时期讲的。

佛在《法华经》讲过一个譬喻，一个商主带着很多人去一个宝所寻宝。宝所很远，大家走累了，商人看到大家疲惫不堪，不愿意走了，就变化出一座化城，供大家在那里休息。

休息完以后，大家有了精力，商主再告诉所有的人宝所就在前面，离这里不远。大家还要继续上路。这时大家有了力量，就继续前行，最后到达了宝所。

这是一个故事，它比喻修行人因中途疲惫，佛陀会方便施設化城，讲一些方便法，令大众不会觉得修行很难。等时节因缘成熟，众生根机深厚了，有了智慧，再为大众开示实相之法。《楞伽经》云：我今亦复

然，先说相似法，后乃为其演，自证实际法。先说相似法，即是这里所指的化城。自证实际法，就是实相，真正的宝所。

因为众生迷于自心所现的境界久矣，无明的习气深厚难除，所以修行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条漫长的道路，需要有强大的毅力和深远的智慧才能走完这条路。很多人在修行的中途，就会退失道心，认为修行太难，转变认知，觉悟实相的障碍太多，所以就不愿意修了。佛陀为这些人方便讲一些容易成就的法，比如声闻的四种果位，比如菩萨的六度境界等，这些都容易修行，容易证得。这样，很多人就不会退失道心，会继续前行。时节因缘成熟，佛陀会告诉这些人，我先前所说的法，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的化城，并不究竟。

佛为了增加大众修行的信心，利用譬喻、故事、种种言辞，方便施設化城。种种所说，皆是悦可大众，令大众对修行起增上心。比如说净土法门，西方净土就是化城，非是实相，并不是真正的宝所。那是佛为根机差的众生施設的一个暂时休息的地方，并不是真正的解脱之处。二乘，还有很多的菩萨，他们对于佛性的认知，都停止在了化城，把化城当成了究竟，不思前进，不想见性，不想成佛。就像《法华经》里讲的化城一样，是虚幻的，真正的宝所还在前面。

黄檗禅师说：不仅二乘人，就连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他们的见地和所证得的境界，皆是权立接引之教，并为化城，不是真正的见性。如果不学禅宗，就会以为观音、普贤、地藏、文殊的境界非常高，我们无法达到。而实际上，从禅宗见性成佛的角度，他们都还滞留在化城的境界，非是真正的见性。

言宝所者，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宝。此宝不属情量，不可建立。无佛无众生，无能无所，何处有城？若问此既是化城，何处为宝所？

彻见本性才是究竟的宝所，才是真正的解脱之地。见自心佛性，才是真正的安养国，而不是往生到西方，也不是见到阿弥陀佛，更不是证得灭尽定，或证得百千三昧。佛经里所说的种种殊胜境界，都是有为、生灭的境界，是方便法，非是真解脱。涅槃经云：真解脱者，即是如来。如来者，即佛性也。

此宝离心意识，超一切思惟对待，非是作法，不涉方便，不涉阶级，不涉修证。正直舍方便，直言便相应。

所以真解脱不是有为造作出来的，不是功用能达到的，直下无心，便是究竟。所以六祖大师说，迷人渐修，智者顿悟。

此宝不属情量，不可建立。此宝乃无为心地法门，不是意识分别所能知之，非功可成，非是作法。必须舍掉一切方便，才能够见到真实本性。彻见本性，才是到达真正宝所，不是证得果位，不是成佛，也不是往生到哪里。情量是分别、意识、有为、造作。

无佛无众生，无能无所，何处有城？真如本性无佛无众生，亦无能所，无有方所，无一法可得，哪里有什么城？哪里有什么宝所？故知宝所者，真心之譬喻，见性之异名，非实有宝所。

若问此既是化城，何处为宝所？如果有人问：二乘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所证的境界都是化城，释迦牟尼佛所施设的教法、经典、文字、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化城，那什么是真正的宝所呢？

宝所不可指，指即有方所，非真宝所也。

没什么宝所。真正的宝所不可指示。若有所指，有所示，有方所，就不是真正的宝所。

有弟子问六祖大师：请您给我开示一下，黄梅意旨，如何指授？六祖大师说：指授即无，不论禅定解脱，唯论见性。志诚向六祖问法，六祖对志诚说：我若有法与汝，即为诳汝，随方解缚，假名三昧。祖师所说种种法要，只是帮众生指出执著，去掉枷锁，提醒学人不要错误用心，假名为法，而实际上，并没有任何实法指授与人的。

所以若有所指，就不是真宝所。学净土的人如果有机会听闻到传心法要，或读到六祖坛经，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只是化城，非真正宝所。这里祖师讲得清清楚楚，若有所指，即非真宝所。

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也讲，迷人求生西方，智者自净其意。自净其意就是见性，见到自心净土。故云：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但心清净，即是自性西方。当你了达自心无能无所，无方所，不可指，就不会再生

心动念求生西方了。不生心，直用六根，随处都是真宝所。只要心有拟向，意有趣向，心识就投胎了，就算是莲花化生，都是妄想，还是有我，还是有为，非真宝所。

故云在近而已。在近者，不可定量言之。但当体会，契之即是。

所以《法华经》里讲到，真正的宝所就在化城不远处，并没有指出到底在哪儿，有多远。所言近者，不可定量言之，没有具体的距离。那只是一种比喻。当我们放下对方所的执著，对生法的执著，一念相应，即达真宝所。《法华经》没讲化城离宝所多远，没法讲，因为它是譬喻。如果你以距离求之，那就是过娑婆世界，从这里到西方，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。你不悟本心，净土就在十万亿佛土之外。十万亿佛土就是你无量的妄想，无量的分别，无量的迷惑。若悟本心，举足下足，无非宝所。

在近者，不可定量言之。近者，就是一念之间。但当体会，契之即是。只要了达自心，不再求取一个方所上的西方净土，不再执著一个外相上的佛，妄心一歇，歇即宝所。

净土宗的祖师也讲过：弥陀是自性弥陀，净土是唯心净土。悟来步步西方。所以当你真正见到自心清净，这时候才可说禅净一如，才是真正的净土法门。这时候再讲净土就没有问题了。

言阐提者，信不具也。一切六道众生，乃至二乘，不信有佛果，皆谓之断善根阐提。菩萨者，深信有佛法，不见有大乘小乘，佛与众生同一法性，乃谓之善根阐提。

所谓阐提即指一阐提，是指信心不具足。对什么不具足信心？不相信自心是佛，对能成佛没有信心。不认识佛性，心向外驰。所以称为信不具又名一阐提。在佛经里，一阐提有不能成佛的意思。什么样的人不能成佛呢？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凡夫、外道、二乘人，不识自心佛性，不能成佛，谓之断善根阐提。这些人善根不足，诽谤大乘，邪知邪见，拨无因果，业障深重，谓之断善根阐提，暂时不能成就佛果。

还有一种就是菩萨。菩萨发心利益众生，虽信佛法，但不见大小乘的区别，知道三乘教法都是佛的方便说。相信佛与众生同一佛性，

为了利益众生，往来生死，不入涅槃，不成佛果。如观世音菩萨，地藏王菩萨，这是善根阐提。

《楞伽经》云：此中一阐提，何故于解脱中不生欲乐？大慧，以舍一切善根故，为无始众生起愿故。

云何舍一切善根？谓谤菩萨藏言：此非随顺契经调伏解脱之说。作是语时，善根悉断，不入涅槃。

云何为无始众生起愿？谓诸菩萨以本愿方便：愿一切众生悉入涅槃。若一众生未涅槃者，我终不入。此亦住一阐提趣。此是无涅槃种性相。大慧菩萨言：世尊，此中何者毕竟不入涅槃？佛言：大慧，彼菩萨一阐提，知一切法本来涅槃，毕竟不入，非舍善根。何以故？舍善根一阐提，以佛威力故，或时善根生。所以者何？佛于一切众生无舍时故。是故菩萨一阐提，不入涅槃。

祖师在这里讲到的两种阐提，就是楞伽经中所言的两种阐提：一是舍一切善根，如一切凡夫；二是为无始众生起愿，如地藏王菩萨。为什么要讲善根阐提。因为善根阐提不成佛道。不成佛道与实相相应吗？实相中本来就没有人成佛，所以善根阐提是与实相相应的。禅宗祖师都是只求见性，不求成佛。只有见性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佛，而不是像释迦牟尼佛那样。那样，反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佛。

像提婆达多、善星比丘，还有很多外道、不信因果的凡夫，是断善根阐提。但这只是生灭幻相。实相中并没有一阐提，没有断善根阐提和善根阐提。一阐提只是自心暂时的一种作用和状态，它不是定法。

涅槃经云：不定者，如一阐提究竟不移，犯重禁者不成佛道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是人若于佛正法中心得净信，尔时即便灭一阐提。

不论是谁，当你一念拨无因果，不信佛法，不信凡夫能够成佛，或者只是贪著声闻、缘觉果位的时候，有一念这样的颠倒心，就叫作阐提。所以阐提并不是特指某个人，它是心念的一种状态。就像我们一念慈悲心生起的时候，就是观音。一念悟空，就是须菩提。一念利他，就是普贤。六道众生，二乘，声闻、缘觉，不相信见性成佛，认为证到阿罗汉、

辟支佛的境界就已经圆满了，这叫断善根阐提。声闻缘觉，逢佛出世间，遇到因缘，回小向大，见自心佛性，仍能成就无上正觉。

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只认为凡夫和外道，以及完全不信佛法的凡夫，拨无因果的人，诽谤大乘的人，才是一阐提。但是在祖师门下，从禅宗这一法门来说，二乘、辟支佛也是断善根阐提，只要不识本心，都谓之断善根阐提。

但是对于拥有无始清净愿力的菩萨，他们为了利益众生，示现不入涅槃，不成佛道，这样的阐提，是善根阐提。他们虽然不示现成佛，但他们的用心却与实相默契，深信自心是佛，所修所行是与解脱道相应的。

大抵因声教而悟者谓之声闻，观因缘而悟者谓之缘觉。若不向自心中悟，虽至成佛，亦谓之声闻佛。

一般来讲，因学习释迦牟尼佛所留下的经典而悟道的，谓之声闻。观诸法因缘生、因缘灭而悟道的，谓之缘觉。不管是因文字悟道，还是观因缘悟道，如果不悟自心，不向自心求于解脱，修种种行，乃至成佛，亦谓之声闻佛，非是真如佛。

所谓声闻，就是把佛陀经典上讲的一切法信以为真，便急急去修证，去验证佛所说的种种阶位和境界，谓之声闻。为什么叫声闻？他把佛所讲的方便法当成了究竟。《法华经》里讲到，像舍利弗、须菩提，以及很多年纪大的追随释迦牟尼佛的比丘，当他们听到佛陀讲《法华经》、讲一乘法的时候很后悔，很伤心，悲泣流泪。他们心中感慨：我们一直以为您先前给我们讲的法已经很究竟，我们把那些教法当真，便取证涅槃，证得了果位，住于正位，结果错失了无量的佛法，错失了佛的无量功德和智慧，不知道见性成佛才是真正的成佛。

声闻把释迦牟尼佛讲的方便法、三乘法都当成了究竟实有的，比如阿罗汉果、辟支佛果、初地、十地，把这些都信以为真，去取证，这就叫声闻。

观因缘而悟者。就是看到世间的生灭现象，比如看到花开花落，看到有人离世，看到流水，悟到诸行无常，体证无我，生灭心灭，便入于涅槃，住于寂灭解脱境界，不愿再来世间受生，不发利益众生的大悲心，

这是缘觉，观因缘悟道者。有的人看到树叶变黄了，看到人变老了，看到石头碎了，忽然就悟到了缘起法，悟到了诸行无常，这样的一种觉悟叫作缘觉。

为什么说这种觉悟还不究竟呢？他只是觉悟了生灭和缘起，觉悟了因缘和合，没有悟到生灭的当下就是不生不灭。只见诸法寂灭，未见诸法不生不灭。有的独觉、辟支佛悟到了无生，悟到了寂灭，但是贪于寂灭，不出世弘法，没有大智慧，没有佛法的受用，因为执著寂静，所以丧失了自性的无量妙用。

古人云：百尺竿头不动地，虽然得入未为真。百尺竿头须进步，十方世界是全身。修行到了百尺竿头，到了顶点，到了清净不动地，以为就到家了。没有更进一步，没有回入尘劳，没有十方世界是全身，还不算究竟。没有利益众生的愿力和智慧，不度众生，还不能去除无量的习气和尘沙惑。为什么不愿意度众生呢？因为还没有真正地觉悟，不知道彻见本性才是真正的成就。不在大众中历练，不在利益众生中打磨自己的无始无明和习气，很难了了见于佛性。他不知道众生性即佛性，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。他没有真正地彻悟这一点，所以叫自了汉，只求自己解脱，反而不能究竟解脱。

自了汉能真正解脱吗？不能。他还有自己的执著：涅槃境界，寂静的境界。只是断除了事上的粗重烦恼，理上还有无量的疑惑。心有执著，我相没断，所以不是究竟解脱，未得大自在。圆觉经中讲到，就算证到如来的境界，如果心有所住，都是我相，没有破除俱生我执，不是真正的解脱。也就是法理上还不透彻，未能了了见于佛性，就会于中途的境界有所住，不能亲证本地风光。所以观因缘而悟者看到了缘生缘灭，但未悟得不生不灭的本性。

如果不向自心中悟，就算你突破了阿罗汉、辟支佛的境界，成了菩萨，住于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如果不向自心中悟真如佛、自性佛，还试图通过功用达成一个外在的圆满报身佛，都谓之声闻佛，非是见性成佛。

虽然时节因缘会遇，会有报身佛现前，比如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，那也只是声闻佛。大家都以为释迦牟尼佛是究竟圆满佛。

那只是圆满报身佛，是生灭相上的佛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究竟圆满佛。究竟圆满佛是无相法身，是自心佛。

如果你认为两千五百年前的释迦牟尼佛是真实的圆满的，错了也！那个不是圆满的。报化佛如果是圆满的，就不会八十年后向双树林入涅槃，所以那个相只能是声闻佛。古人云：报化非真佛，亦非说法者。“啊，师父，原来连佛都是声闻佛！”是的，释迦牟尼佛是声闻佛，是报化佛，非是真佛。你别把他当成圆满究竟的佛。相上的佛并不是圆满佛。谁圆满？没有谁圆满。自心才是真正的圆满。

我们看《传心法要》里所讲的，和我们以前学的很多知见是不同的。学习禅宗祖师的开示，会打破你很多错误的知见。

所以学法重在见地明彻，法眼清明，见地到位，修行才不会偏颇，才不会有疑惑，所做所行，才能够与实相相应。过去我经常跟别人讲，两千五百年前的释迦牟尼佛不是佛，听者就不能理解：“师父，您说的我不懂。释迦牟尼佛怎么不是佛呢？我们不是一直就跟这样的佛学吗？”表面上你是跟佛陀学，而事实上，佛陀也是你自心呈现的。为什么？佛陀在世时，佛陀的邻居，一个老婆婆每天都看得到佛陀，但是她不信佛。所以就算佛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不信，佛跟你也了无关系。我们信佛，都是自心呈现出来的境界，是自心的善根因缘成熟，才显现出这样的心智和信心。所以说，释迦佛，也只是自心。自心佛才是真佛，自性的引领才是真正的善知识。自心外没有一个实有的释迦牟尼佛，没有那样一个人。所以达摩祖师说：三世诸佛，皆是众生妄想。

学道人多于教法上悟，不于心法上悟，虽历劫修行，终不是本佛。

学道人如果不识真心真佛，就会把报化佛讲的方便法当成实法，处处生执著，就越修越偏，离道越来越远。佛讲的一切法都是引导我们认识本有的佛性，不识本性，就很容易迷在佛法上，佛法非但不能让我们解脱，还会成为一层更重的枷锁，牢牢地锁住我们。

有人会问：佛陀为什么要讲这些方便法？佛所说法犹如指月的手指，众生应该顺指观月，而不是执著手指。佛法只是引导修行的车乘和工具，我们不要执著车乘和工具，而忘了道路和目的地。有很多学道者都迷在

了佛陀所留的文字教法上，执著佛法，把佛经里的故事和譬喻当真，把佛陀的境界、神通和善巧方便当真，不悟自心，不向内观察自己的三毒，转化自己的用心，整天迷于佛经的境界，一味地向外求，向外做功夫。虽历劫修行，都不是道。就算修出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来，终不是本佛。本佛就是真如佛性，无我无人，无佛无众生。

若不于心上悟，乃至于教法上悟，即轻心重教。

修行人若不于自心上悟，执著经典文字所说，就会轻视自心，而执著相法和文字之说。每个时代都有很多修行人执著佛经，把佛经里讲的一切都当成了定法，比如执著有净土，执著有六道，执著有轮回，执著有因果，执著善根福报，执著业力果报，执著菩提心，执著六度，执著三昧，执著神通，执著过去生和未来生，执著声闻四果，执著菩萨的修行。对佛经里讲到的很多内容，都生起了极大的执著。听到有人所讲的内容跟佛经不一致，就批评、指责、诋毁别人。而对有人自悟自证的东西完全轻视，认为一个凡夫悟的东西怎么能跟佛陀证悟的相比。也不相信禅宗祖师所说的见性成佛。认为祖师的境界也无法跟佛的境界相比。这即是轻心重教。

修行人里执著《法华经》、《楞严经》、净土五经、地藏经、唯识、百法明门、中论这些文字经典的人特别多。执著初地、八地、十地的人很多。执著四禅八定的人很多。执著修行一定要有神通的人很多。到处拿经典里的境界去衡量别人，给别人胡乱印证，这都是轻心重教的例子。

遂成逐块。

什么叫逐块？就是你拿一块砖去打狗，狗去追砖头不去追人。狗以为是砖头打的它，不知道是人打它。这就叫舍本逐末，错认了目标。修行也是这样，若轻心重教，即舍本逐末，误解了佛陀说法的本意。

忘于本心。

轻心重教，就会忘失本心是佛，本心是法，本心是真正的经典。佛陀说法四十九年，说了三藏十二部，其实只说了一部经，就是自心经。自心经离于文字、名相、一切的分别和执著。自心经低头便是，抬脚便

是，睁眼便是，听声便是，但又不能住于如上所是。自心经超越一切文字经典。

所有的经典都从本心流出，而不是报化佛所说。圆觉经云：无上法王，有大陀尼门，名为圆觉，流出一切清净真如，菩提涅槃及波罗蜜，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皆依圆照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。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传话筒、是自性的使者。我们都会认为菩萨是如来的使者，错了，如来是你的使者，十方诸佛都是你的仆人，都是你的传话筒，都是帮助你觉醒的工具。你才是主角，其他一切都是配角。

忘于本心。就是追逐错误的不重要的目标去了，把次要的东西当成了重要的东西，把本心给忘了，迷在了经典文字上面。忘了自心才是真正的法王。佛与祖师，一切万法都备于你的自心，都是被你所用的，而不是束缚你的。

关于执著文字，遂成逐块，忘于本心，禅宗有一个事迹，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。

古灵神赞禅师得道后，回到原来的寺庙看望自己的剃度师。其本师一日在窗下看经，蜂子投窗纸求出。神赞睹之曰：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，钻他故纸驴年去！遂有偈曰：空门不肯出，投窗也大痴。百年钻故纸，何日出头时？本师置经，问神赞曰：汝行脚遇何人？吾前后见汝发言异常。神赞曰：某甲蒙百丈和尚指个歇处。今欲报慈德耳。

神赞所说的偈子：空门不肯出，投窗也大痴，百年钻故纸，何日出头时？就是暗讽他的剃度师执著经典文字，而不知使用自己的本有佛性，直接解脱。就像蜜蜂不知从宽阔的门出去，非要从糊着窗户纸的窗户钻出去，却怎么也出不去。后来他的师父请他上台讲法，神赞禅师乃登座举唱百丈门风曰：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。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。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本师于言下感悟曰：何期垂老得闻极则事。

所以很多人学法之所以不悟道，不能成就，就是太执著文字经典。当然，这只是对于那些执迷文字的人所说。而对从未认真学习经典，法理不通，见地不明的人，学习经论也是必要的，不能一概而论。

故但契本心，不用求法，心即法也。

所以只要悟得了本心，默契了本心，不用求法，亦不用读经看教，但用得此心，用处无滞，即是活法也。直用直行，即是真佛法，不用再去找法，心即是法。所谓默契者，只恁么行去，不做恁么想。但有丝毫知解、情量，皆非默契也。

凡人多为境碍心、事碍理，常欲逃境以安心，摒事以存理，不知乃是心碍境、理碍事。但令心空境自空，但令理寂事自寂，勿倒用心也。

什么叫凡人多为境碍心、事碍理呢？凡夫认为是境界障碍了心，是环境影响了自己，是事情让他心里不舒服，让他觉得有了障碍，所以他会逃境以安心，停止做事来让自己合乎道理。他不知道，其实是自己的心起了执著，才使得自己遭遇种种逆境。是自己迷于正理，才在做事时有了种种障碍。只要放下心中的执著，把心空掉，于一切法，心无所求，境界自然就消失了。只要做事冥合正理，事情自然就会做好，不管做成什么样，都会心安理得，完全接受，也就没有什么成败和顺逆。因为心无所求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中，一定不要倒用心。倒用心，就是颠倒用心，错误用心，以有所得心行事。

古人云：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反求诸己，就是反思自己的用心，不要去怪境，去怪事。境和事不障碍人，都是自己错用了心，才有了障碍。

认为自己生活的不幸是因为房子小，不停地换房子，六十平米换成九十平米。九十平米换一百二十平米，一百二十平米换二百平米，最后发现自己还是不满意，不快乐。换房子没用，换认识，换想法，换观念，人才能自在安乐。

快乐不来自于住多大的房子，不来自于儿子的学习成绩有多好，而是来自于心满意足，来自于少欲知足，不来自于外境。

所以，要想吉祥如意，不要去改变事情，要改变用心。所有的事情发生了，接受它，心自然就安了。

这段开示非常精辟，明白了这段话，会运用这段话，生活中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。

但令心空境自空。只要心无执著，视一切都平等，不再执著自己，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逆境，境界就不会成为境界。一切境就消失了，因为产生境界的心空掉了。外在的环境还是那个环境，但是你已经不在乎那个环境了，因为你的心变了，你没有了执著。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小区还是那个小区，超市还是那个超市。但是你看它们，它们已经变得清净无染了。

但令理寂事自寂。只要你理通了，心安理得了，所有的事都安宁了。因为万事万物都从心起。心即是理，理即是心。心清净了，理就透了。理透了，事自然就没了。

勿倒用心也。大家修行不要错用心，不要再去求富贵、求儿女、求福报、求虚荣、求名利，都不要去求了。别再倒用心，这些都是幻境，都是无常的。不要换境界以安心，但求心安境自安。

凡人多不肯空心，恐落于空，不知自心本空。

大多数人修行都不肯把心空掉，害怕空心之后一切都没了。不知道诸法实相就是一切皆空。自心本来空无所有，虽空而不起空相，性本空故。本来无一物，没有任何一法是真实的。不仅世界是虚幻的，心也是虚幻的。只有真正了达这一点的人，才能默契于诸法空相。

愚人除事不除心，智者除心不除事。

愚人总是想把事情解决了让自己心安，不知道心安事即安。而智者只是于事无心，心中无执，事情就没了，不需要去解决事情来安心。古人云：若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

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俱舍，所作福德，皆不贪著。

菩萨悟得本心犹如虚空，无能无所，一切不贪，一切俱舍。菩萨所行的一切善法功德、六度万行、利益众生的种种事迹，都不贪著。金刚经云：菩萨所作福德，不应贪著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

然舍有三等：内外身心一切俱舍，犹如虚空，无所取著，然后随方应物，能所皆忘，是为大舍。

但是舍分三种。有大舍、中舍和小舍。内外身心，所有的一切全部舍掉，犹如虚空，没有任何执著的事物，以一颗空心应对世间的一切，虽作种种功德，不求回报。随方应物，救度有缘，而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此为大舍。

若一边行道布德，一边旋舍，无希望心，是为中舍。

第二种是中舍。一边修行，一边行于布施，还在做有为的功德。对所做的布施，不求回报。中舍和大舍的区别是虽然行于布施，不求回报，但没有身心俱舍，没有能所皆忘，还在有为法中积功累德。

若广修众善，有所希望，闻法知空，遂乃不着，是为小舍。

如果执著善法，求将来有所回报。听闻佛法之后，才知道所作福德是空，不再生起执著，此为小舍。小舍是于理不明，执著善法，虽然听闻佛法后不再执著，不是自觉本愿的，是被动的，故名小舍。

大舍如火烛在前，更无迷悟。

大舍就像火烛在前面，能照亮路途，既不执于迷，也不执于悟。只有大舍，才能与自性空相应，才能了了见于佛性。《维摩诘经》云：舍诸所有，具一切智想。只有一切俱舍，才能超越迷悟、凡圣及一切对待之法。

中舍如火烛在旁，或明或暗。

中舍就犹如拿着火烛在旁边，风一吹，火光忽明忽暗，比喻修道之心不坚固，修行不彻底。

小舍如火烛在后，不见坑井。

小舍就犹如火烛在后面，照不到前面的路，看不见周围的坑井，随时有堕入深坑的危险。比喻修行者如果未能身心内外一切皆舍，还有能所，会被自己的烦恼缠绕，无法彻见本性。坑井比喻执著和烦恼。因为没有一切俱舍，因为还有贪在，还有我执，所以会被烦恼所缚。

故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俱舍。

菩萨，也即真正明理的人，心如虚空，身心俱舍，内外俱舍，一切俱舍。所有的福德、功德，身心世界，都不贪著，连佛法都会舍掉。

过去心不可得，是过去舍。

不执著过去所发生的一切，一切不留，无可记忆，不住过去心。这叫过去舍。

现在心不可得，是现在舍。

不执著现在的事，不与因缘对抗，对事情不较真，随缘而做，是现在舍。随缘过活，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贪恋，是现在舍。虽然讲安住当下，其实当下的心是不可得的，当下的境也不可留，不可住。这叫现在舍。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。什么事，过去就完了，不再挂念，不再纠结。

未来心不可得，是未来舍。所谓三世俱舍。

未来事不去担心。不去谋划、猜测、操控未来，随缘接受未来之事，是未来舍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发生的一切都不执著，这是三世俱舍。在修行过程中，身心内外一切俱舍，才能做无依道人，做无事人。

第十讲

自如来付法迦叶以来，以心印心，心心不异。印着空，即印不成文；印着物，即印不成法。故以心印心，心心不异。能印所印，俱难契会，故得者少。然心即无心，得即无得。

禅宗这一支的由来是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，大迦叶心领神会，不由言教，默传分付一心而有。故称教外别传，以心印心。世尊付法迦叶时说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今咐嘱摩诃迦叶。故有禅宗的由来。

禅宗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由文字，言下顿悟本性，直了成佛。故为佛心宗。心即是佛，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，心心不异。

临济禅师云：你心心不异，名之活祖。心若有异，则性相别。心不异故，即性相不别。心心不异者，无二心也，无分别心，无住著心，无疑惑心，无对立心。居一切时，不起妄心。二六时中，直用直行，但能不住，皆是此心。一切众生，日用万行，思惟动念，举手投足，皆是此心。乃至蠢动含灵，一切动静，皆是此心。故云心心不异。

从佛传法给大迦叶以来，经西天二十七代祖师，到达摩祖师，到六祖，到黄檗这里，都是以心印心，心心不异，没有法可传可授可得。所以禅宗是唯传一心，唯悟一心，无法可修可证。只是悟此真心而已。传心到底传了个什么？印心怎么叫印心呢？印着空。如果心是本空的，则不需要印，亦没办法可印，因为没有能印所印。以空印空，空不可印。所以不是印着空。

若印着空，印不成文。文有文字的意思，也有纹络、痕迹的意思。若言印空，空无文字，亦无痕迹，无少法可印。所以以心印心不是印着空。

文字只能方便形容以心印心，实则无法可印。真实之法，超越文字，超越一切对待，无能无所，不可传，不可印。只能修行者言下默契，自证解脱。这是讲印着空。实际上是没有空所印。

实相是没有佛出世，也没有佛入涅槃，没有佛说法，亦没有法可说。没有众生迷，亦无众生可度。这是真法。但是幻化众生看不到真实，着在了文字相上，着在了生灭相上，以为有心可传，有法可印，故名众生。

印着物，即印不成法。这里的印着物是指有法可印，指各种有为法，各种法门，各种语言文字，故事譬喻。若以为有法可印，有物可得，法在哪里？物又在哪里？究竟无法可得，亦无物可印。众生真心，无少法可得。故言印不成法。

所以说印着空，没有空可得；印着物，没有法可得。可知以心印心，既不是印空，亦不是印物，只是自证自觉的形容和比喻，不可作实法解和定法解。

佛法既不能执著文字，又不能执著离文字。虽然真心离文字，但文字能指示比喻真心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佛与祖师才会出世说法，才会讲以心印心。以心印心虽是假名，但行人若心领神会，言下默契，即悟得本心。方知心心不异，法法不异，道道相通。所以祖师与学人之间传法非常地不可思议。

如裴休问黄檗：高僧在什么处？黄檗只是大声喊了一声“裴休！”裴休应：“喏”，师云：在什么处？裴休便开悟了。汾山走路，低头捡起一根树枝，仰山就问：“师父，您这是干吗呢？”汾山说：“十方诸佛都在这枝树枝里边睡觉。”这是以心印心，鬼神难测。

所以把祖师之间这种手段和传法的方式叫向上一路，叫千圣不传。为什么叫千圣不传？因为没法传，不可思议。

能印所印，俱难契会。但有能印，有所印，都不是真正的以心印心。印着空，没有空可印，空亦不能印。印着物，又没有法可得，没有物可印。所以有能印和所印，都不是真心，不是真印。

以心印心，无法用意识去思惟。所以灵山会上，百千大众见世尊拈花，都不知所措，唯有迦叶破颜微笑。

真正契会者少，得此心印者少。此心是无心之心，所得的法印亦是无法之印。慧明上座追六祖到大庾岭，六祖将衣钵放在石头上，慧明提掇不动。此亦表此心印是不可得之印，法脉是不可得之法。无心才能契会，无求方能相应。但有心得法，皆难契会。如神秀及其徒众，皆不相应。

有僧问赵州禅师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州云：“昨天我买了一件布衫，重七斤。”

得即无得。释迦牟尼佛在《金刚经》里讲：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实无所得。又云：实无有法名无上正等正觉，实无定法可得名阿耨菩提。所以心是假名，得也是假名，以心印心更是假名，传法更是骗人。

五祖半夜传法给六祖，以袈裟遮之，既有表面上的意义，就是给六祖讲金刚经。又有更深的意义。更深的意义是两人在那里装模

作样，给真正明白的人演戏，就是不想让你看到他们在干嘛。袈裟后面，五祖和六祖可能在那儿打盹儿睡觉，或者在吃花生米。所以说传法只是骗老百姓。对于明白人，知道他们什么也没干。若说五祖传法给六祖，是为谤祖。

法是本有，心是无心。非师相授与，我亦无所得。对众生来说是传法。对悟了的人，心都不可得，找不到一个传法的人以及能传的法。诸佛法印，一落语言文字，早就错十万八千里了。

汾山拿了个镜子派人送给仰山。仰山看着这个镜子，对大众说：这个镜子是我师父汾山那里来的，现在为什么在我手上？大家回答一下，答得出，镜子就留下，答不出，就摔掉。祖师们一般问学人的问题都是这样的，让你听了，一头雾水，不知道怎么回应。这都是考学人真实的修行功夫的。大众听仰山这么一问，全都不知所措，站在那里什么都说不上来。仰山就把镜子摔了。当时如果是你在场，怎么回答仰山的话。

代答：当时就从仰山手中抢过镜子，问仰山：为什么又在我手中？若如此，镜子就留下了，可以种花用。

南泉斩猫的公案与仰山摔镜的公案有点相似。东西两堂的僧人争夺一只猫。南泉提着猫对大家说：大家说一句，说得出来就能救这只猫，说不出来就斩了。大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南泉就把猫斩了。后来赵州回来了，知道这件事，脱下鞋，放在头上，走出门外。南泉说，当时赵州要在，就能救得猫儿。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赵州如果在，就能救得猫儿。如果说这就是以心传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会得了这些公案，就知道什么是真正以心印心了。

有些人学习禅宗，一直都觉得非常相应，也觉得很有信心，尤其看达摩祖师的血脉论，读金刚经，看传心法要，觉得讲得太好了，大快人心，似乎写的与自己完全相应，觉得自己好像也开悟了，见性了。可是一看到公案，比如我前面讲的这几个公案，就不知道祖师们在干什么，在说什么了。不知道公案里所讲到底是何用意？顿时对禅宗又没了信心。是不是？呵呵！禅宗如果是那么好学的，如何能在众多法门里独树一帜，被称为佛陀的正法眼藏？所以大家不

要灰心，不要只求结果，要多在因地上努力！放下各种执著，勤作息虑忘缘的功夫，时节因缘到了，自然明白。古人云：虚明自照，不由心力。

佛有三身，法身说自性虚通法，报身说一切清净法，化身说六度万行法。法身说法，不可以言语、音声、形相、文字而求。无所说，无所证，自性虚通而已。故曰：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

佛有三身：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此三身是方便说，是从三个方面讲解佛性。

黄檗禅师说：法身说自性虚通法。什么是自性虚通法？就是无法可说，又名自证圣智，自悟自修解脱之法，此法唯默契而行，无法向他人道，也不可从他人那里听闻。故云不可以言语、音声、形相、文字而求。无所说，无所证，自性自如，虚通默契而已。没有人能说自性虚通法，外善知识那里无法讲这样的法。就是讲了，学人也听不懂。听懂了，就会法身说法，也能听懂法身说法了。金刚经云：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此是法身说法。

报身说一切清净法。什么是一切清净法？通过语言文字引导行人觉悟自心，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，认识自心本来清净的法。

化身说六度万行法。化身说法，是指一切助道之法，如四摄法，四无量心，六度，八正道等法。

历代祖师都有对三身的描述。六祖大师说：何名清净法身佛？世人性本清净，万法从自性生...若遇善知识，闻真正法，自除迷妄，内外明彻，于自性中万法皆现。见性之人，亦复如是。此名清净法身佛。所谓法身，是从众生佛性本来清净的角度讲。

何名圆满报身？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。莫思向前，已过不可得；常思于后，念念圆明，自见本性。善恶虽殊，本性无二。无二之性，名为实性。于实性中，不染善恶，此名圆满报身佛。此是从修行和觉悟的角度讲报身佛。

何名千百亿化身？若不思万法，性本如空。一念思量，名为变化。思量恶事，化为地狱；思量善事，化为天堂...自性变化甚多，

迷人不能省觉，念念起恶，常行恶道。回一念善，智慧即生。此名自性化身佛。此是从众生起心动念，日用万行，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的角度描写化身佛。

临济祖师曰：你一念心上清净光，是你屋里法身佛；你一念心上无分别光，是你屋里报身佛；你一念心上无差别光，是你屋里化身佛。此三种身，是你即今目前听法的人。只为不向外驰求，有此功用。据经论家，取三种身为极则，约山僧见处不然。此三种身是名言，亦是三种依。古人云：身依义立，土据体论。法性身，法性土，明知是光影。大德！你且识取弄光影的人，是诸佛之本源。

临济祖师说，对于经论家来说，三身是极则。什么是极则？极则就是究竟，没有比这更彻底的义理了。但在禅师看来，三种身只是文字和名相，是三种所依。为什么三身是所依呢？因为三身也是从意识中出来的。真正的法身，不是文字意识所能知解。所以临济祖师说：身依义立。身是三身，义是依概念而有，从心识而生。就算是法身也只是个概念，一个名字而已。是心识中的影像。佛真法身，是那个产生影像和名言的弄光影的人。

报身、化身皆随机感现，所说法亦随事应根以为摄化，皆非真法。

所谓报身佛、化身佛说法，是指像释迦牟尼佛，像经典里诸佛所说的法，像很多在世的善知识，他们讲法都是随众生根机而示现说法，为了方便摄受他们。所讲之说，都是一时权宜之说，非是真法，非是定法。所以千万不要执著某个师父讲的法，把它们当成定理。那都是祖师随众生根机、随不同的人不同的问题而随宜所说的法，都是量根施教，是方便法，不是自证圣智之法。自证圣智法，是法佛所说，非文字能及，是自心自悟自证之法。

所以会听法的人不会每天执著听法师讲法。那只是阶段性的，听明白了，就要放下内心种种执著，息虑忘缘，实证佛法，去自证内在圣智解脱境界。

文字、语言、音声之法，都不是真法。外善知识所有教授，都不是真法。真法需向自心去悟，离一切言说，动念即乖。

如大珠和尚见马祖。马祖问他：你来此所为何事？大珠曰：来求佛法。祖曰：自家宝藏不顾，抛家散走作什么？我这里一物也无，求甚么佛法？珠遂礼拜，问曰：阿哪个是慧海自家宝藏？祖曰：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，一切具足，更无欠少，使用自在，何假向外求觅？珠于言下自识本心，不由知觉。

大珠和尚开悟虽然是经由马祖点拨，但却不是马祖给他的开悟，是大珠和尚言下求心息灭，知道回心内省，豁然相应，非从外来。

故曰：报化非真佛，亦非说法者。

所以说：报佛、化佛都不是真佛，也不是真正说法者。释迦牟尼佛，历代祖师，所有的外在的善知识，都不是真佛，也不是真正的说法者。真佛乃是自心，说法是无法可说。

说六祖是肉身佛，是佛再来。达摩是观音大士再来。文殊是古佛再来。寒山是文殊大士示现。其实这些都是依世俗谛而说，非是实相。凡是能显现的佛，示现的祖师、观音、地藏，都是报化佛，不是真如佛。

所言本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和合。一精明者，一心也；六和合者，六根也。此六根各与尘合，眼与色合，耳与声合，鼻与香合，舌与味合，身与触合，意与法合，中间生六识，为十八界。若了十八界无所有，束六和合为一精明，一精明者即心也。学道人皆知此，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，遂被法缚，不契本心。

所言本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和合。这句话出自《楞严经》。一精明者，即一心，也即本源清净心。六和合者，即六根。此六根乃是一心之影像，妄见六尘。与六尘和合，妄生六识。眼与色合，耳与声合，鼻与香合，舌与味合，身与触合，意与法合，生于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虚妄成十八界。若了十八界是虚妄法，了无自性，本无所有，即返六和合为一精明本体。一精明本体，就是佛性，就是众生清净心。学道人对此都了

解，但到了现实生活中，仍不免遗失本心，把六和合所生的识心和妄想当成自己的真心，舍本逐末，遂被幻法所缚，背弃了本心，掉到了烦恼诸苦中。

《楞严经》云：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皆由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，犹如煮沙欲成嘉馔，纵经尘劫终不能得。云何二种？一者，无始生死根本。则汝今者与诸众生，用攀缘心为自性者。二者，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。则汝今者识精元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遗者。故知众生之所以轮回受苦，都是因为遗此本明，以妄想心为自真心，虽终日行，而不自觉，枉入诸趣。

此处所言的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，就是楞严经里所说的不知二种根本。一是把攀缘心，也即识心，当成真性。二是遗失清净自性，而追逐六尘境界。

六根六尘六识都是真如自性因一念无明而取自心所见，是阿赖耶识未转成真如佛时的习气分别所见。上此一念不觉，遂生十八界及一切诸法。一念心生，十八界就出来了。一念心灭，十八界即空。万法皆空，唯是一心。一心者，超越空有，不在有无，离一切相，举心即错，动念即乖。

学法的人都明白一心之理，但遇境界时便生心，便心随境转。为什么？因为所学所修都是知解，未进行实修，没有自证转所依。众生没有实修的功夫，就不能避免把一精明本体作六识解，正是因为众生无始以来以妄想心攀缘自性的习气，未经修习，所以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。

如来现世，欲说一乘真法，则众生不信兴谤，没于苦海。若都不说，则堕悭贪，不为众生普舍妙道。遂设方便，说有三乘。乘有大小，得有浅深，皆非本法。

如来示现世间，其本意是为大众说一乘实相之法。但是众生善根不够，福德不够，智慧不够，听不懂一乘法。众生不信，如果佛只讲一乘，只说实相法，听闻就会起谤法心，就会诽谤正法，以谤

法因缘，就会没于苦海。但是若因此不说法，如来则堕于悭吝，有所秘惜，不能为根机成熟的众生普施妙法。

如来示现世间，本来是想为众生说一乘法、说实相法、说自性法、说真如法，但是他开悟之后，发现实相之法不可思议，非语言文字所能传达，亦非意识分别所能知之。若说文字之法，一定会有众生执著，或生诽谤。所以佛陀当时就想入涅槃。后经大梵天王劝请，才没有入涅槃，而是用佛的大智，将一乘法演化成三乘法，令一切有缘众生，增长法身，趣涅槃道。

如果佛一上来就讲祖师的境界，天天给你竖手指头、拈花、踢腿，除了迦叶，百万之众，都没有人能领会。如果佛只为上上根机的人说法，那一切众生都将轮回苦海，无有出期。佛悯众生，才巧设方便，把实相法说成三乘法，引导众生渐入实相。

佛不出世，不说法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因为众生界不增不减，实相中，没有众生迷，也没有众生觉，没有众生轮回，也没有众生得度。佛不讲法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讲了也没讲。所以佛说，我四十九年来一字未说。有人会问：既然讲与不讲都一样，为什么佛还会讲法？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傻。就是因为讲与不讲都一样，所以才讲啊。为什么不讲呢？不讲有什么好处？没什么好处。讲有什么好处？也没什么好处。既然一样，就找些事做，就讲吧。一样的事，佛陀选择了说法，选择了做梦中佛事，选择了不堕无为，选择了慈悯众生。佛虽然出世说法，但并不会对此产生执著，也不会执著于度众生，而是随缘示现而已。这表现了一个证悟者的自在和智慧。从世俗谛上讲，虽然诸法空相，但不是断灭。幻相中众生还在沉睡，还在沉迷，还在受苦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幻，一切是空。佛悯众生，为了让一切众生觉醒，所以出世说法。

佛陀说法四十九年，虽然有的人因佛法而觉悟，但也有无数众生执著于三乘方便教法，误以为真，所以越修离正道越远。这不是佛陀的本意，众生却因为自身的业力和因缘，错解佛法，被佛法所缚，依旧轮回六趣，不得解脱。

遂设方便，说有三乘。乘有大小，得有浅深，皆非本法。乘有大乘小乘的区别。所谓三乘，是指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。乘有大小，得到的解脱有深有浅，但都不是本法。所谓浅深，是指所证的阶位，比如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声闻的果位有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辟支佛。这些果位，都是修行者所悟的深浅不同，所得的解脱自在不同。都不是真法。真法无乘，无果，无修，无证，无一点相貌，无能无所。

故云：唯有一乘道，余二则非真。然终未能显一心法。

所以《法华经》云：唯有一乘道，余二则非真。一乘道，一心也。余二者，一切法门，一切方便教法，一切化城施設，种种文字语言，种种有为功德。纵恒沙劫修道，历诸地位，不识本心，终不得本佛。不见自心佛性，终不能成佛。

故召迦叶同法座，别付一心，离言说法。

所以世尊拈花示众，迦叶心领神会。世尊召迦叶同坐法座，别传心宗，离言说法。

此一枝法令别行。若能契悟者，便至佛地矣。

此一枝法即指禅宗，又名佛心宗，又名宗门。禅宗是相对教下而言又名教外别传。所谓别行者，是指与教下的方法有别。教下是学习经典文字和义理，分析名相，知解概念作为入道之方便，指月之手指。宗门则不一样：直指本心，言下见性，不由文字。

三藏十二部全能够看通，全部看懂，也能讲三藏十二部，百千禅定三昧也都证到了，佛的境界你也都亲证了，乃至十方诸佛给你摩顶授记，虚空法界六种震动，都不是真法。不如悟佛心宗，扭身便走。哪怕在禅定中感受到十方诸佛都入你身心，亲眼看到自己成为释迦牟尼佛，具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放大光明，飞身虚空，十方世界，动念即至，都不是佛法，只是心识一时作用。唯言下见性，顿见自心，是真如法，是自证法，是实际法。

此法离于教授，不由文字，若见性，一字不识亦得成佛。故云教外别传。祖云：若识自性，一悟便至佛地。离一切功用，不动妄念，便与佛同。

第十一讲

上次我们讲到：此一枝法令别传，若能契悟者，便至佛地矣。佛经里讲，修行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。到了禅宗这里，一悟便至佛地，听起来很玄，不可思议，但又真实不虚。

问：如何是道？如何修行？师云：道是何物，汝欲修行？问：诸方宗师，相承参禅学道如何？师云：引接钝根人语，未可依凭。云：此即是引接钝根人语，未审接上根人复说何法？师云：若是上根人，何处更就人。觅他自己尚不可得，何况更别有法当情？不见教中云：法法何状。

有刚接触禅宗的人，对禅宗生不起信心来，总是会疑惑，就是因为法理不通，没有深入学习大乘方等经典，也没有学习过祖师的法语，更没有亲近善知识，以自己所学的知见和惯性思维来理解甚深的佛法，所以不能相应，不相信见性成佛是佛陀的正法。

从这段开始，是问答部分，是黄檗禅师与学人之间的问答。

有学人问黄檗禅师：什么是道？怎么来修行？黄檗禅师说：道是何物，汝欲修行？黄檗禅师没有直接回答他什么是道，也没有回答他怎么修行，而是引导他思考，道是什么？有没有道？你想修个何物？如果想修道，首先要知道有没有道？如果道并不实有，就谈不上修与不修。所以黄檗禅师说：道是何物？汝欲修行。

他的意思是，道不是一个可以把握的东西，不是有为法，不是可以修造、用功、达成的东西。这样一讲，如果根机好的人，就听明白了，就会了悟实相。黄檗禅师是在告诉我们：诸法实相是没有什么道，也没有什么修与不修。就像南泉禅师说：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。没有道可修，即是真道，即是真修。所以金刚经云：实无有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众生不能悟道，都以为有道可得，有道可修，全都落在有为法上，落在有能修和所修上，所以悟不了道。

祖师和真正的善知识的厉害之处就是不会被学人的问题带着走，不会进入学人的问题，而是直接出来，站在外面，再把学人从他的问题里叫出来。

大善知识回答学人的问题时，首先自己会非常清醒，不会轻易掉到学人的问题里，而是想办法帮学人看到他的问题的虚妄性，用巧妙的反问或其它的方式把他从问题里拉出来。这才是大善知识的手段。

他们的智慧就在于，并不是你想要一个答案，我就顺着你的问题给你一个答案。那样虽然你好像得到了一个答案，但并没有解决你内在的无明和疑惑，你还会在这种惯性下，随时生起无数的问题。也就是你产生问题的根本和习惯没有看到，没得到解决，就算给了你一个答案，也是骗你的。祖师帮你指出你产生的问题的根源是错误的，直接帮你把根拔掉。如果你听明白了，所有的问题就不会再有了。所以，祖师回答学人问题，重点不在于给你答案，而是帮你指出问题的虚妄性，帮你解缚，提醒你在错用心，而不是围绕着虚妄的问题给你任何看似正确的回答。

我们看很多老师在回答学人问题时，如果学人问他什么，他便随着学人的问题去回答，这样，老师就会被学生带到他的故事和语境中，一同进入知解。这就是临济所说的“客看客。”

如果只是给你一个逻辑上、知解上的答案，只会助长你的意识知解的习气，让你堕在生死无明中，而你却以为得到了一个宝贝，却不知道那样对你的修行没有任何意义。

志诚问六祖：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？六祖曰：吾若言有法与人，即为诳汝。但且随方解缚，假名三昧。我们看，古人回答学人的问题，都是直接告诉你实相和根本，而不是与你在问题里绕。

所以这里学人问：如何是道？如何修行？黄檗禅师不给你解释道是什么。道如果能解释，早就不是道了。学人并没有听明白祖师的回答，于此处错过了。如果听明白，就开悟了。

他继续问道：既然您说没有道，也没有什么可修？那诸方宗师为何都相继去参禅学道？而且是代代相承。既然您说没有道，也没什么可修，为什么天下有那么多修道的人、参禅的人、学法的人？

黄檗禅师说道：所谓的参禅学道，讲经说法，传法度生，这一切都是接引钝根人的话，不能够相信。

学人继续问：此即是引接钝根人语。未审接上根人复说何法？刚才您说的，诸方宗师参禅学道，讲法传法，这是接引钝根人语。那接引上根人又怎么说法呢？

黄檗禅师说：若是上根人，何处更就人。觅他自己尚不可得，何况更别有法当情？若是上根人，就会知道本来就没这个人。上哪儿去找一个实有的上根人呢？他知道，并没有实有的人讲法和听法。他连自己都找不到，更说什么以何法接引上根人。

维摩诘经云：夫说法者，无说无示；其听法者，无闻无得，譬如幻士为幻人说法，当建是意，而为说法。所以真正的上根人，知道一切诸法都是名相、概念，都是妄想分别，找不到任何实有的法，也找不到讲法的人、听法的人。连自己都找不到，还找什么法呀？

你难道没看到经典里说法法何状？法法何状就是哪里有法啊？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根本就没有法可得，亦不可执著无法。若执无法还是法。法法何状就是法法皆空，法法无自性，无少法可得。一切入于法性海，平等如幻，唯心所现。

云：若如此，则都不要求觅也。

学人又继续问：若是这样，那就什么都不用学，也不用修，不用找了。像您这样讲，那还修什么法，还学什么法呢？

师云：若与么，则省心力。

黄檗禅师说：如果你真能这样，就省劲儿了，确实就不用找，不用求，不用修了。因为无法可修、可得、可证！但问题是你做不到这样，你的心歇不下来，你还在问，还在求，还在找。我已经这样告诉你了，但你还是问个不停！

你说若如此，可是你没有如此啊。你如果明白了我说的，就会立刻转身走掉。若真如此，就该干嘛干嘛去了，就不会在这里又起一个疑心，又问一个问题。如果你真明白我所说的，那就省心了，就没事了，不用在这里啰啰嗦嗦地问，我也不再用絮絮叨叨地回答你。学人嘴上说若如此，但是心念还是停不下来。这也是每个时代学法者的通病，一直起心动念，一直问问题，总以为问了问题，善知识给了答案，自己就明白了，就会开悟。不知道越是问问题，越增长无明，越迷，越与道相背。只有立刻停止问问题的心，才能顿悟实相。

云：如是，则浑成断绝，不可是无也。

学人并没有真正听懂祖师的话。所以他继续问：如果像您这样讲，会落入断灭。修行不能落入一个断灭的无吧。难道真的一切都没有吗？连道也没有吗？真的不用修吗？那岂不落入断灭空？这是学人的疑惑。

怕落入空是自古以来修行者的通病。人们怕落空，是因为有心未除，是没有通达人无我与法无我，不了解诸法实相本来是空。修行人如果不能悟到真空，不能内外空得彻底，就永远无法真正见性。有太多学人一听到空，就认为是断灭空，不想空得干净、空得彻底，这都是自我意识在保护自己，是心识的诡计。古人说：若有一法不空，摩诃衍不能胜出。摩诃衍者，名为大乘，又名如来性。

所以，修行第一不要怕落空，要与空相应，而且要空得彻底。

庞蕴临终遗训说：但愿空诸所有，切勿实诸所无。六祖大师说：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永嘉大师说：诸行无常一切空，即是如来大圆觉。《心经》云：诸法空相。《涅槃经》云：善男子，汝言见空，空是无法，为何所见者？善男子，如是如是，菩萨摩訶萨实无所见，无所见者，即无所有，无所有者，即一切法。菩萨摩訶萨修大涅槃，于一切法，悉无所见。若有见者，不见佛性，不能修习般若波罗蜜，不得入于大般涅槃。是故菩萨见一切法性无所有。善男子，菩萨不但因见三昧而见空也，般若波罗蜜亦空，禅波罗蜜亦空，毗梨耶波罗蜜亦空，羼提波罗蜜亦空，尸波罗蜜亦空，檀波罗蜜亦空，色亦空，眼亦空，识亦空，如来亦空，大般涅槃亦空，是故菩萨见一切法皆悉是空。

所有悟道之人，都是彻底了达诸法空相，亦不着空相，才得了了见于佛性。不住于空，即不落入断灭。如果根本就没有悟到空，害怕空，不能空诸所有，不能能所俱泯，就不要说什么断灭空。断灭空是对声闻乘来说，对贪著空寂，只守无为，执著无作的人来讲。他们只是悟到无我，执著于寂静和涅槃，住于少分解脱，沉空守寂，不能活于法身，这才是断灭空。而祖师所悟到的空，是实相。于诸法空中，远离憎爱，不即不离，活出法身，得大自在。所以祖师所悟的空和声闻以及凡夫以为的断灭空，完全不是一个境界。这是我们学习禅宗一定要明白的。千万不要一听到金刚经讲空，祖师讲空，就认为不究竟，就还要加上一个妙有。所有众生之所以不开悟，就是因为空得不彻底，又执著妙有去了。把烦恼、一切有为、生灭、幻境当成了妙有。不知真正的妙有是常乐我净，是诸佛的一切功德，而不是一切诸法。

所以，是学人自己不能领悟黄檗禅师所说的空和无所有，自己臆想出一个断灭空，不知那仍旧是有，是一个妄念，是心有所住才有的问题。真正的空没有空相。实相中没有断灭空，没有起于空想的心。

祖师和诸佛所说的空，是空诸有法，空掉无明，空掉取著，空掉一切的疑惑和住著。而不是着在一个空相上。所以此处的断灭是学人自以为的断灭，而不是祖师所说的空无所有。

师云：阿谁教他无？他是阿谁？尔拟觅他？

师云：谁给他安了一个无，这个无又是什么？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无？

所以诸佛祖师所说的空无，只是对治我们对有的执著。若不执有，无亦不立。无能无所，是名真空。虽言真空，不可着于空，不能起于空想。若起空想，还是有法，还是有心。既然说无的人都没有，你打算到哪里去找个无？

云：既不许觅，何故又言莫断他？

学人说：既然没有这个无，也不用去求一个无。为何经典中又说不能落入断灭？断灭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
师云：若不觅便休，即谁教尔断？

师云：你如果不觅、不找、不求便完了，言下就相应了，哪还有一个无，一个断灭。我们平时所说的息虑忘缘，只是息诸烦恼，离诸取著，非是死物，亦没让你断灭佛性。断灭是你自己想的，谁教你去断灭了呢？

若能息心，言下便是，更不作息心想，亦无得道想，亦无相应想，无默契想，是真默契也。

所以，如果这念心真的歇下来了，就没有什么断灭与不断灭。

尔见目前虚空作么生断他？

黄檗禅师继续说：你目前所见的虚空，你怎么断掉它？你没法断掉虚空。自性也是如此，犹如虚空，没法断灭。只是对于不了解虚空自性的人来说，会住在一个空无里，对这种贪著空，守着空不动，说名断灭。但是实际上，虚空之性是无法断灭的。就算是声闻和落入断灭空的人，早晚还要回小向大，心无所住，才能真正解脱。

云：此法可得便同虚空否？

学人说：难道真如佛性同于虚空吗？

师云：虚空早晚向尔道有同有异？

师云：虚空或者佛性什么时候对你说同说异了？同异是人的妄想和分别，虚空佛性没有起同异的心，也没有你这个问题。

这里的虚空早晚向汝道有同有异，是比喻佛性。是说佛性什么时候给你讲同异了？色不自色，因心故色。心不自心，因色故心。心色一如，色心不异。佛性一如，不二难思，不可分别同异。

所以，一切妄想、疑问、同异，全都是自心在分别自心。心本不言心，空本不言空，法身不说法身，虚空也不说同异。

我暂如此说，尔便向这里生解。

师说：我只是暂时以虚空来形容本性，你便于本性生虚空解，着了一个虚空相。佛性犹如虚空，但不可作虚空解。若作虚空解，虚空便有

相，佛性亦有相。佛性无相，非空非有，非法非非法。所以不可意解虚空，意解佛性。

云：应是不与人生解耶？

学人说：既然如此，那无论您讲什么，我都不能生解是吗？学人又着在了一个不生解上。他说不生解，还是在生解？

师云：我不曾障尔，要且解属于情，情生则智隔。

师云：我没有阻碍你生解，是你自己妄加分别能不能生解。如果你通达了，可以随意生解，但不会执迷于知解。如果执著知解，知解属于情识和妄想，情生则智隔。如果执著不知解，则又变成无情。

众生之所以不得悟道，就是因为茫然趣两边，不能行于中道。

云：向这里莫生情是否？

学人云：对您所讲的东西，我不生心是否就对了？

师云：若不生情，阿谁道是？

师云：如果你不生心，哪里还有是或不是？你还说什么就是吗？

若不生心，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，哪里还有一个莫生情就是否？有一个是否，就不是了。你问不生情就是否，就是生情生解了，就没有真正地领会我说的情生则智隔。

不生情，是让你不要执著自己的问题，不要住在问题里，而是立刻从问题里出来，去干些别的。

问：才向和尚处发言，为甚么便言话堕？师云：汝自是不解语人，有甚么堕负？

学人问：为何我只要一向您说什么，您就批评我，说我有住著，说我的话不对？师云：是你自己听不懂我说的话，说什么对不对。堕负是指错误，不对的意思。

这个学人终于发现，他只要向黄檗禅师问问题，禅师就把他的问题打断，就否定他这个问题，甚至不给他回答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黄檗禅师说道：我一直都在给你正确的引领，帮助你出离问题，止息你的疑

惑和妄想，可是你不明白，总是被自己的习气带走，还问我为什么要打断你？我哪里说你有什么堕负啊。

所以禅宗的高妙之处就在这里，不正面回答你的问题，而是帮你止息问题。只是众生的心识就是耐不住寂寞，不肯休息，总是在头脑和问题里转啊、思啊、想啊、找啊，不守本分，停不下来，是学人自己听不明白祖师的话，没有领会祖师截断众流的用意，反而认为是祖师在回避他，否定他，欺骗他。

曾经也有一些学人通过微信问我各种问题，我都没有正面回答，因为他问的问题与实修和改变他的心性没有关系。我都是直接让他去做功课，告诉他得到一个答案并不能解决你的疑惑，而是会助长你更多的疑惑。转变心性，才是修行的入手处。被意识所骗，寻求一个答案，那并不是修行。但是对方听不懂，还是不停地问我问题，请求我回答他的问题，还抱怨我作为一个师父，一点不慈悲，不为学人答疑解惑。最后搬出释迦牟尼佛来，说佛都是耐心地为众生解答，为什么禅师您这么冷酷无情，就是不回答我的问题呢？到最后，我也没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直接把他删除了。

大家记住了，禅宗就是禅宗，禅师有禅师的手法。他不会为了迎合众生，而曲解佛法。你有善根，有悟性，明白了禅师的手段和用意，就能言下顿悟。不明白禅师真正的用意，只是给你讲佛法，讲三天三夜，解答了你所有的问题，对你也毫无意义。

问：向来如许多言说，皆是抵敌语，都未曾有实法指示于人？师云：实法无颠倒，汝今问处自生颠倒，觅甚么实法！

学人继续问：难道前面您说的这么多，没有一句是真的，都是对治我的执著吗？没有任何真实之法指示于人吗？

师云：真实之法，没有颠倒，没有你这些问题和疑惑，也没有像你这样穷追不舍，没完没了。现在是你自己起了执心，你的问处自生颠倒，你看不到，却想觅什么实法。若无颠倒，便是实法。怎么可能在无颠倒外别有实法呢？

我们看黄檗禅师回答学人问题真是老婆心切。但是学人似乎还是听不明白禅师所讲，还在不停地问，不停地思惟、寻找实相。

如果换成是别的禅师，可能早就棍棒伺候了。所以这里学人问问题，祖师委曲开示，都是慈悲众生，是为了接引更多的初学。

祖师差一点就跟学人说：如果你想觅实法，不问就是实法了。其实已经都有这个意思了，但是学人就是不会。能够歇下这念妄想、这念疑惑、颠倒的心，立刻就与解脱相应了。

所以我们看，一个人不修行还好，只是执著世间五欲六尘。一旦修行了，又没修明白，反而会更执著，更可怕。修不好，会成怪物和神经病，会追着一个问题不停地问，停不下来。他不知道自己被自己的执著和妄想牢牢地拴住，出不来。

所以祖师说：实法无颠倒，是你现在自生颠倒。你在那儿颠倒妄想，在意识心里转啊转。这念心歇不下来，永远找不到实法。

云：既是问处自生颠倒，和尚答处如何？

此学人于最好的开悟时机又错过了，他非常执著地想要一个答案，迷失在对答案的执著里，而忘记了修行是为了觉悟和解脱，不是为了找一个答案。

他继续问：既然是我问处自生颠倒，那和尚您回答我是不是颠倒呢？我们看，一个修行人，他不反观自己的问题和烦恼的来处，反而质问和尚答处是否也是颠倒？他不知道祖师回答学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想把你叫停下来，你停不下来，又见和尚的不是。众生就是这样，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了，不去面对，开始找别人的问题，看别人的不是。

师云：尔且将物照面看，莫管他人。又云：只如个痴狗相似，见物动处便吠，风吹草木也不别。

师云：你只管借境看自己的心，关注你自己，不要去管别人。师又云：如果你一直这样，我说个什么，你就执著什么，一直问啊问啊，没完没了，就像一个痴狗一样，见哪儿有动静，就叫唤。也不管是人动，还是风吹草木动，一点觉知和主见都没有。

所以，什么是凡夫？每天不关注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而是迷到别人身上去，对别人的事特别感兴趣。经常会有人问我：禅师，你还有烦恼吗？他不问自己还有烦恼吗？而是问别人还有没有烦恼？你要看自己有没有烦恼，别问我有没有烦恼。

狗一听到风吹草动，就会立刻叫起来，也不管是不是有人。很多修行人也是这样见境就生心，遇事就好奇，看到发生什么事了，心就扑过去了，就住在上面出不来。所以一个真正明白的人，不会随着别人的问题跑，也不会看到什么心就着在上面，而是懂得随时转身离开。

又云：我此禅宗从上相承以来，不曾教人求知求解，只云学道，早是接引之词。然道亦不可学，情存学解，却成迷道。道无方所，名大乘心。此心不在内外中间，实无方所。第一不得作知解，只是说汝如今情量尽处为道。情量若尽，心无方所。此道天真，本无名字。只为世人不识，迷在情中，所以诸佛出来说破此事。恐汝诸人不了，权立道名，不可守名而生解。

黄檗禅师又说：我此禅宗是一脉相承下来的。从佛陀传法给迦叶，一直传到中国的六祖，一直到今天，禅宗仍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流行。历代祖师传法，从来不曾教学人求知解，着名相，研究义理和文字。就算说个学道学法，也都是接引中下根人的方便说。

真实之道和实相之法是不可学，不可传，不可得的。如果心里认为道是可以学，可以求，可以知解的，就会迷失真道。所以古人云：绝学无为闲道人。什么是道人？绝学。离一切学，是名真学。

道不可学，只能说是悟而已。说个悟，早就不是了。如果学道之人，心中存一个学，存一个知解，就迷失了正道。正道无道，正法无法。只要还有一念有所得，有所学，有所求的心，就与道相背。修行人都有法执，法执都很难断。要么就是没有开悟，因为懒惰和放逸，完全不学，犯圆觉经中的任病。要么就着在了学法和修道，不懂得放松，把自己修得死死的，修行本为解脱，最后反成枷锁。

道无方所，名大乘心。道没有方所，没有任何法可得，没有行迹可寻，你觅不到一个道，除了意识心里生起的一个道的概念，实无道也。

古人云：从门入者，不是家珍。为什么从门入者，不是家珍？因为真道无门，无路可走，无迹可寻，才是真道。又说：行鸟道。亦是此义。鸟道者，无道也。三祖大师说：究竟穷极，莫存轨则。不存轨则者，没有道和行迹可寻。

此心不在内外中间实无方所。心即是道，道即是心。心不在内外中间，没有方所。道亦如是，没有途径可达。所以经云：正直舍方便。

第一不得作知解，只是说汝如今情量尽处为道。修行最重要的是不要生解。所谓佛法，就是看到自己的执著处，打破你这些执著，不再用任何知见缠缚自己，就是佛法，就是智慧。佛法只是随方解缚，并没有什么真实的定法可得。你有执著，帮你指出，自己放下了，就解脱了。

情量若尽，心无方所。知解没了，知见消了，心不住了，实相就显现了，而又没有显现之量。心无方所，就是没有心可得，也没有什么道可得。一念离执，就能入道。

故云得鱼忘筌，身心自然达道。识心达本源，故号为沙门。沙门果者，息虑而成，不从学得。

所以，解脱才最重要。修行人应重实际，而不迷在理论和逻辑的解答上。解决烦恼才是大智人所关注的，而不是要一个答案。就像捕鱼的人，捉住了鱼，拿不拿鱼篓就不重要了。修行人没了烦恼，就不需要菩提和佛法了。放下了种种执著，自然得道，不需要再去找一个道。识得根本，认识本源，才是真正的沙门，而不是学到什么，做成什么。什么叫沙门果？沙门的成就是息虑而成，不是从外学到了什么。

这句话很重要：沙门果者，息虑而成，不从学得。希望这句话能成为我们修行的座右铭。时时提醒我们：修行是息心，是不向外求，是止息造作和有为。

狭义沙门是指出家修行人。广义沙门，是指一切修行人。所以，并不是穿着僧衣的人才叫沙门，而是识心达本源的人才是真正的沙门。沙门果就是修行的成果，这里并不是指声闻果，而是真正的大成就。真正的成就和开悟不是修造出来的，不是证得四禅八定，证阿罗汉果，它不是果报，而是觉悟自心，识得诸法实相，了了见于佛性。见性才是修

行真正的成就。这个成就是怎么成的呢？它是息虑而成，是妄心不起，是一念默契。它不是学得，不是修得，不是证得，不是向外求觅而得。

第十二讲

上一讲我们学习到沙门果者，息虑而成，不从学得。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座右铭，要刻在脑门上，刻在你家的门槛上、门廊上，刻在你的床头、书架上，刻入骨髓里。这一句话如果你领悟了，通达了，会用了，一切的修行就都掌握了。黄檗禅师在很多地方，都在讲这一点，祖师们也都在不停地重复这一点，经典里也在讲这一点。禅宗的修行就这一句话：息虑忘缘。息虑是过程，也是通往见性的必经之路，更是终点。佛言：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在不会休息之前，在没有休息彻底之前，在没有空掉一切执著之前，不要提做什么，修什么，有什么。不要说什么在世间历练，在红尘里历练，那都是给自己的贪心找借口，给自

己不能休息的心识找借口，给自己放不下世间的一切找借口，给轮回和沉迷找借口。

所以只有真正悟道的人才能真正休息下来，才能空掉一切。休息下来，空掉一切之后，再提利益世间，再提大慈大悲，再提妙用佛法，再提智慧和功德。没休息下来，不能空诸所有，只是凡夫，遑论佛法？

释迦牟尼佛成道，也只是休息下来无量劫中那念一直有法可得，有佛可成的心。所以一切修行成果，都是息虑而成，不从学得。学得的终会消失。学来的，都是知见、有为法。学来的都是无常生灭之法。唯有了悟本心空无一法，才是本法，才得本解脱。

我们修行不得成就，就是妄想、法执、有所得心不能止息，就是心有所住，一直向外求，向外找，所以不能成就无上菩提。唯有止息妄想分别和执著，才能顿见真如本性。

汝如今将心求心，傍他家舍，只拟学取，有甚么得时？古人心利，才闻一言，便乃绝学，所以唤作绝学无为闲道人。

黄檗禅师说：你现在以心求心，不识本心，总是希望从别人那里学到什么，这念心不止息下来，不向内看，什么时候才能悟道？

古人根机大利，听善知识讲一句话，就知道修行只是绝学。所以永嘉大师云：绝学无为闲道人。

如大梅禅师初参马祖，问：如何是佛？祖曰：即心是佛。大梅即大悟，遂于大梅山隐居。

如六祖开示慧明上座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时，阿哪个是慧明上座本来面目？慧明言下大悟。

如大珠见马祖，问马祖哪个是慧海自家宝藏。马祖只说个：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，一切具足，更无欠少，使用自在，何假向外求觅？大珠便顿领玄旨，心意便息，不再寻游。

如僧问临济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临济曰：若有意，自救不了。祖师这些开示都是截断学人想学取什么的心，让我们言下省悟。

不悟自己本有的佛性，不悟自心，向外求佛求法，就是将心求心。什么叫傍他家舍？傍是依傍的意思。就是舍掉自己的本家，去别人家里寄居，把注意力和兴趣放在了别人那里，到处参善知识，跟这个人学法，跟那个人学法，这学一些知见，那学一些道理，就是不悟自心。这叫傍他家舍。

只拟学取。就是只想从别人那里学得什么，想从经典中学到什么，不知道用自家宝藏。起心动念就是想学到什么，得到什么，想得福报，想得智慧，想得到善知识加持。心里只想着学取知见和道理，不愿意歇下心来实修。

什么是绝学无为？绝学就是无为，无为就是绝学。无为与绝学和做不做什么，学不学什么无关，而是跟有没有所求有关。不再生起有所得心，无论做什么，都是绝学，都是无为。有甚么得时？

哪有得的那一天呢？只要这一念心没有真正歇下来，永远不能与无上菩提相应。

古人心利。古人根性大利，染污的少，习气少，心中执著挂碍少，所以一听到佛法的要点，立竿见影，立刻就去行动，就能受用佛法，就能开悟。不像我们现在，物质很丰富，享受也很多，大家都迷于快乐的生活，贪著五欲六尘，所以染污的比较重，习气也重，虽然也修行，但是没有出离心。虽然听闻再多的开示，学习再多的心要，记得很多的句子，只是当时学的时候明白道理，遇到境界全忘了。理学了一火车，事上一件也透不过。

像船子和尚，开悟以后，弄个小船在江边摆渡，也不讲法，天天歇着。船子和尚说：藏身处没踪迹，没踪迹处莫藏身。这都是只做息虑忘缘的功夫，于三界不现身意的功夫。像高沙弥，药山给他开示法要，他听明白了，连戒也不受了。就在药山的寺庙下面搭了一个小茅棚，在那里息虑忘缘，做保任的功夫。

这个时代学禅宗的人，也有不学的，但是因为懒，因为烦恼不断，因为耐不住寂寞，不是真绝学，而是学不下去了。禅法是不学了，又去搞世间五欲六尘去了。或者时学时不学，一边在红尘里沉迷，一边学些佛法，美其名曰：不负如来不负卿。其实都是自赚赚人，最后耽误的是自己。

很多学禅宗的人，只是学了祖师的一些知见，把这些知见当成自己的修行了，而自己的习气、心有所依的惯性，一点都没转变。自以为学明白了，自以为开悟了，把祖师和佛的境界当成了自己的境界，犯了圆觉经中的任病。一切佛法都不学了，经也不看了，坐也不打了，天天吃喝玩乐。无常来的时候，老婆跟人跑了的时候，身体生病的时候，单位倒闭的时候，做买卖赔钱的时候，被人骗的时候，起了烦恼，生了大苦。掉到境界中出不来，得了抑郁，久久受苦，不能解脱。所以，只学些知解，没有真正绝学无为，是非常可怕的。达摩祖师说：若不见性，一切时中拟作无作想，是大罪人，是痴人，落无记空中，昏昏如醉人，不辨好恶。若拟修无作法，先须见性，然后息缘虑。

今时人只欲得多知多解，广求文义，唤作修行。

今时人修行只想多知多解，广求理解佛经的义理，把这个叫作修行。不知道休息身心，转化内心的贪嗔痴，心不外驰，找一个地方息业养神，才是修行。《楞伽经》中说：三世如来有二种法，谓言说法及如实法。众生都着在言说法中，而不知道去实修。

自古以来，求知解的人、求文义的人，研究名相的人就很多。把研究文字，琢磨义理，分析言句，讲经说法，唤作修行。真正问到关键的地方，如聋如盲，不知道如何出生死，如何是真解脱。

古时如此，现在依然是如此，有过之无不及。绝大多数修行人都是求知解，求文义，执著经典所说，研究义理。这也是修行人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。过去连永嘉大师、临济禅师、神会禅师、德山禅师，许多禅师都是在经教上用功很多年，最后发现错用了心，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，才放下对文字的研究。

不知多知多解，翻成壅塞。唯知多与儿酥乳吃，消与不消，都总不知。三乘学道人，皆是此样，尽名食不消者。所谓知解不消，皆为毒药，尽向生灭中取。真如之中，都无此事。

不知道多知多解，障碍本性。执著经典文字，表面上学习了很多义理，什么一心三藏，摩诃止观，中论，百法明门，各种注疏，都是在知解中作活计，不是真正的修行。

过去有专门修法华的天台宗，有专门修楞严经的，有专门修华严经的，叫贤首宗，有修三论宗的，学唯识的，这些都是以学习经论为主，并把经论里写的方便法当成定法去实修。修各种禅定，执著观想、坐禅、持咒、仪轨等，也是依照经典而修，但是把这些方便法当成了实法。还有作注作疏的，比如澄观国师，宗密禅师，智者大师等，他们留下很多研究义理的文字，但这些知见和义理其实都会障碍本性。学人不知，以此为宝，却背道而驰。

作为研究佛教义理的著作来说，有些文字水平极高。比如永明延寿大师的《宗镜录》，一共一百卷。明朝憨山大师的著作，有二十几本，智者大师的天台三大部。三藏十二部的精华都浓缩在这些

著作里，再加入作者的理解和阐述，写的气势磅礴，旁征博引，义理深厚，论证严谨。但是在禅师眼里，这些都不是道，不是修行，只是障碍本心，而不能让学人活出法身。

研习文字，会把佛法局限在意识和知解中，反而失去了佛法最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自在解脱。文字只是指月的手指，解脱的工具，不可把研究文字当成修行。

贪著经典文字的人，就像母亲给孩子喂奶，只知道一个劲儿地给孩子奶吃，也不管孩子是否能消化。学习文字义理的人也是这样，不管自己能不能消化这些知见，学着学着，就当真了，就被这些义理障碍了。不知道那些道理都是随宜说法，因人说法，一时说法，不是定法。一味地学习名相概念，学习很多道理，却用不出来，被理所障，就像孩子不能消化食物一样，最后身体出了毛病。三乘学道的人，都是这样，贪著经典，把经典里写的东西当成真实的。

《楞伽经》云：彼人愚痴，不知言说是生是灭，义不生灭。一切言说，堕于文字，义则不堕，离有离无故，无生无体故。

诸法自性，离文字故。是故大慧，我经中说：我与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，不答一字。

菩萨摩訶萨应随于义，莫依文字。依文字者，堕于恶见，执著自宗，而起言说...不能令人心得悟解。

真实法者，一切戏论，悉皆息灭。

大慧，譬如有人以指指物，小儿观指，不观于物。愚痴凡夫，亦复如是，随言说指，而生执著，乃至尽命终，不能舍文字之指，取第一义。

大慧，实义者，微妙寂静，是涅槃因。言说者，与妄想合，流转生死。...著文字者，宜速舍离。

《楞伽经》中有许多篇幅在讲文字语言是虚诳法。智者取义，愚人着于文字。所以前几代祖师最初传法都是传《楞伽经》，就因为这部经强调了离心意识，不着文字。这也是禅宗最大的特点。

文字语言从心意识生，离开心意识没有语言文字。因心意识而有生灭一切有为诸烦恼苦。心识若寂，诸法即空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如果我们碰到那些执著文字和义理的人，不要与其诤论，不要执著在道理上要胜过他们。六祖说：诤即失道义，自性入生死。为我相不断故。

三乘学道人，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修行人，都是此样。都是执著文字，尽名食不消者。没有把佛法的本义弄明白，执著文字这个手指，而不去看自心那轮明月。如果学习经典，只是学一些知解，而不懂得怎么去用，就是知解不消，知解就成了毒药。文字和义理就像一个大网一样，把人网在里面，很难出来。永嘉大师说：分别名相不知休，入海算沙徒自困，却被如来苦呵责，数他珍宝有何义。从来蹭蹬觉虚行，多年枉作风尘客。

执著经典和文字，会让你看不到本性。本来是治幻病的药，反而成了众生的病。经典文字本来是治你烦恼病的，烦恼病没治，又多出一个执著，多出一个烦恼来。经典文字是让我们从贪嗔痴中出来。粗的贪嗔痴离了，又多了一个法执，文字执，佛执。从世间法的执著里出来了，又迷到佛法里面出不来了。所以，即便是乳，吃多了也会要命。就算是佛药，执著了，也会成病。

尽向生灭中取。你把文字义理研究得再透，都是生灭心行，都是有为法，非是真正的佛法。

真如之中，都无此事。真如之中无何事？无文字，无义理，无知解。文字之法是虚妄的，真性之中没有这些。天台三大部读得再熟，宗镜录读了几遍，圆觉经大疏钞，华严经疏钞，古德注的各种金刚经，全看通了，不是修行。像德山禅师，给金刚经注疏，写青龙疏钞，弄了两担，最后全烧掉了。

德山禅师形容研究义理：穷诸玄辩，若一毫置于太虚；竭世枢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。

临济祖师过去也一样，研究唯识学，学百法明门，去见大愚禅师。夜里与大愚禅师对坐，给大愚禅师讲这些东西，很自负地讲了

一夜。大愚禅师第二天只说了一句话：我好心留你过夜，你却放了一晚上屁。一句话把临济祖师所讲的全给否了。

过去很多经师和座主去参陈睦州尊者。这些座主有讲《金刚经》的，有讲《圆觉经》的，有讲《楞严经》的，有讲唯识论的。他们到了陈睦州尊者那里，都被陈睦州问得哑口无言。经讲得再熟，到了禅师那里，一句也用不得。

很多经师去见大珠和尚，与大珠和尚论经，都被大珠和尚问得经常语塞。这里我们摘选一段大珠和尚与一位讲金刚经的座主之间的对话，就能看到讲解经论的人与禅师之间的差别，也能看出讲经的法师对经典的理解只是依文解义，而禅师才是真正的通达其义：僧问：师说何法度人？大珠曰：贫道未曾有一法度人。曰：禅师家浑如此？

大珠却问曰：大德说何法度人？曰：讲金刚般若经。

大珠曰：讲几座来？曰：二十余座。

大珠曰：此经是阿谁说？

僧抗声曰：禅师相弄，岂不知是佛说耶？！

大珠曰：若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则为谤佛，是不解我所说义；若言此经不是佛说，则是谤经。请大德说看。僧无对。

大珠少顷又问：经云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大德且道阿哪个是如来？曰：某甲到此却迷去。大珠曰：从来未悟，说什么却迷。

僧曰：请禅师为说。大珠曰：大德讲经二十余座，却不识如来。其僧再礼拜，愿垂开示。大珠曰：如来者，是诸法如义，何得忘却？曰：是，是诸法如义。

大珠曰：大德！是亦未是。曰：经文分明，哪得未是？大珠曰：大德如否？曰：如。大珠曰：木石如否？曰：如。大珠曰：大德如同木石如否？曰：无二。大珠曰：大德与木石何别？僧无对。

乃叹云：此上人者，难为酬对。又曰：禅师如和尚者，实谓希有！礼谢而去。

故云：我王库内，无如是刀。

这句话出自《大般涅槃经》。多看经典有利于我们理解祖师的法语开示。虽然禅宗祖师每天讲不着文字，但个个通经通论，广学多闻，引经据典。经师们往往轻视禅师，以为禅师们不学经典，其实禅师们学的经典更多，更深，理解的更透彻。古人引用典故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原始出处，结合原经文的故事和比喻，就更容易理解祖师的开示。

我王库内，无如是刀。有一个国王，王子有一把宝刀，他有一个很穷的朋友，听说这个王子有一把宝刀，很想看看这把刀，但是他没看清楚这把宝刀具体是什么样子。后来这个王子携这个刀跑了，国王就抓到他这个朋友，因为这个朋友做梦说梦话时，提到这个刀。国王把他抓住了，问他这个刀是什么样子。因为他没看到刀的真实样子，只是听王子说过，就讲这个刀像羊角，国王听他讲得不对，就把他放了，说：我王库中，没有这样的刀。

这个故事中的刀比喻众生清净本性，穷人描述刀的样子，比喻本性离一切言说文字，所有文字言说，描述的都不是本性。就像穷人无论怎么形容那把刀，都不是真刀一样。

从前所有一切解处，尽须并却令空，更无分别，即是空如来藏。

修行人一定要把以前从经教中或是别人那里学来的各种知见、知解清空，全部扔掉，扔得干干净净，更无少许分别，才是空如来藏。空如来藏就是清净本性。

如来藏者，更无纤尘可有，即是破有法王，出现世间。

如来藏有三义，一是空如来藏，一是不空如来藏，一是空不空如来藏。此三义是一义，不可分割。空如来藏是指清净自性无少法可得。不空如来藏，是指自性能生一切诸佛智慧、解脱功德。空不空如来藏，是自性虽能生万法，但万法皆不可得，空与不空，其义

不二。所以，不论是讲空如来藏，还是讲不空如来藏，都是讲自性，都是一个境界。不能认为它们是两个境界。

《大般涅槃经》中有一段开示，就是在讲此三义：又解脱者，名空不空。若言空者，则不得有常乐我净；若言不空，谁受是常乐我净者？以是义故，不可说空及与不空。空者，谓无二十五有及诸烦恼、一切苦、一切相、一切有为行，如瓶无酪，则名为空；不空者，谓真实善色，常乐我净，不动不变，犹如彼瓶，色香味触，故名不空。

如来藏者，即是真如自性，更无纤尘法可得。这是从空的角度讲佛性。是名破有法王，出现世间。破有法王，出现世间，出自《法华经》，所以经典里对实相的描述很清楚，只是学人看不懂，不知道这些都是自证境界，只知道去研究道理，不知道要舍诸世间一切所有，方与如来藏相应。

亦云我于燃灯佛所，无少法可得。

金刚经云：我于燃灯佛所，实无少法可得。是故燃灯佛与我授记，汝于来世，当得成佛，号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者，息掉所有想得到什么的心，就是释迦佛。真正悟到了无所有，无所得，才能彻底休息。

此语只为空尔情量知解。

金刚经里的这句话，只是为了除掉我们内心所有的执著。内心的执著没有了，自然就得道了。所以佛法不是求得什么，而是去掉什么；不是拥有什么，而是放下什么。不是捆绑自心，而是给心解缚，还心自在。

但销镕表里情尽，都无依执，是无事人。

只要能真正融汇贯通，内外不住，世间出世间法都不贪著，即是无事人。无事人即是佛，佛是无事人。凡情断尽，不需要别求圣境，即得解脱。

三乘教网，只是应机之药，随宜所说，临时施設，各各不同。但能了知，即不被惑。

三乘教网，是指佛陀施設的三乘经典文字，所有的教法。这些文字教法都是应机之药，随宜所说，临时施設的对治法，非是实相。三乘教法是应众生根机而说，不可执以为实。对此若能了知，即不被佛法所惑。若不明此，即被佛法障碍。古人云：佛病最难医。

什么是佛病？把经典里讲的一切都当真，不知道那是对治不同根机之人的方便说，不是究竟。比如我们学《楞严经》，不了解这一点的人，就会把《楞严经》里所讲的种种境界、三昧、阶级都当成定法，当成真实的。不知道那都是对不同人的不同引导。

所以每一部佛经都是对机而言，各各不同。比如净土宗的经典讲有佛，有西方，有往生。金刚经里讲无佛，无来去，无生灭。这就是对应的根机不一样，所以讲说就不一样。都不能执著。

《华严经》讲发菩提心。《维摩诘经》、《思益梵天所问经》、《佛说法句经》讲发心是妄想。无数经典讲贪欲障道，《诸法无行经》里讲贪欲即是道，勿坏于贪欲。知是为世尊，知是为法将。其它经典讲离淫怒痴为解脱，《维摩诘经》讲淫怒痴即是解脱性。

到了禅宗和祖师禅，说个佛字都要漱口三天，谤佛才是赞佛。有时举拂，有时竖指，有时哭，有时笑，正行逆行天莫测，嬉笑怒骂无非佛法。

第一不得于一机一教边守文作解。

学习禅宗，首先不能于某个境界，某部佛经，某段文字上作知解。知解是宗门最大的忌讳。古人云：入此门来，莫存知解。一机，是指境界，场景，祖师施設的手段，比如竖拂，举拳，作揖等。经常有人对祖师的手段作种种揣测和知解，都不是祖师的本意。一教，是指一部经。守文作解，是指依文解义，错解佛意。

何以如此？实无有定法如来可说。

为什么不能于一机、一教边守文作解。因为实相中没有定法可得，没有少法可得。若有所解，即成定法。比如《涅槃经》讲佛性是常，学人把这个常当成了定法。去问六祖佛性是常，此意如何？六祖说：佛性是无常。六祖说佛性是无常，把法说活了，是为了破除对佛性是常的定解。

比如我们现在经常讲接受因缘，接受一切。有人对此就做了定解，认为什么都接受才是接受，不知道拒绝，不接受，也是接受。火烧到身体了，走开，才是接受因缘，接受什么因缘？接受身体的因缘，而不是火的因缘。不是站在那里被火烧才是接受。所以佛法学不明白，执著一端，错解佛法，或者于法作定解，就会越学越呆，越学越傻，越学束缚越多，越不自在。

有一次黄檗禅师在佛殿礼佛，当时大中帝在这个寺院里出家做沙弥，就用《维摩诘经》中的一句话质问黄檗禅师，他说：经典里说，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僧求，您在这礼佛干什么？有人认为这句话就是看了佛就跑，看到经书就撕，看到僧人就骂秃驴。这是把法学偏了。黄檗禅师说：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僧求，我常礼如是事。沙弥说：既然如此，用礼干什么？黄檗便打沙弥。黄檗为什么打沙弥？因为沙弥看不到自己的执心，在争论是非对错，这样讲就没完没了。

祖师礼佛，与凡夫迷信礼佛是不一样的。祖师礼佛，没有能礼所礼，也不为求什么，正所谓，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僧求。只是日常施为，随顺世间，做事表法而已。修行得道后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。饿了吃饭，冷了穿衣，众生说有，我亦说有。在寺院生活，上香礼拜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，是沙弥自己生心动念，在那里挑祖师的过失，祖师给了恰当的回复，还不依不饶，最后只能棒喝。祖师没功夫与你论对错，论是非，所以只能用打。

所以古人悟道后，师徒之间，弟子还是弟子，师父还是师父。弟子在师父面前，要执弟子礼，端茶倒水，东西走使。不能说悟道

了，就不讲世间法，跟师父没大没小，不讲威仪礼节了。不是，而是一切照旧，这才是佛法。

我此宗门，不论此事，但知息心即休，更不用思前虑后。

我此宗门，不论此事。此事就是研究义理文字，知解佛法。只要知道休息身心，不再求什么，便是修行，不用思前虑后，想来想去。一念心有所住，便背道而驰。

第十三讲

问：从上来皆云即心是佛，未审即哪个心是佛？师云：尔有几个心？云：为复即凡心是佛？即圣心是佛？师云：尔何处有凡圣心耶？云：即今三乘中，说有凡圣，和尚何得言无？师云：三乘中分明向你道：凡圣心是妄。

学人问：从世尊付法迦叶以来，诸佛祖师都讲即心是佛，但是我不知道这里的“即心”是指即哪个心是佛？

师云：你有几个心？

学人问：我的意思是说，凡夫心是佛，还是圣人心是佛？

师云：你到哪里找凡心和圣心？凡心圣心是你的分别和妄想。心就是心，哪有什么凡心和圣心？

学人问：但是三乘教法中，说有凡夫，有诸佛圣人，和尚您为什么说没有凡圣心呢？

佛经里确实有佛，有菩萨罗汉，有凡夫众生，我们平时也会讲佛与众生，讲凡夫，讲圣人，但这都是方便说，随世俗谛而说，实相中并没有凡圣的区别。著相就见凡圣，离相则是一心。

师云：三乘教典中分明向你道：凡圣心是妄。你只是看到了经典里讲的凡圣的区别，忘了经典里还讲到凡圣心是妄想和分别。

尔今不解，反执为有，将空作实，岂不是妄？妄故迷心。汝但除却凡情圣境，心外更无别佛。祖师西来，直指一切人全体是佛，汝今不识，执凡执圣，向外驰骋，还自迷心。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。一念情生，即堕异趣，无始以来不异今日。无有异法，故名成等正觉。

你现在不悟经典里所说的凡圣心是妄想，是分别，反执为有凡心有圣心，将佛所说的方便法作实法解，岂不是妄想？因为起了妄想，所以迷失了本心。

众生的妄想来自分别自心，来自于一念不觉，然后念念住著。所以分别凡圣、真假、性相、体用，这些都是妄想，覆盖真如。经常会有人问我：金刚经中所言的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这个“其心”是真心还是妄心？他没有注意前面所说的“应无所住”，而去分别其心是真是妄，所以恰恰心有所住，而不因为看到这句话直接解脱，却粘着在探究“其心”是真是妄，或者疑惑“其心”是什么心上面。心有所住，假名为妄。因为妄想，所以迷失本心。

汝但除却凡情圣境，心外更无别佛。只要你离开凡情圣境的分别，既不执迷凡夫的境界也不求佛的境界。离开佛与众生的分别，离开真与妄的分别，离开生死与涅槃的分别，直下便是本体，更无少法可得。

祖师西来，从达摩到六祖，到历代禅师，全是直接开示众生心性即是佛，离此心外，无有别佛。禅宗唯传一心，但悟一心，没有二法。祖师师承，都是一种意趣，令众生出离心意识的住著。

汝今不识，执凡执圣，向外驰骋，还自迷心。你不知道自己当下问问题的心就是本心，只不过你被所问的问题障住了。这念心一止息，即是本佛，却还执著凡心圣心，向意识中驰骋，迷失了本性。不见自心，分别真妄。正在做佛，却不识自己这尊真佛。

不管我们是处在迷的状态，还是住于某个问题，还是在烦恼诸苦中，还是在念头里流转，还是执著什么境界，一切众生日用的一切都没有丢失本佛，都是佛性在起作用。只是你执迷在作用里出不来。所以祖师向汝道：即心是佛。是为了让你直接从各种问题和住著里出来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

在这个作用上一念不觉，一念情生，一念立知，一念意解，就堕入异趣，名堕六道。所以堕三恶道，在六道里轮回，不是说死了以后发生的事，或者到一个实有的六道境界去轮回，不是。你一念情生，一念覆盖真如，知上立知，一念妄想心生，一念住著，五蕴就出来了，六道就出来了，轮回就开始了。

无始以来不异今日。不管众生心是迷是悟，是住是着，众生心性，无来无去，无始无终，不生不灭，恒常寂静。乃至三大阿僧祇劫也好，过去生也好，都是一念妄想才有。无始以来，都不异于当下这一念。三祖大师说：宗非促延，一念万年。促延就是长短。心无始终，无长短，无过去未来，只是现前一念作用，而此作用随用随空，了不可得。

所谓的受生就是一念妄想心生。心上安心，心上找心，知上立知，五蕴就出生了。念头是不可思议的，一念起来不觉，就随念流转。其实所有的轮回，所有的生死，所有的境界，都是念头的执著，念头的流转。我们越修行，越明理，越在平时用功，就越能发现，是念头自己在创造一切法、一切轮回和解脱。

所有的烦恼痛苦，都是念头在执著自己而已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。为什么念头会执著自己？就是习惯性地分别自心境界，没有觉悟，不知道做善护念的功夫。没有休息六根，导致念头生起的时候把控不住。就算明白了修行的道理，也信受禅宗这一法门，理上非常清晰明白，知道万法唯心所现，心生则种种法生。但是如果不做功夫，不善护念，不善护六根，不进行牧牛的训练，理上再明白都没用。习气起来的时候，还是会随念流转，对境还是会生烦恼，还是会生执著。

理虽顿悟，事须渐除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功夫，要身体力行去歇下来，休息六根。不要天天捧个手机看，天天到处跑，四处找乐。心停不下来就是轮回。

无有异法，故名成等正觉。法只是心，心即是法。佛只是心，心即是佛。无二心，亦无二法。识此本心，即是修行，即是觉悟，即是解脱。所谓成等正觉，只是悟无法可得，歇下向外驰求造作的心而已。

云：和尚所言即者是何道理？师云：觅什么道理？才有道理，便即心异。

即心就是此心，也即一切众生当下正用的心性。学人不知道“即心”只是一种方便形容，实际上找不到这样一个心。他非要弄明白这个“即心”是什么意思。这个问题跟上一个问题一样，还是迷在对心的执取上，非要知解此心。他想问，这个“即心”到底是你的心、他的心，还是我的心？即心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黄檗禅师说：觅什么道理？才有道理可讲，就有了妄想分别，反而盖住了此心。觅道理就错失了此心。找道理，前面所讲的一切都没听明白。心是要用的，不是要想的，随用随空，不是去分别和执著的。前面已经讲了，一念情生，即堕异趣。你还在这儿打妄想，知解此心。

心若有道理可讲，即非心也，便成心意识，便成定法，便成定论。刚有道理，就变成了二法了。心即是理，理就是心，不可于心上别求道理。离此心用，别找道理，了不可得。皆是知上立知，即无明本。禅宗没有道理可讲，实相无道理可讲，解脱无道理可讲。越讲道理，越是束缚，越不自在，越被心意识所缚。能讲出来的都是识心妄计，但有言说，皆无实义。

现实生活中看到两个人要辩论佛法，是永远辩不出真理来。不如各自散去，老老实实休息。说话可以，如果抬杠，如果讲理，讲不出什么理来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没什么道理可讲，道理是给世间人讲，是哄小孩儿的。到了明白人那里，只是任运自在，随处解脱。

云：前言无始以来不异今日，此理如何？

学人言：刚才您说，无始以来，不异今日。我没有听明白，这是什么意思。

师云：只为觅故，汝自异他，汝若不觅，何处有异？

师云：因为你一直在起心找一个道理，找一个同异，所以不能默契。你正生起一念疑心的时候，就与道相隔离了。所以我们需要练习的是停止一念起疑问的心，把这念心转到其它事情上去。离开当下这念住著心，就没有任何问题了。

也就是说，如果不觅不问，直下就是了，哪里还有个异？

云：既是不异，何更用说即？

学人问：既然不异，为什么还要说即心即佛？还要说个即呢？

师云：汝若不信凡圣，阿谁向汝道即？即若不即，心亦不心，可中心即俱忘，阿尔更拟向何处觅去？

师云：如果你自己不起凡心圣心，不妄想分别，直用此心，我怎么会说即心即佛呢？所以祖师也好，佛也好，讲出任何一个道理，都是破我们的执著，提醒我们从问题里出来，直用此心，并不是让我们对这个道理再生执著，再去分别它。

所以说个即，也没有即，说此一心，心亦不可得。哪个心是佛不可执著，即也不可执著。妄自烦恼，说有菩提。本无烦恼，焉有菩提？

马祖讲即心是佛，大梅禅师听了以后就明白了，就住山去了。他明白什么了？不是明白此心是佛是什么的道理，而是知道怎么用这个心，怎么直接成佛。所以后来马祖想考验大梅禅师，又派人给大梅传话，说现在马祖不讲即心即佛，而讲非心非佛。大梅听了，不受他骗，说：这老汉惑人，任他非心非佛，我只是即心即佛。所以，真正明白这句话的人，就不会被一个道理和一个定法所束缚，而是使用自在，无拘无束。

人们都以为理解了道理才能去做，才能解脱，其实正好相反，去做了才会真正的理解，才能真正解脱。你永远无法理解你没做过的事。听一千个人讲苹果的味道，不如自己亲自尝一口。听一万个人讲如何休息身心的道理，不如直接坐下来去休息。

你看如果你执著了一个即心即佛的道理，那非心非佛又是什么？又怎么理解呢？理解它有什么用？理解一个道理不如直接去做。直接去做，才能真正理解。即心即佛是讲给那些不知自心是佛，不会用此心，不会做佛的人。非心非佛是破执著有心有佛的观念，都是让我们解脱的，不是让我们分别和执著的。说即心即佛也好，说非心非佛也好，都是让你直接从思惟中出来的。

可中心即俱忘。当我说即心是佛的时候，不要起一个即想和心想。即与心都忘掉才是真正的即心即佛。心即俱忘，悟亦不住，才是真悟。

不起心的时候，你上哪儿去找一个心，去觅一个佛？祖师讲这些道理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我们直接解脱、言下大悟。这一句话你听明白了，完了，可以不再听任何法了。

真的听明白了，当下就做了。当下去做，又验证了所明白的理。这叫顿悟顿修，一悟即至佛地。

问：妄能障自心，未审而今以何遣妄？师云：起妄遣妄亦成妄，妄本无根，只因分别而有。尔但于凡圣两处情尽，自然无妄，更拟若为遣他？都不得有纤毫依执。名为我舍两臂，必当得佛。

学人问：我知道妄能障碍自心，那怎么才能遣除妄想呢？

师云：以妄除妄，还是未离妄想。妄想无根，不住，不对治，妄想自己就灭了。如果起心对治妄想，对治之心即是妄想。妄妄不断，无有了时。

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妄想。妄想就是虚妄的想法，没有实性，本来就不可停留。其本质是空，了达这一点不需要对治，不管它，它就会消失。只是我们不了解它，被它所骗，总想除掉它。妄想本来是没有的，一想除掉它，这个欲除之心，又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妄想。先前的妄想已经消失了，已经空掉了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想除掉空的妄想。想除掉妄想的这念心也是空的，但是你不了解它，就会住在这个除上。

尔但于凡圣两处情尽，自然无妄。更拟若为遣他？你只要能于凡圣两处心息，不求真，不断妄，了知二法空无相。不再起对治心，自然无妄。还要除它干什么。

都不得有纤毫依执。心中对任何东西都不得有一点点执著。

名为我舍两臂，必当得佛。这句话也是出自《法华经》。这句话有譬喻之意。是指舍掉一切二法，舍凡舍圣，舍世法舍佛法，舍空舍有，舍身舍心，舍内舍外，舍能舍所，一切二边皆舍，这就叫我舍两臂，必

当得佛。舍妄舍真，舍生死舍涅槃，舍烦恼舍菩提。舍分别，舍执著，是名我舍两臂，自当作佛。

云：既无依执，当何相承？师云：以心传心。云：若心相传，云何言心亦无？师云：不得一法，名为传心。若了此心，即是无心无法。云：若无心无法，云何名传？师云：汝闻道传心，将谓有可得也？所以祖师云：认得心性时，可说不思议。了了无所得，得时不说知。此事若教汝会，何堪也？

学人云：既然您说要无依执，那向谁去学习佛法呢？修行需不需要师承？

师云：以心传心，以心印心。自心是真善知识，自心是唯一传承。离心之外，无别有能传之人，亦无可学之法。心是本有，故云非师相授与，我亦无所得。

问：若言以心传心，心心相传。为何又说心亦无？

师云：所言传心，非是有心可传，亦非有法可传。无心可传，无法可得，名为传心。莫错解此义。若了此心是无心之心，此法是无法之法，无心亦无法，是名此门传心。

学人问：若无心无法，为何叫作传心？

师云：你只是听道传心，便作传心解，以为有心可传，有法可得。莫执著文字，不要错解传心。所以祖师说：认得自心本性时，就会感叹真是不可思议：原来本心没有少法可得。

此心清净本然，一法不立，一法不除，一切时中，自性自如。唯妄想分别，障碍此心，不得解脱。

所以得道之人，只是得个无得；悟道之人，只是悟得个无心。真得道者，不会说自己得道，因为实在没有能得，亦无所得。如果一直用意识知解心，而不去默契和验证此心，你永远无法悟得此心。

问：只如目前虚空，可不是境？岂无指境见心乎？师云：甚么心教汝向境上见？设汝见得，只是个照境的心。如人以镜照面，纵然得见眉目分明，元来只是影像，何关汝事！

学人问：就像我现在眼前看到的虚空，难道不是境吗？难道不能见境即见心？现在也是这样，修行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，即见相即能见性，见法即见心。其实这些都是不识本心，将意识知解出来的一个妄念，一个知见当成见到实相。见相即见心，不是于见相时生见性想，而是见无见想，见的刹那，离一切想，见亦不可得，假名见性。

除此之外，哪有什么见相即见心。达摩祖师云：若见相即见鬼。见时不生见想才是实相。但有少分想，少分知解，都是妄想。见相后生了一个念：相就是性，见相即是见性，这是妄想，是知上立知，即无明本。

佛经里说的肉眼见佛性，见只是见，不作见想。不作见想，见就是性，性即是见。若作见性想，即非见性也。故《楞严经》说：见见之时，见不是见；见犹离见，见不可及。

见犹离见，见不可及，所以见性即见心的说法还在心意识的范围里，与真正的见性正好相反。

师说：甚么心教汝向境上见？是哪个心让你向境上去见实相？就算见得，见也只是个照境的妄心。

如人以镜照面，纵然得见眉目分明，元来只是影像，何关汝事！就像人拿镜子照自己的脸一样，就算在镜子中见到眉目分明，也只是影像，何关真正的面目。

人见到相，生了相想，那就是相，不可认为是性。除非你打妄想，认为相就是性。说相即是性，那是说离性无相，相从性起，但不可作相即是性想。就像你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可以说镜子里的自己来自于镜外真实的自己，不可说镜子里的自己就是真实的自己。真实的自己离于镜相。相与性亦复如是。所以金刚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又云：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

云：若不因照，何时得见？师云：若也涉因，常须假物，有什么了时？汝不见他向汝道：拨手似君无一物，徒劳漫说数千般？云：他若识了，照亦无物耶？师云：若是无物，更何用照？尔莫开眼寐语去。

学人说：若不因照，何时得见？若不因镜因照，怎么看到自己呢？

师云：如果需要一个因才能得见，就须要一直假借他物，就不自在。那样的话，总是要借助一个东西才能见到真实，所借助的东西如果没有了，又怎么办呢？那样有什么了时？

就像人照镜子一样，不必要借助于镜中的像才能认识自己，摸一下自己，低头看一下自己，转身走掉，做任何一个动作，都能看到自己，感知到自己，都能证明自己的存在。

见性亦复如是是不是靠见外面的境来见心，而是息掉想见到心的那个妄想，妄想一歇，正好与自己默契。已经是自己，不需要再找自己。

众生总以为见性有个能见和所见，以为要借助于心识才能觉悟，需要时时起观照才能觉悟。不知这样恰恰障碍了本觉，恰恰是无明和妄想。而真正的见性是，心意识一转，一不住，就开悟了。很多人认为修行要时时反观，提起觉知，才能开悟。这不是开悟，而是相反，放下觉知，才是本觉。三祖曰：虚明自照，不劳心力。

师继续说：你没听过古人经常说：展开双手给你看，手里什么也没有。本性也是这样什么都没有。说一千道一万，也是徒劳，什么都没说。

学人问：学人如果识得了本心，照也是空吗？就不用观照了吗？

师云：若是空，更何用照？你不要睁着眼睛说梦话。打住吧。

这段对话终于结束。大家不要认为这些对话与自己没关系。我们在求法的路上都会犯这个毛病，而且还会一直犯下去。只要你没有好好做息虑忘缘的功夫，都会不知不觉被自己无端起的一念所骗，知上立知，头上安头，一直提问，一直寻找，转寻转远。

第十四讲

上堂云：百种多知，不如无求最第一也。道人是无事人，实无许多般心，亦无道理可说，无事散去。

师上堂说法：知道的再多，不如无欲无求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道人是无事人，没有那么多心思想这想那，求这求那。也无那么多道理可讲，讲来讲去，都是妄想知见，与真正的修行和解脱没有关系。没事大家散了吧。

这里祖师再次提醒大家修行最重要的不是多求知解，而是无欲无求，做无事人。同时，不要执迷于讲说道理。宗门是行门，道理只是顿悟，剩下的就是直用直行，出离知解。语言文字对禅宗祖师来讲，只是工具中的一种。禅宗更多的手段和方法都不是讲出来的，而是各自回到自心上，各自转化内在的习气。

问：如何是世谛？师云：说葛藤作什么？本来清静，何假言说问答。但无一切心，即名无漏智。汝每日行住坐卧，一切言语，但莫着有为法，出言瞬目，尽同无漏。

学人问：什么是世俗谛？世俗谛是针对第一义谛而言。有的人会问，这个学人为什么不问第一义，而问世谛呢？这是学人在考禅师有没有智慧回答这样的问题，有问难的意思。我不问第一义，我就问世谛，您能告诉我什么是世谛吗？

黄檗禅师给了相应的回应。我们先看一下经典里是怎么解释世谛和第一义谛的。

《涅槃经》云：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所说世谛、第一义谛，其义云何？世尊，第一义中有世谛不？世谛之中有第一义不？如其有者，即是一谛；如其无者，将非如来虚妄说耶？

善男子，世谛者即第一义谛。世尊，若尔者，则无二谛。

佛言：善男子，有善方便，随顺众生，说有二谛。善男子，若随言说，则有二种：一者世法，二者出世法。善男子，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义谛，世人知者名为世谛。善男子，五阴和合称言某

甲，凡夫众生随其所称，是名世谛。解阴无有某甲名字，离阴亦无某甲名字。出世之人，如其性相而能知之，名第一义谛。

上面是经典里讲的什么是世谛和第一义谛。

在禅师这里，第一义尚不论，何况世谛。所以师云：说葛藤干什么？自性本来清静，要用即用，不用即休，随处解脱，不须要言说问答才能弄明白。

但无一切心，即是诸佛无漏智慧，亦是诸佛用心处。你只要每天行住坐卧、一切动用，心无所住，不行有为，莫住无为，言谈举止，都是无漏智，皆是解脱。

学习禅宗最忌讳心识奔波不停，不停地在意识中找实相，找答案，向别人问问题，掉到问题中。真正明白的善知识，不会一味地回答学人的问题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就是相将入火坑。而是想办法直接把你从问题中拉出来，直接用见闻觉知，即得解脱。

如今末法向去，多是学禅道者，皆着一切声色。何不与我心心同虚空去，如枯木石头去，如寒灰死火去，方有少分相应。若不如是，他日尽被阎王老子拷尔在。

现在是末法时代，大多数修行人都是学禅学道的“学者”，不是真修行人。这些人看见什么着什么，学什么都会当真。所学的内容不超出声色的范围，皆是以音声文字境界求佛法。为何不与我一起，放下一切所学和所求，心如虚空，如枯木石头，如寒灰死火一样，找一个地方息虑忘缘，长养圣胎，什么事都不做，只是穿衣吃饭，简单过活。这样才有少分相应。

放下一切佛法和所思所虑，任运而为，自在无拘，多么潇洒。如果不能这样去实修，整日只是鼓动心识，到处学习知解，在意识里测度佛法，将来一定会被阎王老子抓住，受苦有日在。

尔但离却有无诸法，心如日轮，常在虚空，光明自然，不照而照，不是省力的事？到此之时，无栖泊处，即是行诸佛行，便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此是尔清净法身，名为阿耨菩提。

你只要离却有无的分别，于一切法心无所住，心如太阳，常在虚空，光明自然显发，不需要起任何观照，亦不需时常保持觉知，本性自然觉照，那不是省力的事吗？到这个时候，心无所依，才是本心。心无栖泊处，正是诸佛心行处。心无住处，是诸佛住处。心无所行，是诸佛行处。所以经云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此无住心，就是你的清净法身，又名无上菩提。

若不会此意，纵尔学得多知，勤苦修行，草衣木食，不识自心，尽名邪行，定作天魔眷属。如此修行，当复何益？

如果不明白这一点，不去息虑忘缘，回心无为。而是心有所求，纵然学得再多的佛法，修种种禅定，得种种功夫，乃至以草为衣，以树木的果子为食，不了自心，都是邪道。将来就算有所成就，也是天魔眷属。如此修行，有何利益？

志公云：佛本是自心作，哪得向文字中求？饶尔学得三贤四果，十地满心，也只是在凡圣内坐。不见道：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势力尽，箭还坠，招得来生不如意，争似无为实相门？一超直入如来地。为尔不是与么人，须要向古人建化门广学知解。

宝志公禅师说：佛本是自心作，怎么可以向文字中去求呢？文字语言是生灭动荡有为之相，非是实相。

自心是佛，离心无别佛。心无形相，无大小，无方圆，无多少，无增减，无生灭，非有为，非无为，离心意识，超诸思议。

就算你学成三贤四果，证到十地、等觉、妙觉菩萨的境界，也只是落在凡圣有为的境界里，还是没有超出二法，还是在生灭里转。这里的三贤是指三乘所证的圣果，即声闻果，辟支佛果，菩萨果。四果是指声闻乘的四个果位：须陀洹，斯陀含，阿那含，阿罗汉。

你没有看到经典里说：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这句话是说，就算你证得三贤十地的果位，都是无常，都是诸行。只有一切所得心息灭，悟无所得，才是究竟恒常之乐。

有为果报会增长我们的无明和业力，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样，箭的力量没有了，还会掉落下来。执著有为的结果，这一期报身结束了，还会把无明业力带到下一世，下一世就未必能遇到佛法，在有为习气和业力的影响下，造作更多的恶业，会感召更多不如意的业果。怎么能跟此门相比。此门一悟顿超三乘十地一切阶级，直了无生，直至佛地。只是因为你不是此门根机的人，所以如来以方便言说之法引你入化城，广学知解。其实所修所学，都是化门中事，皆非真实宝所。

志公云：不逢出世明师，枉服大乘法药。尔如今一切时中，行住坐卧，但学无心，久久须实得。为尔力量小，不能顿超，但得三年、五年或十年，须得个入头处，自然会去。

宝志公说：不遇真正的出世明师，即便学习了大乘佛法，也学不明白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学习大乘佛法的人非常多，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并没有读懂大乘经典，执著于文字，不能透过文字彻见本性。学了大乘经典，却不见本性，所以叫枉服大乘法药。

所以，不逢出世明师有两层意思，一是没遇到真正明心见性的善知识，不了解经典的真实义理。二是不识自心，不能解脱的意思。

黄檗禅师说：三乘学道之人，皆是此样，尽名食不消者。所谓知解不消，皆为毒药，尽向生灭中取。真如之中，都无此事。

你现在的于一切时中，不管是行住坐卧，还是做任何事，只学无心，只是息妄，一法不求，一法不得，久久如是行，歇下意识攀缘诸境的习惯，入如实法，自见本性。因为你现在转识成智的力量小，遇到境界不能顿超，心还会有所住，所以教导你如实修行。但能如是实修三年、五年或十年，实实在在得个安心处，无依处，无所住处，自然就明白祖师这一门的真正意义。

为尔不能如是，须要将心学禅学道，佛法有甚么交涉？故云：如来所说，皆为化人。如将黄叶为金，止小儿啼，决定不实。若有实得，非我宗门下客，且与尔本体有甚交涉！

只是因为你不能如是做功夫，更不能久久坚持，所以才会起心动念，学禅学道，学佛学法。如是心识向外驰求，与真正的修行和解脱有什么交涉。

绝大多数修行人，因为不能按照禅宗的修行方法去实修，歇不下这念有所求、有所学、有所得的心，所以心一直在动，一直在找，一直在学知见、法理，唯独不学无求无学，唯独不能息虑忘缘。达摩祖师云：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。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。黄檗禅师说：沙门果者，息虑而成，非从学得。但是学人就是歇不下久远劫来思惟、分别的习惯，所以学得再多，都不是道。

所以说：如来所说一切法，都是幻人为幻人说法。维摩诘经云：譬如幻士为幻人说法，当建是意，而为说法。金刚经云：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。但是，很多人还是把佛所说的法当成真的，去执取，去修证，去贪著。

如来所说之法，就像大人用黄叶骗小孩，说，这是金子，我们去买东西，让他不要哭了一样。实际上，大人手里拿的只是树叶，而不是金子。小儿不懂，看到树叶，以为是真的金子，听说要去买好吃的，就不哭了。佛法也是这样，是接引众生出离粗浅烦恼的一剂幻药，是哄众生不要痴迷世间五欲六尘的树叶，非是定法，亦非实法。众生被文字所骗，把佛法的树叶当成真的金子和宝贝了，虽然不再哭了，却执著了树叶，把经典当成真实的。最后才知道，佛法也不是真实的。连佛法也要舍掉，才能入道。

如果以为有法可得，那就不是宗门这一法的修行，而且，再怎么学，都是心外求法，与见性了无交涉。

故经云：实无少法可得，名为阿耨菩提。若也会得此意，方知佛道魔道俱错。本来清静，皎皎地，无方圆，无大小，无长短等相；无漏无为，无迷无悟。了了见，无一物，亦无人，亦无佛。大千沙界海中沤，一切圣贤如电拂，一切不如心真实。

所以《金刚经》云：实无少法可得，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真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就知道佛道和魔道都是错的。清静本心，没有方圆、大小，亦无长短等相，属无漏法，是无为法，不属迷悟，非是修造、思议所能了达。只可默契，言下相应，动念即乖。故想拟心学取，想通过读经典，坐禅观想，证得三昧，学习知见而契本心，皆是妄想，转转不相应。

了了见于佛性的人，无一物可见，亦无能见。无佛无众生。就像三千大千恒河沙世界海中的水泡一样，虚出虚没，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。一切圣贤也是如此，就像电光一样，须臾之间就消失了。一切境，一切法，一切相，都是心的影像，不是实相。实相者，唯是一心，非内非外，离一切相，不可言说分别显示，只能默契和自证，证时亦不可说。

法身从古至今，与佛祖一般，何处欠少一毫毛？既会如是意，大须努力，尽今生去，出息不保入息。

一切众生法身佛性，从古至今，恒常不变，与佛无二，不欠一毫。佛性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。处烦恼而不染，在涅槃而不住。既明白此意，就要真的歇下一切驰求和贪取的心，好好努力，深入实修，这一生一定要见性，大彻大悟。错过了今生，错过了当下，就错过了觉悟的机会。生命无常，活得过早晨，未必活得到晚上。大家一定要珍惜生命，努力修行，不要再把生命浪费在对梦幻泡影的追求上。

问：六祖不会经书，何得传衣为祖？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，为教授师，讲得三十二本经论，云何不传衣？师云：为他有心，是有为法，所修所证，将为是也。所以五祖付六祖。六祖当时只是默契，得密授如来甚深意，所以付法与他。

问：六祖不识字，也看不懂经书，为何五祖把衣钵传给他？神秀上座是寺院的首座，五百人的教授师，讲得三藏十二部经，为何五祖不把衣钵传给神秀？

这里的三十二本经论，有三藏十二部的意思，也有很多的意思。首座是指寺院里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置的人，一般是除了住持之外修行和学问都比较高的人。一般的首座都可以代替住持上台讲法，故称教授师。

答：因为神秀有得衣钵的心，他的用心和禅宗这个法门的用心正好相违背，和开悟见性需要的心态相违背，和解脱相违背。

神秀所修所行，所用的心思，都是有为法，都是有修有证，有所得。把有所得的虚妄法当成了一种成就，把坐禅、观静、行善、除恶、时时勤拂拭当成祖师门下的悟道。

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神秀是五百人教授师，还能讲得很多佛经，却不被五祖认可。是因为大家不明白佛法是无为法，是无功用行，是无功利心，无所得心，无心无欲，才能与此门修行和解脱相应。因为有心，所以再怎么作偈，都没办法写出悟道的偈子。悟道本身就需要无心，需要对一切都心无执著，心无所住。

神秀一心想得到五祖弘忍大师的认可，想得到衣钵，虽然他的思想意识中也一直在否定自己不是为了衣钵，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暴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意图，行为是骗不了人的。他写完偈子，非常纠结和不安，不知要不要给五祖看，这些都是有心得法的表现。所以，他没办法得禅宗的衣钵。

而六祖当时只是无心地应对，默契了实相而已。他所写的偈子是他平时修行和心得的自然流露。他并没想得到衣钵，他的心一直

是无所求、无所得的状态，所以才能不假思考地写出真正悟明心地的偈子，并得到五祖的认可，将衣钵传给六祖。

有人认为六祖的偈子也没开悟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，是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开悟，所以才会认为六祖“本来无一物”的偈子是没开悟的。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些说法所骗，错认了什么是真正的开悟。

所以禅宗这一门最讲无心而为，无造作，无强求，无所得。若有所得，即非道也。

汝不见道：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今付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若会此意，方名出家儿，方好修行。若不信，云何明上座走来大庾岭头寻六祖，六祖便问：汝来求何事？为求衣？为求法？明上座云：不为衣来，但为法来。六祖云：汝且暂时敛念，善恶都莫思量。明乃禀语。六祖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当与么时，还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时面目来。

你不见世尊付法迦叶云：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今付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。这首付法偈的大意是：诸法实相本来是无法可得。说个无法可得，还是有法。故现在付嘱无法之时，其实连个无法也没有，才是真正的传法。

如果会得此意，才叫出家人，才会修行。若不信此意，为何慧明上座追六祖追到大庾岭时，六祖问他：你来为求何事？你是为衣钵而来，还是为法而来？慧明说：我不为衣来，只为法来。

六祖云：你按我教的去做，现在就收摄心念，一切善恶诸法都不要去想。注：这里虽然是说善恶都莫思量，其实是说一切法，都不要思量。

慧明于是按照六祖所说而行。

六祖说：正不思善、不思恶的言下还我明上座本来面目。六祖这句话，是引导慧明如实而修，进入自证圣智境界，也就是禅门的修行方法。这种修行方法是宗门特有的实修实证方法。所有的实修实证都是与此相应。若别有法可修，皆是有为，皆不相应。

这种不思善、不思恶，还我明上座本来面目，也被称为一物不为。也叫息虑忘缘。也叫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也叫居一切时，不起妄念。也叫回心便是佛。也叫牧牛。

也叫于三界不现身意。也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也叫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也叫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也叫非师相授与，我亦无所得。也叫不趣两头。也叫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。也叫有佛处急走过，无佛处莫停留。也叫入此门来，莫存知解。也叫但尽凡心，别无圣解。也叫但莫憎爱，洞然明白。也叫不离当处常湛然，觅即知君不可见。也叫转身。也叫善逝。也叫自悉檀。也叫不思議法门。也叫摧灭一切心识。也叫离心意识参。

种种说法，皆是六祖大师的这句话的注解。所有注解，都不是注解，都是实修实练。

明于言下忽然默契，便礼拜云：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某甲在五祖会中枉用三十年工夫，今日方省前非。六祖云：如是。到此之时，方知祖师西来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在言说。

慧明依教奉行，忽然默契，心有所悟。于是礼拜六祖说：原来想要识得本来面目，须要亲证。就像喝水一样，水的冷暖只有喝的人知道，再怎么讲，都无法向他人讲明白。别人要想知道水的滋味，需要亲自尝一口。

所以，通过慧明上座的悟道因缘，我们就知道修行想要解脱，一定离开知解，亲自去行，亲自去做息缘虑的功夫。就像慧明上座一样，他按照六祖教的，当下息缘忘虑，便能默契。

如果有人说，师父，我也试了，我坐了很久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但我还是什么都没体悟到。也不知道什么是我的本来面目？这是为什么呢？

你在试的过程中，心没有真正歇下来，没有真正做到不思善，不思恶。当你不思善、不思恶的时候，你还在起念，还在找。你一直在体会，在思惟一个“本来面目”。让你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是真的要停下来，不要体会，不要去观照，也不要觉知。就那么去做。

做而不生做想，就默契了。一生默契想，就不默契了。一生不思善、不思恶想，就又隔开了。

慧明言下大悟之后，说：我在五祖会中白白地用了三十年工夫，都没有入门，都是在门外盲修瞎练，今日才知道以前错用工夫。六祖说：是的。

到这时，我们才知道祖师来中国传心这一法门，只是直指和默契，见性即能成佛，不在言说。这是真的。

岂不见阿难问迦叶云：世尊传金襴外，别传何物？迦叶召阿难，阿难应：诺。迦叶云：倒却门前刹竿着。此便是祖师之标榜也，甚深！

黄檗禅师说：难道我们没听说过吗？阿难问大迦叶：世尊传你金襴袈裟外，还传了什么？迦叶召：阿难。阿难应：诺。迦叶云：倒却门前刹竿着。

阿难和迦叶之间的这段问话和公案，是禅宗这一法门和祖师禅的标榜。这才是真正的禅宗。

倒却门前刹竿着。这一句话，就算问观音、势至，文殊、普贤，他们也只能面面相觑。

百千法门，到了这里，全都毫无用处。一切功夫，到了这里，都化为乌有。三昧神通，遇此问者，皆成幼稚小儿；多闻智慧，遇此问者，只成无知。诸佛如来，被问此语，也会掉几滴眼泪。历代祖师，被问及此，也只能掉头就跑。

我此禅宗，夺饥人之食，驱耕夫之牛。跟小孩儿抢食，与老人赛跑。这就是禅宗的“末后一句”和“千圣不传”的宗旨。会得此句，才能于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乃至临命终时，自在解脱。

明得此句，才能得法于祖师门下，传承于诸佛正宗。

会得此句，魔王波旬，真正心惊胆颤，一切鬼神无如之何。

明得此句，才是真真不思議解脱法门。

如何是“倒却门前刹竿着”？会吗？

代云：今日大年初一。

此义甚深。能会此者，骑诸佛于胯下，把须弥共行，网可盛水，火可成冰。

阿难三十年为侍者，只为多闻智慧，被佛诃云：汝千日学慧，不如一日学道。若不学道，滴水难消！

阿难三十年为佛陀的侍者，只是多闻，学了很多知见。却被佛诃斥云：汝千日学慧，不如一日学道。如果不学道，只是学知解，不能受人天供养，就连一滴水都消受不起。

阿难在佛陀般涅槃前，一直没有开悟。他曾经将开悟这件事寄希望于佛陀。《楞严经》云：惠我三昧。不知此事谁都帮不上忙，就算你是佛的亲兄弟，也一点用没有。修行悟道，就像上厕所一样，只得亲行。

问：如何得不落阶级？师云：但终日吃饭，未曾咬着一粒米；终日行，未曾踏着一片地。与么时，无人我等相，终日不离一切事，不被诸境惑，方名自在人。

问：如何得不落阶级？这里的“阶级”是指有为、方便法，也指各种途中的境界。怎样修行才不会掉到方便和有为法中？

我们看行思禅师来见六祖的一段因缘。行思问六祖曰：当何所务，即不落阶级？

祖曰：汝曾作什么来？

思曰：圣谛亦不为。

祖曰：落何阶级？

思曰：圣谛尚不为，何阶级之有？

祖深器之，令思首众。

当行思禅师问同样的问题时，六祖的回答很巧妙，就像打太极一样，对手扔过来一个千金重的铁球，六祖没有正面回答，而轻轻

一拨，就把这个问题躲开了。六祖只是问他：你曾经做过什么？对方问：如何才能不落阶级？六祖反问：你做过什么？也就是问对方，你以为的阶级、有为法、方便法，又是什么呢？你自己落过什么有为法里？这是诱骗行思禅师落入“有为”，其实就是骗他进心意识。但是行思禅师当时就已经悟道了，所以他回答说：我不再求圣谛了。六祖说：圣谛不再求了，那你求什么处？行思说：圣谛都不求了，还求什么呢？圣谛都不再为了，还有什么阶级可落。也就是说，无为法都不要了，还要什么有为法。

以上是行思和六祖之间的对话。我们看黄檗禅师的回答。

黄檗禅师说：终日吃饭，未曾咬到一粒米。终日行走，未曾踏着一片地。黄檗禅师这两句话，并不是下转语，而是很高明地告诉对方怎么修行。我每天吃饭，都没有咬到一粒米。我每天走路，从来都没有踩到一片地。有人说，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没有能所，人空米空，脚空地空，所以终日吃饭，咬不到一粒米，终日行，踏不到一片地。黄檗禅师并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意思是说，终日不管做任何事，都只是做而不生做想，就是修行，就是解脱，就是宗门的用功处，就不会落入有为。

不生做想，当然吃饭的每一个当下，走路的每一个当下，都没有什么发生。所有的发生，都是生心动念，有了想法，有了住著，才有所谓发生。不生做想，一切皆空，空也没有。这不是在解释道理，而是告诉我们每天如何去修行，才能默契于实相。

可能有的人会问，这跟师父教我们的觉知是不一样的。祖师有时还说吃饭要“粒粒咬到”。是的，觉知是一种有为，是正好落入阶级。所以不同的开示，是对不同根机的人说的不同的法，不可执以为定论和定法。这里问的是怎么直接契入实相和本来。所以，恰恰不能粒粒咬到，步步踩到。

如何不落阶级？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禅宗如何进行实修，才能不堕有为，不进轮回。黄檗禅师的回答就是六祖说的“常应诸根用，而不生用想。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”这样，就直接解脱了。就是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

黄檗禅师继续说：正吃饭，正走路，正做一切时，做而没生做想，所以也没有我相，也没有人相，没有一切相。就是怎么做，做一切事都是如此用心，任何事都心无挂碍，不被境所惑，这样才是自在解脱之人。

更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，莫认前后三际，前际无去，今际无住，后际无来，安然端坐，任运不拘，方名解脱。

更需要时时念念不住一切相，不认前际、今际、后际。过去没有所去，现在没有所住，未来没有所来。每天有事做事，无事安心端坐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也不用起任何修法、修道、开悟、见性的心，即是真解脱。

努力努力！此门中千人万人，只得三个五个。若不将为事，受殃有日在。故云：着力今生须了却，谁能累劫受余殃？

大家各自努力、再努力。此宗门之中虽有千人万人修行，但是真正默契而能得道的人，也只有三个五个。若不按照此门所讲的去实修，只是依经解义，逐文逐句，将来一定受恶业有日在。

所以古人云：今生好好用功修道，不要把修行寄希望于未来世。不然的话，谁能每生每世都愿忍受无明轮回之苦。

排版时间：2026年4月5日